

玩
鹿
亭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朱明二百七十七年閒吾鄉名儒接踵黃梨洲輯明儒
學案去取嚴矣錄之者六人曰黃南山潤玉曰張甬川
邦奇曰賀鑿問欽曰萬鹿園曰黃致齋宗明曰顏沖宇
鯨沖宇著作富壽鏞猶未見也南山甬川鑿問旣皆得
其書而刻之致齋遺著不可得而讀其與鹿園論學一
書始之以知行合一終之以欲仁斯仁葦惟鹿園之足
以語此也鹿園先生有玩鹿亭彙八卷卷一二詩卷三
四及卷五九沙草堂雜言卷六奏議卷七文移卷八道
經贅言八卷之中以先生之詩擬諸王韋誠如全中允
所云特其小者是也文皆沈摯道德經濟文章實寓焉
壽鏞尤愛其九沙草堂雜言以爲天地之間莫非氣之
往來屈伸惟其氣盛故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又一
伸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又言自古夷狄之侵擾
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更論儉吝
二義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己吝
者吝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於己而厚於人也吝而不
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也斯下矣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至若讀錢緒山思樂書謂喜怒哀憂思聖人所不能無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也故曰常樂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隨所見無非一體流行此之謂無入而不自得若僅以行歌泮湜油然之樂以爲真樂則樂亦苦耳斯非體道深者安能言之明切若斯哉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州黎洲稱其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養出端倪也壽鏞釋之曰此端倪卽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端也當嘉靖三十三年先生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與倭遇於蘇之婁

門揚涇橋身親陷陣肩中流矢遺書於其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議論不任兵晚年曾一箭痕不亦美乎故忠憤至死不忘蓋傳王門之學知之真而行之力體認於平時而發揮於臨境皆擴充此端倪耳或者不察以爲禪學夫禪學果如是真切乎且卽以禪學言禪與儒固有不同亦在人之自取耳若先生者獨觀吾心掃蕩一切既取於心而自足而復以灼艾功夫證於物而無不當則又何害其爲禪學乎壽鏞旣刻灼艾集更刻斯彙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

學張壽錦

張壽錦序

三四明發書
終國刊本

玩鹿亭稿序

吾明枕山橫海而郡鉅麗清淑勃發於人文重以國朝
列聖道化涵醲所獲尊賢敬士之報於此邦人士者彬
彬竹素矣然考其世皆出於膠庠制科持文墨議論以
究經術之用也者而求韜鈴起家顯武功爵者未有聞
至嘉靖中始有萬都督民望云萬公用世胄登武科推
擇從事爲裨爲副積至大帥所論畫張暨於漕政爲多
庶幾稱嘉靖名臣焉乃迄於今其高其人而不以位不
以職獨以鹿園先生稱之者尤著則公所自號卽遺稿

玩鹿亭稿序

一四明取書
約園刊本

系玩鹿亭志此也萬公既逝數十年厥孫邦宇今嗣爲
湖西參將能紹明祖德而重刻其稿以垂琬琰之傳爰
寓書示余且索之序余三復而三歎彌感於古今名實
之際也夫萬公勦勦戎馬而趣不離於丘樊迹其謝病
引身屢起屢仆豈不遺榮若浼而憤時體國慷慨懣懣
殆畢其身不忘喪元者然此其出處有大過人者若其
覃精二氏而稟渠儒先澤於理篤於倫常依於忠厚正
直恢恢乎函三貫一之風焉而世之誦公之詩者則又
曰名理類王右丞冲曠類韋蘇州此在公特其小者也

蓋公之於用世出世兼有其實若此而公則未嘗一標其名噫古之道也令士大夫律身莅官丰采著述得公之一斑寸鬻吾不恠爲之服膺且下拜焉何者貴其實也而由今之道柰何哉名愈附而羶實全漓而穢吾竊羞而唾之故曰九原可作欣願執鞭則不佞以公動感歎焉嗟乎平世文士弁髦武臣至今日已甚矣萬公者獨能兼文士之所不能有而吾郡之於武臣中獨能有萬公此尤足以鳴國家得人之盛哉故樂爲之序太子中允翰林講讀官全天敘書

玩鹿亭稿目錄

卷一 詩

壽春菴訪萬松法師

陪陸雙石太史游上天竺途中值雨

宿牛首山

江南曲十二首

病中

病懷十首

有引

讀中庸

玩鹿亭稿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大學

吳門偶成

九月四日同孔文谷童南衡周虛巖陳海樵湖上

山樓宴集

湖山別虛巖山人

山寺雜懷十九首

有引

將往匡廬復返善卷悟而有作

碧蘚精舍養疾忽陳參政來游夜坐論情因用壁

閒蔣進士韻直書鄙懷聊以爲答二首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宿善卷寺碧蘚臺舊處

冬日游張公洞

山中除夜

游龍淵洞酬玉陽真人

立春日登瑤光閣俯玉女潭作

重游芙蓉寺

寄酬孔學使諸公春宴韻

答萬履菴祠部過訪山中次韻

玩鹿亭稿 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經吳興山中遇雨作

曉發吳興宿雨初霽

毗陵逢羅狀元

春日同王龍谿過嘉禾龍淵寺

武林出關留別諸友

曉發靜海值雪

丁未冬奉詔還理新運滄洲雪霽馬上偶成

奉使還淮途中贈顧長治

次韻

客夜誦介翁相公見贈之作奉懷二首

高唐道中

憩吳橋菴贈劉道人

自然亭二首

亭在漕府後園

奉賀介翁相公七十壽

韓侯廟

病中口號十首

清江道院二首次中丞韓公韻

愛葵齋

前總兵顧公仕隆建

玩鹿亭稿目錄

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別姚生二首

贈別李道人

自然亭小酌

寄懷天池寺山書記二首

贈別童侍御還杭三首

贈別王同野之楚三首

與司徒韓公泛舟城南次韻

水月寺改爲忠孝祠次韓司徒韻

南樓奉餞南司徒韓公辱倡佳篇次韻贈答時予

亦北上

有所思

祐民觀九日酬劉戶部見訪韻

灤縣道中示舍姪

病中夜坐

天津館臥病東京中諸友

憶子四首

愁二首

寄內四首

玩鹿亭稿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東阿喜張秋嚴水部遠至問勞詩以謝之

贈鞏鷗江

江南道中

天津館臥疾示掾人張忠

示崔慮

亦天津館侍疾者

題童侍御湖邊草堂

時自淮初歸

應舉山房對雨二首

山房在鄆先祖墓側

山中歸

清道觀感懷

宿慈谿陳氏經堂

梁湖夜發

山陰道中

己酉歲五月廿二日同男盛二夜渡錢唐時久雨

水泛舟不利涉

送甥毛經世往金陵二首

過虎跑寺贈住持僧

柬譚少參

柬答馬石潛方伯

玩鹿亭稿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僧瑞雲扇景

報先寺逢德圓

贈性天行者

七月六日余自四明來與沈青門童南衡陳子開

讌坐吳壻子句宅自晨至夕子開放歌故情欣

洽各詠一首分韻得此

登大石山偶憶石川公語奇勝宛然喜而賦此

宿天池山

夜宿毗陵聞輓舟聲有感

九日過招隱寺逢定菴上人

春日病懷

寓金陵作

贈吉牧雲

壽李中丞封君八十

送祠部章郎中公事還明

送姚郎中僉憲四川由浙之任

與余子奇話舊

余善丹青

贈吳芝山

不寐

玩鹿亭稿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陵客舍與劉愛山話舊二首

別柴允中三首

別何吉陽考功

別劉初泉掌科

別何太叔儀部

得告東還宿弘濟寺有懷城中諸友

燕子磯作

中秋夜夕歸舟對月

贈崇明尹道輿

送中寄懷聞郎中

卷二 詩

病歸

臘月十二日將往荆谿至錫山阻凍已而復往風

日和霽因喜賦此

靈巖寺

卽吳王館娃宮

送錢道士天池山入關四偈

天池山雪後歸途有感

南濠寄居言志

玩鹿亭稿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日過百花菴

元夕觀燈偶成

題僧一舟卷

題嘉興本覺寺雲間卷

題嘉興水西寺疏

寺乃唐宣帝建有遺像

舟中睡起偶成憶子盛一盛二

初夏自姑蘇返權過嘉禾宿萬壽山作

酬董太史見訪不遇次韻

夏日飲許員外山亭卽景三首

夏日同許員外琴士周桐菴憩李氏郊居

夏日同楊水部飲李氏臥雲樓喜黃陸二生偶至

歌詠及夕

湖上泛舟感懷

仲夏夜坐

伏日夜坐

月中偕友訪楊水部留宴容閒閣

柬方道人久爲舟隱浪迹江湖行無定止寒暑結

制山中予見而愛之因與訂盟云

玩鹿亭稿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湖上病居喜周桐菴攜琴遠至

病歸西谿山中漫述

先墓在上

送聞它泉之欽州

武林病居寄答唐荆川太史二首

夜坐寶叔塔與周訥谿掌科話別

送童侍御至廣東

送劉望洋之南華

聞王龍谿書樓被火有懷

憶子來章二首時赴餘杭考試聞被主司黜

撥悶

重宴楊水部容閒閣

送劉少府之鎮江

題柯亭奪筮卷爲楊南泉作時李岫巖有斛筮甚

奇南泉以一局博之故名

宿吳山雲窩贈鄭溟僊

九月六日湖上同沈青門許茗山茅鹿門許石屋

諸友宴集分韻得風字

九日同沈青門劉望洋童南衡楊南泉姜對洋諸

玩庵亭稿目錄

九四朔歲譜

約園刊本

友登吳山昊天閣旣而朋舊沓至列坐庭陰分

製得五言律一首

題王大巡雲竹卷

贈王西石戶部

登太虛樓一首爲孫環山太守作

宿應輿山樓

送高南洲行取北上

會川龍泉閣爲戴靜山翁賦

除夕宴鄰宅

新正登阿育王寺四首

荻洲詩爲張德馨姊文作

元夕祖關獨坐

元夕後宿應魯山莊

戲贈蕭復初

壽樂亭詩爲戴靜山翁賦

還明家宴卽席偶成

壽會川戴靜山太守八十

送孫槐谿太守考績北上

玩鹿亭稿

目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川詩爲趙掌教賦

壽薛雲舟六十

自明初還避客潛過石屋山亭訪主人不遇見其

二子詩以代刺

過明眞宮澹然道士故居

過虎跑寺有感

夏日宿陳青芝孤山湖閣

午日泛湖

題楊水部五十壽卷

瑪瑙山樓晚眺爲楊水部作

喻蛟

六月廿四日

陳氏湖居避暑

聞海警有感二十首

伏日避暑湖寺聞海賊圍台州作

輓楊南泉

輓沈兩湖

病久不出偶與軍門論海防有作

玩鹿亭稿

目錄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壬子秋登許氏樓觀諸士入試

冬日同諸友餞童南衡之南都

報先寺鑄大銅佛書此一偈

冬夜坐蔡可泉中丞舟中話別

雪中登上寺聽祇園法主講經

次答史燕峯玉澶僊院韻

次韻贈楊道人

許石屋秋卿有婢名雪梅性不如菴善煮雪茶今

已物故感傷成詠偶爲次韻

元夕自山寺入城散步遇沈青門張中山劉望洋

諸友

春兩有懷許石屋

湖寺贈孤峯禪師

暮春集石屋山亭餞別許茗山憲副之粵

湖崎草堂宴集分韻得成字時茗山有粵南之行

因寓別懷

戲柬王冉山

赭山戰後作

時用僧兵取勝

玩鹿亭稿目錄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又一首

賀楊司訓連得二子

楊湖廣人

哭壻吳子旬二首

閱黎吟三首

有引

送法光弟子還普陀山因簡法光

與法光泛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

冬日偕友游金峨寺

游金峨歸塗中作

祖關夜坐簡倪生

酌酒與倪生

村居留客

居明歲暮偶成

贈曾龍山行取北上

賀張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次豐南禺韻

又次周莓厓參政韻

次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志喜韻

人日同諸友集全九山太史宅對雪

春日過延慶寺格上人房

玩塵淨稿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日飲陸氏延碧亭

春日過白石山人幽居

清明日山行偶成

次答舒黎洲見招韻

暮春同東沙少司馬宿陸氏山莊時亭前牡丹乍

開

暮春過二都母家與諸兄弟宴聚

雲龍草堂聞報復起時對江山不覺依戀因而有

作二首

周莓厓參政有燕頤之相席中口占戲贈

陸心橋兄宅寶珠茶盛開邀余過賞夜分乃歸

別先祠

甥以善同謙兒送至姚江別回有感

越中

西興道中

心梅卷

海寧交戰聞殺周都闖有感作

偶成

玩鹿亭稿

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涇橋戰後示男盛一盛二

金陵臥病戲柬李一山錦衣

病中謝李道人

有所思三首

初冬病起出坐後岡小亭作

病中辱軍門張半翁之招將往姑蘇輿疾討賊奉

別何吉陽萬兩谿二丈

舟次無錫偶成

元夕過平望驛

附 砌路讚施偈

卷三 文

祐民觀理漕廳事記

贈別大司徒克齋王公序

皇明經濟文錄序

贈國醫吳君世良序

明州三佛傳序

宜興開勝寺米氏捨田記

陶真集引

玩鹿亭稿

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送天池山侍者行山還山卷引

書瓜洲王孝子卷

跋葉母還金傳後

書克齋卷

重題王孝子卷

祭吳子旬陣亡文

祭楊涇橋陣亡諸兵文

祭孝豐義士吳石田陣亡文

祭忠義文榮陣亡文

策問三條

卷四 柬

復錢緒山放心說書

讀錢緒山敘思樂書

答劉省齋都督

答楊文峯戶部

與白溪張公

與傅虛巖

答馮眞所憲副

玩鹿亭稿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答傅虛巖

答羅念菴太史

答劉西巖

答傅虛巖

與聞石塘冢宰

與王同野兵憲

又與王同野兵憲

與沈紫江總戎

答傅虛巖

答張石里儀部

答錢緒山

與萬養菴萬履菴二宗文

與馮眞所憲副

與楊禹峯兵憲

答羅念菴太史

答何總戎卿

與沈夷齋海道

與吳劍泉少卿

玩鹿亭稿

目錄

與唐克菴

與羅念菴太史

答章三洲祠部

奉張半洲總制書

又答張半洲總制書

又答張半洲總制書

卷五 雜著

卷六 奏議

奏虞大患船楫疏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議處截起通運疏

奏請發銀補造以濟全運并議折糧疏

丙午年會議二條

丁未年會議二條

患病乞代疏

戊申年會議二條

辛丑河道淺阻議處起糧出凍疏

乞免淮邳官軍守江以固重鎮疏

乙卯年會議六條

玩鹿亭稿

目錄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卷七 文移

淮大二衛告缺月糧行巡撫都察院

議處全運缺船發銀補造稿

示諭四條

卷八 道經贅言

附錄

志狀

玩鹿亭稿卷一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詩

壽春菴訪萬松法師

小閣逶迤隱翠微，雲深人跡似全稀。
不因病客行辭祿，詎有名香對設幃。
僊樂遙從天外落，山僧獨向月中歸。
爲言四相元無著，話到三生便拂衣。

陪陸雙石太史游上天竺塗中值雨

玩鹿亭稿 卷一

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春日春湖春水平，畫船蘭檣午風輕。
僊郎遠興思長賦，病客支頤已倦行。
柳色六橋雲忽暝，松聲九里雨初生。
上方鐘磬煙蘿渺，問訊山人說晚晴。

宿牛首山

空山投迹僧分榻，坐對如來萬慮清。
遂覺風塵能白髮，願將巖文學長生。
羣峯漠漠雲全合，眾壑泠泠水競鳴。
卽此山中有靈藥，何須海上覓蓬瀛。

江南曲十二首

谷從潮陽來，夜泊秦淮口。
鄉語人不知，兒童聞拍手。

錢唐八月時潮來高百尺三五弄潮兒戲舟若梭織
絡緯夜夜吟吟時驚妾心征衣猶未寄只恐曉寒侵
漁有黃金鯽儂有麩米春問漁換金鯽持以獻儂親
君比天邊月妾比江中水願月上鍾山照江清徹底
東望望江春江頭梅似雪欲以贈遠人徘徊不能折
莫言江南薄江南俗多淳但言桑稻美珠玉豈堪珍
莫言江南樂江南愁斷腸往爲穀貴飢今爲穀賤傷
放舟江上游落日聞吳歌歌聲夜淒惋鄉心當柰何
日從江上升又見江邊落役役何所成日升又如昨

玩鹿亭稿

卷一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江頭望遠人望望杳無際佇立忽忘歸心隨流水逝
江南地殊麗山色水迢迢中藏四百寺金碧迴崔嵬

病中

歸思秋風急蕩搖宦情秋葉轉蕭條太平鞏馬渾無事
病裏驚看髀肉銷

以上皆庚寅年以前作

病懷十首

有引

乙未冬余爲參將督漕至潞河抱病不能入朝
無焉有歸與之懷甬川張公爲少宰書來問疾

往復酬答寄懷於言深慨格物之學不明孔曾
之道日喪故直陳吾心無所徇奪兼與質之夫
天命在心不信吾心而信諸人斯甚惑焉今哲
人亡矣余年五十日月遂往潦倒無成偶復舊
篇輒成悲歎同志君子其究其心焉

病質當委致寧無覆餗憂好爵非弗榮犬馬力難酬所
須三年艾收畜惟林丘樗櫟本易朽松柏豈同秋寸陰
苟不珍逝水詎能留

三十始志學德立殆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

玩鹿亭稿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說惡一何殊此旨常在思豈不
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癡狂竟何爲微吾魯
中叟萬世將誰師

昔見佛者徒壯心每生嗔自昨病患來漸覺親其人乃
悟往者迷虛度此宵晨人生一大事胡可知弗臻醉夢
宇宙閒侯蟻同成塵華嚴願智悲契我心獨真少服宣
尼訓格致本同津

老氏有至言貴大患若身既壯必老盡安得常如春茂
陵驪嶽閒僊質俱沈淪孰幻鉛汞談戒彼貪生人豈非

學者誤相傳故失真凝結命或延染愛非所欣朝也若
有聞夕死無復繫

積金以備患患乃潛於茲植善以遺慶善慶豈無涯感
彼軻氏言治亂本推移天道迭寒暑人獨不如斯一身
無定止身後何庸思擺落以從仁今當勿復疑

在昔游金陵至彼牛首山山前磴百尺矯首升天難躋
攀窮絕頂步步有奇觀辛苦終日夕慰茲心目歡既歸
杳陳迹夜雨松窗寒幻妄空中華役我不得閒何如安
一室世界粟中看

玩鹿亭稿

卷一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涯有一士飢餒常不充力本乏捕雞狂志在屠龍相
逢或嗤笑但云罕所同萬里覓干將仰漢思騰沖百折
念不回龍聞蜿蜒從所患者志耳金石匪難通

有客來問難爲言道不二古來爲學者絕學而棄知子
云唯格物將無古人異客言策我幾諦思定吾志絕棄
詎強爲枯灰非所事吾心稍未盡終有物爲累唯應物
格人無憂亦無慮奇語同心者吾學在格致

人皆曰中庸中庸不可能知擇固多賢誰是常服膺良
由非了悟得失固難覓不見江上舟中流穩如葦乃不

登彼岸風波猶足懲所以重致知知至心先澄不向死
中活言知終未曾

良知詎可論可論非良知吾知本無物格致將焉施精
擇以言致動念卽相違惟憤乃能樂惟樂故無疑曾也
終年魯一唯知無涯凡與聖不別小大無復差孔亦何
所授曾安從得斯

讀中庸

聖人所設教靡不本道修道乃率吾性夫豈容他求性
同命于天舜蹠無劣優惟性與俱生道亦何莫由須臾

玩鹿亭稿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我離昧此將無憂君子能斯覺慎懼無時休欽哉不
睹聞隱微詎能度常目旣在茲動靜相悠悠情發與未
發日用自諧投分別卽云離隨順爲無尤達道無不通
大本無不周中和匪異體二見非吾儔致之人道盡天
地吾與侔廓然廣居內萬物從遨遊

讀大學

大學貴眞志眞志有眞疑眞疑則眞格眞格乃眞知知
之曰維何昭然獨知時所發旣皆誠全體無偏毗修齊
與治平由吾一心推此志苟不眞格致徒爾爲我志則

原大分也讓之末句缺一字

以上皆乙未年作

吳門偶成

中歲若有悟常栽火中蓮託根已無所培植將何緣雨
暎應不壞四時花自妍偶厭縉紳交時欣俗子言山林
厭高棲寄迹多市廛固知與者稀適意何慍焉

九月四日同孔文谷童南衡周虛巖陳海樵湖上

山樓寔集

秋興近佳節何必需其時登高成野集舉目皆可詩獨

玩鹿亭稿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東籬鞠纈纒未盈枝永齡豈假是幻住本無期大化
融延促貪生虛自迷傾懷同一醉日暮宿湖湄浮生但
如此玄造欲何爲

湖上別虛巖山人

虛巖山人野鶴姿爲耽佳句故名詩心無塵土秋潭淨
意在煙霞暮景遲相逢擬結金蘭好別去還將雲水期
不是蓬心獨留滯江湖何處覓相知

山寺雜懷十九首

有引

余每抱疾不復爲詩近止善卷混迹緇流歲云

夕矣蕭然寄懷信口成詠不覺盈紙茲慨什止
之殊塗嗟喧寂之異境聊命掾人錄之因以白
娛兼呈知音之歡賞云耳

病棄人間事寒依佛氏廬寂寥逢歲臘澹泊茹山蔬祇
歎官猶在非關志未舒皇恩眞浩蕩感激賜閒居
盡日門常掩山居避迹深豈無兒女念爲了死生心百
草看西意千金惜寸陰閒吟非自遣漏泄爲知音
逝者吾知己滔滔不住流聖功寧爾剋三際總悠悠臘
往陽春復烏沈玉兔淨詎能常在定不定乃全休

玩鹿亭稿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事勞趨走浮雲信自由眼前頻景換物外只茲求不
作行程計時爲勝事留此生非莽蕩天地亦虛舟

幻世吾何執吾亦信吾行約言多不踐有往欲何成樽
散時同棄蕭條意獨榮漫爲來日慮何以度餘生

投禪人不與解脫且山逋我愛雲游侶形無禮數拘規
規方是病莽莽未爲麤牛馬隨呼應逢人莫說儒

此去丹應熟鑪中火已紅三花元自聚九轉但言窮纖
息影猶翳圓明質本空徒令疑黍米何處問僊翁

富貴非無願浮生幾日留總知爲幻夢從此息貪求時

與僧營院還因饒作調猶嫌落功果故復泛舟游
斯世真如夢羣生大化流聖賢天上電事業海中漚聞
道斯無際抱玄俱寡謀誰知顏子樂元與禹功侔
歲歉年來甚山中盜賊紛披衣常不寂鳴鼓亦驚聞愁
豈消玄象山何礙白雲因觀死生際誰懼復誰欣
唐殿垂千載終應有廢年但知興是廢應悟曲爲全鐵
限非常計桑田本易遷出家猶劫劫塵世固紛然
借榻青蓮舍叢雲碧樹林寒江人寂寂明月夜沈沈幽
獨身忘旅虛閒自適心猶嫌不諱姓漸有客相尋

玩鹿亭稿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望梅那止渴水向識情生木火危相遇唯阿柝大明嬰
兒寧有此混沌本忘情盡說予明性誰將撒手行

古柏如虯偃相傳不計年皮膚剝落盡聊見一枝妍保
愛頻封土滋濡自得天欲乘浮海上且以學張鸞

處惡爲幾道人情祇向高應知托鉢者果是出羣豪調
古誰將和形枯自不勞行庭人弗見滿地任風濤

偶逢風水土理契樂相從遡水窮源委登山問祖宗融
結乘生氣星辰識主峯飛潛人莫測變換故言龍

多病因辭宦山中每獨行深雲看世遠短褐覺身輕出

處曾何定衰榮已數更不須除老病苦欲悟無生
功名三十載荏苒鬢成斑一自傳僊訣人閒俱等閒陰
陽全具體宇宙少慙顏此道元無死金丹不用還
山中方避俗吟詠卻成魔降伏憑誰力牽纏奈爾何亦
知魔作佛還比水生波法得無生忍祛除不用戈

將往匡廬復返善卷悟而有作

年來宦迹信如萍已向匡廬忽復停對景看山那有異
避喧貪寂祇無寧攜觴客至迷三洞閉雪僧還了一經
從此已知皆妄境未能槁死爲吾靈

玩鹿事稿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蘚精舍養疾忽陳參政來游夜坐論情因用壁
閒蔣進士韻直書鄙懷聊以爲答二首

病客行游止釋廬翛然無事向心初故人遠至勞垂問
絕學年來久廢書樹裏星壇標罔象巖間靈洞闕玄虛
松聲鳥韻曾何斷莫道山中此意疏

忽傳松外使車停應是山中聚德星共語當年成黯黯
卻憐山色自青青寒風爲掃林閒徑明月常懸水上亭
肯與清齋棲佛刹共消塵慮識心靈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山齋寂寂臘初深
披衲朝朝聞梵音
我已出家惟帶髮
君來聯榻與同心
天涯避地因多病
幻迹隨緣卽故林
明月滿庭殘雪在
那堪孤櫂返山陰

宿善卷寺碧蘚臺舊處

古臺依閣薜蘿深
榻閉寒雲此再臨
近枕鐘聲曾喪耳
入幃月色若明心
名途悟後嗟猶逐
鳥迹空中詎可尋
縮俗了觀元不二
逃儒非是滯禪林

冬日游張公洞

天寒歲晏游何晚
洞口琪花尙不彫
自是神僊遺窟宅

玩鹿亭稿

卷一

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倒披蒼翠見雲霄
瑤階下轉深深入
玉像中居面面朝
到此忽驚人世遠
同心何處欲相招

山中除夜

山寺鳴鐘後燒鐙獨不眠
頻添鑪內火絕少俗中緣
去住非關迹寒暄不共遷
悟來西竺意明日祝新年

游龍淵洞酬玉陽真人

僊人如欲度攜我探龍淵
水淨鬱藍色巖開空洞天
纒臨聊用筏深造忽忘緣
已識淵中路人閒未敢傳

立春日登瑤光閣俯玉女潭作

倦潭湛碧開丹閣石抱雲迴密逕攀衰鬢不堪臨照數
道心坐覺與雲閒風飄微霰珠林響夕斂寒厓青鳥還
春到不知猶寂寂欲因多病老名山

重游芙蓉寺

谿橋疊疊穿林麓徑入松雲一障開似現優曇舒半葉
化成蘭若結蓮臺瞻依已覺歸心換信宿何妨落照催
行委所如無定迹山僧猶記昔曾來

寄酬孔學使諸公春宴韻

閒居終日臥祇園老去詩書不復敦每掬澄潭知月影

玩鹿亭稿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還將至道會禽言鏡中容鬢霜華變窗下僧心貝葉翻
遙憶羣公春宴樂獨憐幽寂倚林昏

答萬履菴祠部過訪山中次韻

濠梁一徙百餘載今日山中更遇君南渡箕裘變惟襲舊
洛陽科第早聯雲道心投芥情相切雅志酬時氣不羣
自識疏狂人其棄箠鏡何幸細論文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經吳興山中遇雨作

夜宿玉潭逢客醉曉經川嶺共僧行深村未雨四山暝
樵徑無人一鳥鳴節近元宵思故里心隨流水急歸程

亦知聞道希形役，沾溼那堪又暮征。

曉發吳興宿雨初霽

枕上蕭蕭聞雨歇，曉行日氣動雲邊。晴嵐一帶遠山下，
脩竹千竿啼鳥前。春色年年那有盡，谿光淡淡渺相連。
陰雲不礙虛空相，來去無端祇杳然。

毗陵逢羅狀元

清江病裏逢君別，服藥閒居已四年。一念相期今尙爾，
此心那復得安然。江雲漠漠頻依望，山月輝輝獨不眠。
何意扁舟千里至，一宵清話失前緣。

玩鹿亭稿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日同王龍谿過嘉禾龍淵寺

蘭漿其乘春氣早，龍淵遙向夕陽開。香階草滿雙林接，
古塔雲連一水迴。因登寶地窺金相，偶與詩僧話茗杯。
自笑浮生亦何事，行吟無處不徘徊。

以上皆甲辰乙巳年作

武陵出關留別諸友

抱病三五年，委懷丘壑閒。丘壑亦何爲，靜見本來顏。被
命理晨駕從茲入，塵寰精神徇禮文。檢束早不安，跼蹐
但慙懼。何以爲榮觀，適俗別有韻。濟用詎非難，吁嗟事

與功違已焉足攀權者聖人事吾豈若是班

曉發靜海值雪

朔風吹曉騎飛雪滿征牽一望川原合孤城鼓角寒紛
紛行旅思蹇蹇僕夫顏時憶袁夫子高眠世不干

丁未冬奉詔還理新運滄州雪齋馬上偶成

積雪徧四野寒疾路不塵瑤池看渡馬瓊海覺飛身王
事催程亟宸音降令新翻悲在乘傳風雪未歸人

奉使還淮塗中贈顧長治

已羨思如謝尤憐意獨親聯鑣欣有約千里共風塵古

玩虎亭稿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驛寒尊盡河橋客句新自慚衰病積爲爾啓心神

次韻

君向南征何處歸淮陽病客欲相依故鄉我復并州滯

自送孤帆江上飛

客夜誦介翁相公見贈之作奉懷二首

黃閣經綸蠶寒宵禁直深每從退食暇幽賞發清吟冰

雪登淵抱江湖寄遠心閣人不拒客庭館晝沈沈

西垣承詔出時啓愛賢堂玉饌分天供芳筵接御香春

風溫入坐秋月白臨觴感遇紛嘉彥同滋聖世光

高唐道中

還淮經魯地處處列重闔何事煩只力先防爲虜塵
歲寒凡幾易風雨漸多湮自昔金湯者先茲溝壑親

憩吳橋菴贈劉道人

清齋白鬢唯貪佛自結精廬養道人疑是化城時
暫憩依然車馬在風塵

自然亭二首

亭在漕府後園

幽亭久蕪沒稍治廓然清喬木昏鴉集寒塘水鳥鳴
景將塵慮澹坐覺道心生因知結茅處可以自然名

玩鹿亭稿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孤亭臨水上竹裏小橋通深曠市塵杳蕭條墟里同
平蕪城列障枯木鳥爲叢吏隱吾仙有悠然覺性空

奉賀介翁相公七十壽

愛賢論政色常溫吏靜庭閒道自尊夕侍西垣酬聖藻
晨趨中閣代王言笙歌綺席紛爲壽賓客雲霄盡在門
淮海下玄遙獻頌願如松柏奉明恩

韓侯廟

韓侯生長淮陰里寄食漂母人弗與塵埃偃蹇無不至
自古英雄如處女胸藏甲兵富萬千目中何有惡少年

低頭市上那知辱看君志略已超然獨憐丞相能知爾
三十登壇名遂起戰勝攻取帝不如滅項王劉竟若此
丞相亡因國士亡國士一亡帝業荒千金酬食封惡少
丈夫何必爲假王漢王解衣復推食待我甚厚死不易
陳兵讖君無異心自是盈虛互消息功成不慕赤松餐
蒯生之言安足論里中故宅今何在河邊漂母祠仍存
至今漢史猶烈烈羨君原是人中傑四百年來海宇清
千載淮陰應廟血

病中口號十首

玩鹿亭稿

卷一

上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道不爲軀殼計諸方□□未扶衰縱云聞悟超生死
覽鏡那堪兩鬢絲

披衣起了公家事病骨常懷報主恩祇慮災屯緣忝竊
敢言肥遯在丘樊

獨臥空牀月滿堂應門童絕病魔降子心浩浩曾無限
何處淮陽是異邦

年來喜了向平債春夢應稀到越南生死已隨恩愛斷
猶將此意病中參

園中野花徧地開病足人扶看一迴抱酒已無知已在

自將新句對花栽

官齋一臥春將暮日與羣魔作戰場煩惱也知無寶相
霎時景度又清涼

日望長安使返遲傳言執政不容歸山中猿鶴空相待
王事留人未可期

每悲屏息一支頤飲水寒溫祇自知三十功名消已盡
欲歸猶有世人疑

萬艦軍儲轉帝州一年一度一雲游那知三月懨懨病
卻似禪關禁口秋

玩鹿亭稿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檐外鵲聲日幾迴人傳老嫗越中來鏡前刺刺言何盡
話到飄零淚滿腮

清江道院二首次中丞韓公韻

清浦平江廟深林羽士家萬竿煙翠徧何處著繁花池
閣沈秋月山亭宿暮霞坐令塵事冥那復歎年華
琴鶴人何在空餘駐鶴亭清池分漢水喬木迥雲屏牆
上梨初白杯前竹自青客心歡暫憩終是歎流萍

愛葵齋

前總兵顧公仕隆建

昔人愛葵徧植葵春風蒿艾共離離向日心存花再發

愛葵軒下一凝思

別姚生二首

人情久住應難別
羨爾從僊拂袖行
掩戶離懷倍惆悵
沉聞夜雨滴階聲

幾年學道渾無得
老覺情多重別離
爾去金丹何日就
寄將一粒報相知

贈別李道人

對君忽憶十年事
荏苒蹉跎白髮新
君已丹成人共慕
憐予仍是昔時貧

玩鹿亭稿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周刊本

自然亭小酌

誰言春去花俱盡
亭有葵榴沼有蓮
疑是小園春獨在
偶忘羈旅一欣然

寄懷天池寺山書記二首

吳門重見卽相離
圓頂方袍異昔時
參學幾年應有悟
好將半偈度吾癡

與爾曾將出世期
空山寒月共棲遲
而今南北遙相望
猶是情塵未斷時

贈別童侍御還杭三首

雲霄龍驤飛騰近何事
明時早拂衣別有玄思
身世外
如君應不戀鱸肥

棄官自覺此身閒
身似浮雲出復還
莫道山中便無事
開扉耕釣總相關

淮陽留滯三徂暑
遙見僊舟一葉輕
別意自然傷去住
與君況有入山盟

贈別王同野之楚三首

徐淮境接頻來往
道義情深數寄將
別後相思何處是
夢魂隨雁度瀟湘

玩鹿亭稿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湖山有約違同眺
況復驅車我向燕
人意自殊那可語
異鄉分手益淒然

山東羣盜勞紆策
新命麻陽鎮百蠻
其說君才今吉甫
罷兵應閉玉門關

與司徒韓公泛舟城南次韻

一曲清歌酒半酣
薰風吹棹轉城南
池菱郊柳含離思
佳句無將待月探

水月寺改爲忠孝祠次韓司徒韻

城邊古寺作新祠
樹隱谿迴客少知
水月尚存僧已盡

惟將忠孝繫人思

南樓奉餞南司徒韓公學倡佳篇次韻贈答時子

亦將北上

臥病經春暑復秋暫因公駕一登樓夕陽城郭丹虹沒
暑雨池塘綠樹稠銀燭清尊那語別江雲燕月幾看愁
廟廊霖雨蒼生望回首淮陽是舊游

有所思

一病春徂夏那堪別所親蕭蕭今夜雨寂寂異鄉身雲
杳書難寄情存夢亦頻非無言笑者不是意中人

玩鹿亭稿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祐民觀九日酬劉戶部見訪韻

秋來政宥塵盈抱偶挹清芬一灑然多病每慙時誤用
停車何事爾相憐黃花忽訝逢佳節瑤館聊將供野筵
無那紛紛仍繫累縱令脫去亦衰年

鄞縣道中示舍姪

阿舍小姪子隨我燕都還爲道風塵惡遙指滄洲聞欣
然感素心廓爾開離顏徘徊恩闕戀祇覺拂衣難

病中夜坐

散榻蕭然偶息塵孤燈明暗坐相親還思山閣禪棲夕

不謂天涯一病身

天津館臥病東京中諸友

結髮至今宦辛苦三十餘累疏辭微秩立身本迂疏頌
節復三載馳走無躉紆屨貧那堪此分當犬馬如出城
猶脫負返我并州居衝寒構新疾一臥滄海墟辟穀絕
糗餼伏枕但歎歎百事俱廢置如彼庭中檮釋綬無今
日垂危檢藥書涸鱗縱得水圍圍將焉舒恩愛時見嬰
道阻還自祛生死尚皆遺是非復何拘所憂在王事明
春理茲初臥曠千里外逝日不我需情好且勿道君當
念邦儲豈無賢與達而以終困于

憶子四首

毗陵攜汝從師日韋布蕭然意味嘉三載漕樞成底事
祇應添得夢中華

朝游湖寺攜俱往夕返西園其討論若使悠悠堪卒歲
未云曠逸負明恩

汝因婚娶向明州漂泊天涯結百憂千里相思空極目
託書魚雁亦沈浮

乍辭膝下吾憂汝少小還家自立初越客每來頻問訊

伴聲日至旅懷舒

愁二首

去年臘日愁盈室今日遙看滿地愁若使趨前仍密密
祇應與爾共悠悠

愁來如織去還無來去因窺心地初吾體本空那可染
漫將爾我太分疏

寄內四首

常年病日深憐汝竟日忘眠湯藥勞伏枕異鄉誰與伴
寒鐙無燄朔風號

玩鹿亭稿

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童時與爾聯姻久薄宦同游三十年別後飄零千里外
屢軀難料定生旋

鄉間娶婦喧闐夕正我孤懷悄悄時讌笑滿堂知憶否
天涯排悶一裁詩

蚤經病患心存道每欲遺家事遠游雖逐世緣常不易
故嬰多病稍忘憂

過東阿喜張秋嚴水部遠至問勞詩以謝之

別君荆門道重會東山阿別時初履霜堅冰今滿河微
勞不自慎積困成沈痾衝寒枉遠駕攜觴列清歌眷眷

此交情一顧豈在多

贈瑯鷗江

憑君筆底識吾容鬢漸皤然一老翁
我自負真君識否盛衰不與四時同

江南道中

解印歸來忽斷緣江南春色復依然
芳村桃李連鄉國綠野桑麻傍客船
雲裏松關經舊履山中野衲話當年
悠悠性本成多病慙遠風塵意自便

天津館臥疾示掾人張忠

玩鹿亭稿

卷一

三四明鏡書

約圖開本

風寒孤枕天涯日耿耿予心那可論
不見維摩緣示疾稍欣談對遣黃昏

示崔應

亦天津館侍疾者

淮揚留滯三年後歸去秋霜兩鬢侵
聚散衰榮何足問殷勤感汝歲寒心

題童侍御湖邊草堂

時自淮初歸

背郭紅塵隔臨湖畫舫環曉風清吹發
暮雨醉歌還喧寂心因悟迂避地自閒
寧知淮上客同此臥花閒

應舉山房對雨二首

山房在鄞先祖墓側

山中方息駕一雨阻幽居
鷺鷥煙光暮欣草木舒坐
深心愈寂寞換意俱殊投
老詎非計况茲衰病餘
一還桑梓郡窈窕憶山行
坐對松巒雨彌傷游子情
嵐忽變夕水石自成聲
辭祿元耽寂那爲俗所榮

山中歸

一徭青山促櫂歸初晴草木
曉輝輝不分淑景三春盡
卻憶幽期百事違夾路烏
聲荷俗韻層林芳氣濯塵
衣瞻雲已作誅茅計長夏
寥寥獨掩扉

清道觀感懷

玩鹿亭稿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綠樹陰陰石磴遙碧岑丹
宇倚青霄廿年不到歸何
晚一月初晴雨復飄
薜荔門深窺洞府竹松風
度訝僊韶客懷幽勝偏多
感不盡汀聲伴寂寥

宿慈谿陳氏經堂

何處聞經梵雲林處士堂
谿迴紆帶竹逕遠密通房
山鳥分禪食江龍護法航
雨深因息駕行道共焚香

梁湖夜發

溽暑江村積雨收蛙聲兩
岸送行舟客身漂泊曾無
定明日愁眠吳地樓

山陰道中

偶喜新晴泛越船
出門梅雨復繇繇
折腰篷底殊忘瘁
擬脫樊籠返自然

己酉歲五月廿二日同男盛二夜渡錢唐時久雨
水泛舟不利涉

洪波浩浩那堪渡
昏黑相將冒險行
豈謂委生方是達
但看吾履向來平

送甥毛經世往金陵二首

三十風塵吾易老
往來維護爾稱賢
秦淮行欲從之去

玩鹿亭稿 卷一

手書明故書
約開刊本

病足蹒跚未可前

令祖昔年爲五馬
而翁讀易老青衿
古來祿仕皆闕析

毋墜家聲慎爾心

過虎跑寺贈住持僧

寶峯逝後叢林替
殿火臺荒谷鳥啼
不謂求泉寫經者
道風繼席老山西

柬譚少參

鴻雁每勞薇省訊
煙霞一臥竹房深
故交多病疏應盡
誰復悠悠寄此心

東答馬石渚方伯

衰年一搆疾形神索然殊解印還明郡親朋亦因疏投
迹來山中但與木石居有懷薇垣客契闊今何如願勸
垂問意頓令沈抱舒崇要自多政詎復存遐隅是以君
子交悠悠靡終初相思不相見因風致尺書量力避城
府豈爲形迹拘况當趨曠秩焉能安一區

題僧瑞雲扇景

人閒名利俱塵土出世高僧亦染衣紅葉青山谿關上
蕭條誰向此中歸

玩鹿亭稿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報先寺逢德圓

無聞弟子老頭陀辛苦叢林髮盡皤嗟我風塵形亦老
幾迴辭祿竟蹉跎

贈性天行者

少小出家應有悟往來役役若爲忙祇緣學佛先忘我
隨處勤勞是道場

七月六日余自四明來與沈青門童南衡陳子開

謙坐吳壻子句宅自晨至夕子開放歌故情欣

洽各詠一首分韻得此

新秋晨氣爽少坐覺炎生散髮忘寶禮高歌洽故情沈
雲度微雨涼月吐初更茲會百年幾因嗟水上萍

登大石山偶憶石川公語奇勝宛然喜而賦此

昔逢石川老語我大石奇今日登臨處穿雲路更危飛
梁橫洞口迥壁俯湖湘坐愛空中閣高棲歲月遲

宿天池山

病借雲中臥天開山上池諸峯臨水淨片月出林遲古
院秋逾寂高緇故所知自當長此隱那復別爲思

夜宿毗陵聞輓舟聲有感

玩鹿亭稿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漕萬艦涉關河險阻身親勞慮多今日毗陵成病臥
不堪夜聽輓舟歌

九日過招隱寺逢定菴上人

抱瘵思山隱行逢招隱寺崇巘嘉樹蒼層阿香閣祕坐
憩泉上亭泠泠說吾志幽磴入秋雲四垠周一視天風
吹我襟煩憂忽如棄鼎鼎練湖明浩浩長江逝綠厓步
紆迴歷洞窺奇處時陟昭明臺猶存讀書字況值登高
節游盤不知遲釋子武林舊爲言山中事在昔戴顓宅
虎鹿泉呈瑞開扉逾千載廢興不能記掃榻留殷勤願

爲簪組繫猶懷捨宅人深悟已忘自

春日病懷 寓金陵作

春寒欺病質三月被重裘躍馬思年少看花益旅愁事
從前臘廢簪向幾時投寂寞誰相問傷心淚欲流

贈吉牧雲

三晉家何在閒居金馬門五侯延七少數口向誰存賣
藥朝依市垂簾夕灌園還將萍水意與爾醉芳尊

壽李中丞封君八十

豐城李翁年八十顏如嬰童眼如碧問君內養祕何方

玩鹿亭稿 卷一

三五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閒萬事吾不迫得失君平豈假占長安杜甫知如弈
更無俗意擾公私惟有詩人數朝夕湖上行歌風日清
眼前自覺塵凡隔兒孫四十羅堂前濟濟稱觴色常懌
中丞迎養發樓船故里端居報書尺爾將五鼎榮言孝
我於百福損爲益但使兢兢奉聖明何必朝朝侍吾側
中丞捧書意若違復見翁心喜仍劇斑衣起舞天邊雲
祝借諸卿星斗文古來養親貴養志潦倒承顏何足云

送祠部章郎中公事還明

二月江城氣尙遲桃花初蕊柳初絲一官異事同羈旅

多病經年惜別離閭里交情今更稔風雲僊駕祗難隨
與君攜手知何日越水吳山入夢思

送姚郎中僉憲四川由浙之任

鄉里衣冠集舊京喜瞻風度結同盟花明鷹服文爭麗
水淨巴江政與清藹藹河橋春滿道蕭蕭林雨夜還聲
病懷愁極翻成詠一片歸心逐去旌

與余子奇話舊

余善丹青

江淮一別看猶昨帝里重逢鬢各斑數載驅馳身覺病
幾迴悲歎世多艱寄懷湖海浮沈外揮穎谿山遠近閒

玩鹿亭稿

卷一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爾雲蹤無所繫暫憑尊酒共開顏

贈吳芝山

年來多病少逢迎到處看詩識爾名混迹每爲朝市隱
言交不擇縉紳榮鬢眉早見雪霜色吟詠時聞金石聲
來往風塵何所礙右丞已老悟無生

不寐

山館淒涼客舊京孤眠中夜覺寒生故園千里魚鴻絕
腸斷西林風雨聲

金陵客舍與劉愛山話舊二首

錢唐秋夕河邊宅明月梅花調益奇萍迹幾遷俱蝶夢
相逢猶誦別時詩

道人自昔多山隱世路相看盡染塵少小遨遊今白首
隣君猶是本來真

別樊允中三首

人情應與道相違來往憧憧已覺非歸去閉關交欲絕
惟留一櫂訪玄暉

鷗君已在十年前野鶴孤雲與灑然珍重秣陵聯榻意
豈將蓬迹滯塵緣

玩鹿亭稿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篇但可消長日據德依仁始一游盡說功無先後際
子歸好向自心求

別何吉陽考功

風塵燕邸初逢日世路多歧歎忽違尊酒細論情更切
扁舟此別會應稀天邊誰共吟秋夕松下那堪對月輝
鄒魯寥寥千載後知君振古欲傳衣

別劉初泉學科

問訊都門垂死日重逢已是復生時紛紛世慮觀應盡
寂寂深心悟豈知抱病欲投三竺老識君猶恨十年遲

驚秋一葉偏傷別鴈雁空勞寄海涯

別何大叡儀部

春巷勞君數駐車蕭然一榻病方初愁邊那有還顏術
架上空餘繕性書已識玄思瀛海遠更看宦況野雲疏
相從脫屣知何日別去山中閉舊廬

得告東還宿弘濟寺有懷城中諸友

經年臥病乞身歸出郭分林塵事違向夕慙投江上寺
觀湖猶啓月中扉寒厓釣石花陰靜秋水長空野色微
寂坐忽思朋舊隔不知清露溼征衣

玩鹿亭稿

卷一

三十四明餘書

約園刊本

燕子磯作

燕子磯前風滿臺倦飛高鳥識歸來波漂雲影江心度
帆帶山光寺外迴病足倚扶將弱息衰顏難駐付金盃
鄉關日暮猶堪指北極思深回首重回

中秋夕歸舟對月

臥久遲京報歸候中秋夕涼輝新雨靈憂與陰雲釋短
吹舟尙移遠鐘景方寂綠厓樹湛陰深坐露凝幘家近
思轉勤朋違昨成昔念獨抱痾還吾生此行息耿耿忽
不寐良宵況當惜

贈崇明尹道輿

賢才屢不偶雅志在滄洲忽試崇明令欣然航海游微
茫千嶂失浩蕩一棹浮近日魚鹽者聞將劔易牛

途中寄懷閩郎中

憐君久南署多難倍思親念切心成障憂深淚滿巾寒
鐙稚子侶鄉夢北堂身歸路頻相遲何時五馬新

以上皆庚戌年以前作

玩鹿亭稿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新刊本

玩鹿亭稿卷一

玩鹿亭稿卷二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南編輯

詩

病歸

病歸因得遠氛塵稍喜清明氣若神幻體有生唯辯智
閒情無著見天真束身禮樂應終棄消日詩書偶一親
幽客閉門非傲世支離已是背時人

臘月十二日將往荆谿至錫山阻凍已而復往風

玩鹿亭稿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日和霽因喜賦此

荆谿舊隱處懷戀數年心祇爲冰河阻那愁霜霰侵東
風回短檣晴日滿前林去住唯關志玄探自此深

靈巖寺

卽吳王館娃宮

歌舞易消歇千秋一寺存日斜寒塔影僧閉薜蘿門

送錢道士天池山入關四偈

投佛歸中土縣壺市上人本來唯一事祇用見吾真
紛紛異趨向如爾信心希了此無餘義應看選佛歸
一心重成道爲爾若寒行自度須今日毋令負此生

人皆憎汝行我獨識其心好向巖扉下
懸寶寸陰
天池山雪後歸途有感

山中三日雪樵徑已先閉豐瑞秋仍遠
陽春何日回

南濠寄居言志

吳門避迹掩郊扉
衰柳寒塘客到希
鏡裏青絲愁盡變
人閒白口病長違
蕭條祇擬填溝壑
嬾慢誰能計是非
旅況自隨禪味淡
佛龕鐙火夜相依

春日過百花菴

古院百花裏城中唯此林
序寒頻臥病春盡強追尋
芳

玩鹿亭稿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浮禪榻野禽喧
夕陰漫將游適意
忽易閉關心

元夕觀鐙偶成

元宵攜友兼將子
鐙下羣行聚復分
雜沓互看人似蟻
喧闐猶見氣成雲
興來月色忘人困
歸去鐘聲徹曉聞
過眼繁華無駐景
閒庭漫誦五千文

題僧一舟卷

大道還將法喻舟
不登彼岸未應休
如今多少操舟者
祇是悠悠苦海游

題嘉興本覺寺雲閒卷

曾聞橋李雲閒老郡守公餘日與游前輩風流無復見
荒臺廢宇自春秋

題嘉興水西寺疏

寺乃唐宣帝建有遺像

諸山興劫頻求偈謂我如來弟子身殿火尙存唐帝像
至今猶作勸緣人

舟中睡起偶成憶子盛一盛二

自昔心貪佛違家意灑然投閒今一載爲客已三旋寂
寂途中思搖搖吳下船夢回憐二子穎異道應傳

初夏自姑蘇返權過嘉禾宿萬壽山作

玩鹿亭稿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游興隨緣變歸帆信晚風樹陰沈水碧霞彩散波紅落
日城初背前村寺忽逢吾心忘厭悅莫訝屢西東

酬董太史見訪不遇次韻

都門一別後雲樹鶻重重僊館詞成綺沙隄馬似龍獨
憐多病客幾到兩高峯采藥歸迎晚空尋來徑松

夏日飲許員外山亭卽景三首

一亭梧竹裏迥出市塵閒石逕緣蘿入江峯對座閒海
雲朝數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君嬾閉關

豈謂池臺上蹊迥復此亭江環城外練山列越中屏酌

酒花同醉彈琴鶴共聽主人應戀此不貴鼎彝銘
檐楹俯奇曠洞壑入庭登峯閒成樓起林連雉堞平翠
煙巖閣靄紅日海門生景絕恣臨賞茲亭不可名

夏日同許員外琴士周桐菴憩李氏郊居

一曲芳塘外清風滿古林夏英偏燦日徑竹自交陰暑
向簾櫳斷塵從湖壑沈閒遊二三友緩坐聽鳴琴

夏日同楊水部飲李氏臥雲樓喜黃陸二生偶至

歌詠及夕

亦知衰鬢短強逐少年歡淑景寧堪返愁懷但覺寬清

玩鹿亭稿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消永日綠醕伴幽蘭童冠非真樂喟然應不歎

湖上泛舟感懷

道人睡起心無事小艇城邊泛午風一望湖光山色裏
幾重春樹夕煙中乞身歸隱寧非主多病棲遲漸作翁
林嶼蘇隄俱往迹僧來何事更談空

仲夏夜坐

五月金未伏朱氛何太炎更闌人尙語坐久夜虛檐幸
與簿書遠兼無車馬淹還丹如可學寒暑詎爲嫌

伏日夜坐

風微庭樹靜星密火雲開入夜炎仍熾經旬雨不來稍
行猶喘息欲臥轉徘徊自覺逢多難衰頹老更催

月中偕友訪楊水部留宴容閒閣

僊人樓閣俯郊川月色花陰啓夕筵檐外數峯煙漠漠
鷗邊幾樹柳翩翩高情倍飲歡尤劇野客忘憂思入玄
更有清音澄玉宇只疑夢到九華天

東方道人久爲舟隱浪迹江湖行無定止寒暑結

制山中子見而愛之因與訂盟云

期君相逐野雲閒半寄孤篷半住山霜到草堂寒獨閉

玩鹿亭稿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香生蓮浦暑應還行無程計心常靜事與塵違意不關
佳興四時堪共樂何如風詠舞雩閒

湖上病居喜周桐菴攜琴遠至

閒居正憶陽春曲何意攜琴千里來湖上草堂明月夜
花前蘭醕碧荷杯舊游隔歲曾無信孤緒逢君但有哀
一病閉關交欲絕衡扉那復爲誰開

病歸西谿山中漫述

先墓在上

豈如陶令憂三徑幾省雲封滿薜蘿抱病卻嫌辭祿晚
入山猶厭識僧多蟬聲兩樹驚年謝心緒千般柰老何

安得盡排人世事白雲流水和樵歌

送聞它泉之欽州

去年京邸爲君別今日江頭復送君官舸霜前隨雁發
客身嶺外更誰羣猿聲斷處聞蠻語草色青時人瘴雲
忠信干城堪自衛不須三尺淨妖氛

武林病居寄答唐荆川太史二首

病歸辭祿家無計老去貪閒子析居賓客到門常不接
詩書乘興獨難除已知攝養形終減稍悟浮虛意覺舒
爲問荆谿唐太史道心病後更何如

玩鹿亭稿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年學道渾曾悟遇景還迷卻未曾身事欲酬翻不了
道心將覓轉難憑故人同病誰堪語末行無矜眾所憎
汨汨流光知不返舊盟空復憶山僧

夜坐寶叔塔與周訥谿掌科話別

金陵小院相過日擁褐連宵坐歲寒幾漏升沈頭其白
五年縲紲語猶酸湖中漁火明寒水檻外空煙滿夕鴉
千里遠來今復去別君惟有淚漫漫

送童侍御至廣東

湖山有約同爲隱何事孤舟萬里行奉謫祇承君示誌

攜家兼就祿資生，峽江山月隨帆駛。梅嶺僂葩帶雪明，相送離懷無復遠。亦知不久待持衡。

送劉望洋之南華

幾年每作南華夢，緣有曹谿一水通。料得君游非浪迹，好傳心印到吳中。

聞王龍谿書樓被火有懷

廿載聞論道，能令噴者興。書焚因絕學，苑廢少延朋。已悟成爲壞，還觀損是增。紛紛門下士，於此得師承。

憶子來章二首時赴餘杭考試聞被主司嚴譴

玩鹿亭稿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汝身遭譴，何由見汝身。步庭愁對月，望信夜難晨。訓誡將無甚，詩書詎用陳。悔來那可及，憂懃病應新。斂迹來歸息，衡茅多閉關。人隨時見背，身與屐相安。祿棄家無養，門衰子共難。病眠唯益苦，敬枕淚頻圓。

接問

閉門耽著述，盛暑卷常開。自是支離者，偏爲歲月哀。詠歌聊遣興，景物嬾登臺。困守元吾事，寧傷異患來。

重宴楊水部容閣

涼暄雖異序，煙月共斯樓。又覺一年謝，空憐兩度游。行

雲仍駐曲密柳更移舟留客何須醉忘情但狎鷗

送劉少府之鎮江

六年佐杭郡唯飲吳山泉髮爲憂民白心因敬事懸蠅
風揚庶頌江月照離筵幾許徒攀臥金焦已待賢

題柯亭奪笠卷爲楊南泉作時李岫巖有斛笠甚

奇南泉以一局博之故名

野翁爭席罷詞客勝棋還舞笠秋陽下思漁煙水閒興
來仍裂冕身退更藏跣安石何須慕桐江若可班

宿吳山雲窩贈鄭溈僊

玩鹿亭稿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結屋依山洞開廚近石泉挂瓢聊出世揮穎卽成僊榻
許詩人借方從道士傳欲知丹熟候明月幾回圓

九月六日湖上同沈青門許茗山茅鹿門許石屋

諸友宴集分韻得風字

已近登高節清尊雅席同未須吟待菊祇愛醉乘風餘
綠連隄密幽芳照水紅白慚衰屨者叨宴墨鄉中

九日同沈青門劉望洋童南衡楊南泉姜對洋諸

友登吳山昊天閣旣而朋舊沓至列坐庭陰分

製得五言律一首

僊隔雲崖迥清秋此其臨江山時極目散逸識同心野
席紛平麓斜光明近林嘉別元不約觴酌漫相尋

題王大巡雲竹卷

片片自無心蕭蕭滿故林祇緣虛是質不礙出爲霖結
嵬虹初變棲枝鳳一吟毋勞歸夢到披卷足幽尋

贈王西石戶部

山中方一遇歡洽若平生論世懷先老憂時志甲兵玄
空諸士蘊諾視百金輕別去頻相戀猶爲大道盟

登太虛樓一首爲孫環山太守作

玩鹿亭稿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攫攫入寰裏凜然此縱觀使君元有道黎庶許同歡危
檻雙峯並西湖一曲看吾將乘鶴背萬里御風搏

宿應舉山樓

窈窕蒼霞裏登樓愛隱居水聲孤枕近山色四窗虛林
靜朝看鹿心閒夜對書獨將耽寂意覺與世情疏

送高南洲行取北上

網羅紛俊彥雅志不如君其有飛騰慶應將獻納聞琴
尊移海月車馬入燕雲清禁疏鐘晚玄機詎可云

會川龍泉閣爲戴靜山翁賦

幽閣橫谿迴軒窗騁望賒遠山浮瀨氣寒樹發瑤華
齋膳供賓饌川流擁釣槎相留無復去城市總如麻

除夕宴鄰宅

弱冠辭鄉早并州久滯身乍歸翻作客欲別更相親臘
向宵分盡春隨曉霽新寒暄君莫問千里尙爲鄰

新正登阿育王寺四首

避喧來海嶠元日坐禪林自笑身逃影還將景易心寒
流春雪化變翠暮煙深幽寂非人境應無積俗侵

山中無節序新歲不聞喧步蹙遵樵徑同僧叩竹門春

玩鹿亭稿

卷二

十四明發稿

約兩刊本

盤供野菽晚磬諷空言卻憶閻浮界卮歌景正繁

坐觀山色好忽斷世閒緣欣厭知情轉寒暄與運遷金

沙明寶地玉几淨慈筵說法元無二松聲祕已宣

攀蘿登上塔絕頂見蛟川抔土三山小叢陰萬室運遷

觀隨所履色界本無邊欲識元來面因僧一問禪

荻洲詩爲張德馨姊文作

荻江迴曲處草閣一洲閒雁徧時來去潮留日往還秋
風吹葉老夜月映花閒自歎風塵久因君戀故山

元夕祖鬪獨坐

城市觀鐘罷仍還郊外居春暉林木變野興酒朋疏茹
菜分僧供臨軒闕道書笙歌何處沸喧寂此中殊

元夕後宿應輿山莊

幾宵鐙下醉釐向隴頭醒隔歲梅猶白經春竹更青就
雲移石榻迎日啓山扃入郭非吾好塵勞鬢易星

歲贈蕭復初

文武時兼重君家奕世榮子爲百夫長父作一書生已
識懷球玉還看富甲兵毋嗟久留滯志在定應亨

壽樂亭詩爲戴靜山翁賦

玩鹿亭稿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亭深院裏別自有山川鏡石松生嶠開池地迸泉天
光翻上戶春色每增年幽勝心俱遠朱輪何處邊

還明家宴卽席偶成

三十功名如轉眼歸來已是丈人行持觴爲壽紛成敘
擊筑高歌笑滿堂病裏臞顏吾獨老鐙前情話夜兼長
翻思親在歡承日心緒微微忽自傷

壽會川戴靜山太守八十

八旬林下人閒少况復優游三十年興寄煙霞常避俗
手栽栢柏盡參天壽如令德應齊嶽道與流光併在川

漫集耆英追往跡看君已是地行僊

送孫槐谿太守考績北上

閩里謳歌偉績彰廟廊側席待明揚緣經飾律存吾道
抑暴康民視彼蒼政劇定心同碧水畫閒清詠滿黃堂
光輝別後何能覩蔽芾庭前有召棠

前川詩爲趙掌教賦

江夏何年移劍在每臨樊沔派流湍水聲三峽通朝暮
樹色千崖自歲寒吾道早聞同此逝明時應辟且投竿
傳經多士無殊義洙泗還將一派觀

玩鹿亭稿

卷一

十二回

約園刊本

壽薛雲舟六十

與君三十年相友意興於今總未更世上重逢生甲子
林閒還訂晚交盟繁霜不染閒人鬢明月常怡逸客情
歲歲流光知不老悟來自性已丹成

自明初還避客潛過石屋山亭訪主人不遇見其
二子詩以待刺

不到此亭久因君憶此亭出門忘宿戒看竹坐深坳
權經春長巖花向日馨主人何必遇雛鳳正傳經

過明眞宮澹然道士故居

一試人閒味榮枯總澹然
厭身還羽化住世已胎僊
壁上塵封麈尾中篆息煙
因經下榻處默默憶當年

過虎跑寺有感

果師遷化後上首斷傳鐙
廚有經年粟堂無一宿僧
高
山懷鶴隱喬木想餘馨
紺字成輝映惟應懋覺靈

夏日宿陳青芝孤山湖閣

故人湖閣敞邀我散炎襟
荷氣隨風入橙陰覆院深
相
忘因信宿放逸發高吟
自媿非僊客孤君問道心

午日泛湖

玩鹿亭稿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陽重載西湖酒山色依然似去年
隄上兩行桃柳密
湖邊一望苑臺連
競將歌管娛佳節
自折菖蒲插野筵
病質強支同此醉
不勝歸思夕陽前

題楊水部五十壽卷

金冠羽扇容閒闊
盡道蓬萊鏡裏僊
尊酒每邀明月飲
竹牀還伴白雲眠
榮名已覺俱成夢
山水常親獨有緣
不用知非求妙道
地偏心遠自長年

瑤山櫻晚眺爲楊水部作

江作長渠湖作池
遠山如黛越中低
晚晴今日山樓景

似與客閒閣更奇

喻蚊

汝類千萬億豈能盡飽血何不安草萊依棲以永月

六月廿四日

六月今當廿四日先公海上射龍時黠夷屏迹滄波淨
近說揚帆徧海涯

陳氏湖居避暑

一片湖光淨野屏經旬避暑竟忘歸晚來松下貪涼坐
十里荷香透葛衣

玩鹿亭稿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海警有感二十首

掃穴焚舟稱偉績鑿山填海亦弘勳可憐憂憤身空隕
兩浙何人一念君

百年滄海曾何寇防杜多應失漸微安得東南還沈瀚
但持三尺息兵機

屠城掠邑臨關急載酒輸糧饋轉頻黨與紛紛今滿省
豈無見憚漢朝臣

小人得志知無止防守朝朝幾得休兵力久來應自斃
誰將爲國一更謀

稱王惡逆滔天甚聲罪如何杳不聞遂使邊臣甘稽首
不知順逆若爲分

旣名爲敵天難其詎有紛然復往來法網漸疏人漸玩
失今不救勢難迴

海上只今非二賊更誰欺隱復言倭豈無智者能窺汝
至使飛揚黨漸多

有法不行何自爲本來謀國是謀身旣居天職司民命
忍見摧戕一體人

乍浦潮迴海氣腥流尸塞岸盡殘形行人掩淚何須問

玩鹿亭稿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況是愁中可忍聽

古人利什不變法聖祖宏猷遠慮存海市誰將倡此議

祇應流禍毒中原

奏請中丞幾日迴應掄破賊濟時才浙中士馬無增數

旌節唯添一將來

黠虜入邊稱百萬今年來候更先秋誰能持法清東海

稍釋君王南顧憂

動言擒黨爲招囂今日屠殘誰激之逆黨不擒從恣蔓

不知何日是休時

銅錢爲銃鉛爲彈關市無譏只恁行若今束手甘資敵
何用徵兵議結營

舟師擯廢言無事弛禁三年釀所成今日豈應猶隱蔽
可憐認國誤蒼生

秦璠王良吳中亂跳躍那聞破一城聲討羽書馳滿道
固應不久奏昇平

遮天枝蔓從根長根若不除蔓豈除稍去輒言爲賊遁
復來城邑慮丘墟

首逆不名今得志吳衢宿寇日聞歸不知苦諱緣何事

玩鹿亭稿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島局無人早悟非

風煙若此稱良賈市稚登城更備誰勾引旣多焉用守
千尋鐵鎖亦何爲

有賊不擒擒且縱朝來鼓角又東征積薪厝火膏頻沃
杯水兒童識不勝

伏日避暑湖寺聞海賊圍台州作

今宵炎太劇池館總如蒸電掣雷兼迅雲垂雨似凝清
塵思借扇抱病久依僧滄海何時晏僊槎我欲乘

輓楊南泉

來往交方密山林趣正長那知寺中會忽報別來亡饋
藥嗟無及觀詩祇重傷哀哀雙令子堪作九泉光

輓沈兩湖

憶作清江尹徇民百慮違惟將素履往不問世情非好
學多辭席買書常典衣遺囊不盈粟賓客慟靈幃

病久不出偶與軍門論海防有作

海上日多盜屠殘眞可傷偶登公府步誤落是非場抱
疾愛偏積逢人說更長山中歸舊隱庭竹對蒼蒼

壬子秋登許氏樓觀諸士入試

玩鹿亭稿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露初零秋氣激高樓臨望喜賓興月宮已見千燈聚
桂窟誰持一斧升題柱橋邊迎駟馬乘風霄外化鯢鵬
丈夫奮起元何爲斯道康時待爾弘

冬日同諸友餞童南衡之南都

深山寒雨積遠出爲情親茲別社中友誰同白下春弦
歌歡永夕雲樹悵離津君去無知己林扉一病身

報先寺鑄大銅佛書此一偈

丈六金身合下成本來無滅亦無增豈知佛亦由人做
擬見紅蓮腳下生

冬夜坐蔡可泉中丞舟中話別

山寺僧同寂雲霄客盡疏獨將剡谿權爲得故人書翦
燭寒宵短停雲積抱舒相忘知道在復別意何如

雪中登上寺聽祇園灑主講經

苦寒何用避冒雪上方行淨界天花滿空林玉樹明忘
言迷有象聞法悟無生攀陟胡爲累吾身自可輕

次答史燕峯玉潭僊院韻

僊院偏承雨露多步虛遙夜靜鳴珂當年玄榻曾三宿
何日扁舟更一過月印玉潭知見道風生龍洞獨高歌

玩鹿亭稿

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齋居長祝天王壽海晏河清水不波

每逢聖誕設
醮奏聞故云

次韻贈楊道人

少小辭家事遠游諸方何處覓丹丘天涯自有還鄉路
珍重臨歧着兩眸

許石屋秋卿有婢名雪梅性不如葦簞煮雪茶今

已物故感傷成詠偶爲次韻

美人不茹人閒物清味悠然況雪茶石鼎尙遺無宿火
閒庭空見落瓊花

元夕自山寺入城散步遇沈青門張中山劉莖洋

諸友

新正七日雪元夕月偏明卽此人間景誰無鑑下行路
多朋舊遇步逐管絃輕何似棲山寺寥寥負此生

春雨有懷許石屋

江城春雨氣如秋樹色籠煙洞壑幽卷幔乍看新燕入
玉人相並倚山樓

湖寺贈孤峯禪師

有道者無我偏爲眾所依盧能充確主拾得作廚師淨
意消三業焚香禮六時龍華今幾會九品總蓮池

玩鹿亭稿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暮春集石屋山亭餞別許茗山憲副之粵

春亭今日會猶及牡丹芳遠見江流急愁催去權忙文
星光異域霜節失災方爲念里中社蕭疏望獨長

湖崎草堂宴集分韻得成字時茗山有粵南之行

因寓別懷

城邊高館修文約牆上湖山入座明近寺樓臺臨鏡出
遠船簫鼓向天行每寬禮數憐予病

茗山屢願不答故云

欲別遲

留識爾情萬里王程看獨去不勝離思句難成

戲柬王冉山

美人一遇桃源後樹合雲封路忽迷借問誰將春色去
武陵無處聽鶯啼

赭山戰後作

時用僧兵取勝

一夜風煙傳警急曉扶病骨強臨戎山中饋粥供兵食
架上詩書易塞弓耕鑿于今那識陣跳梁使爾獨稱雄
最憐子壻能忠戰不道縞衣也報功

又

寇盜紛紛徧海濱赭山一戰省尤鄰誰知今日焦頭客
元是當年獻策人

玩鹿亭稿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賀楊司訓連得二子

楊湖廣人

庭前桃李爭春麗階下芝蘭向晚生千載斯文知其淑
一經家學倚人鳴淵源洛水應分楚草木眉山盡遜榮
昨夜步蟾時倚杖文星遙傍女牛明

哭婿吳子旬二首

靈幃寂寂誰爲守毋哭妻啼病兩牀每一登堂腸欲絕
可憐處處共悲傷

人言一死堪酬國憶爾忠懷志獨真大義不明無定是
相逢誰不解全身

閔黎吟三首 有引

浙參政平崖錢公出按四明會予於舟中談及
征黎事悲動顏色且示以閔黎諸詠惻然傷懷

因而有作

地何產枵與速吾何畜豕與犢豕犢盈盤吏反嗔枵速
窮年采不足但願黃金滿粵南寧使黎田不盈粟粵南
金多吏不索黎田粟少人未哭刻箭爲約安得銷黎人借錢
無約刻箭記之歲歲生當剝吾肉負戈因拚一命償嗟嗟黎人
誰爾牧皇章惠爾非爾毒

玩鹿亭稿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
人鵬勦只一村鵬勦功成賞不厚大征蔭子還蔭孫殺
一不辜尙勿爲何况萬骨多冤魂願君爵賞毋苟貪但
以三槐植爾門

三

鑿而飲耕而食撫黎何事來相逼舊設有撫黎老人瘠牛可耕
豈不惜蠶水那堪吞滿臆撫黎逼黎人之財則以蠶水灌之遙明鐙火
忽驚疑一望旌旗我心惻撫黎至黎則明銀揚旗以往羣黎草木豈

有知貪吏肢削無窮息攻掠犯順誰所爲撫黎毒黎還
壽國南征稍喜平崖公殲掃惟悲不爲德

送法光弟子還普陀山因簡法光

佛光何廣大夷賊亦來親爲緩王師令將全苦行人遠
峯巖列戟環海總迷津擒縛自爲計慈悲是小仁

與法光泛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

月湖同蕩槳相對各生悲百死何須問重逢轉覺疑禪
心元不二幻體豈無知寂寞殘生在焚修更有期

冬日偕友游金叢寺

玩鹿亭稿

卷二

玉四湖叢書

約園刊本

逢君每道金叢勝况與山僧隔歲盟霜葉未零秋色在
陳雲猶合暮煙生禪宮遙向層巒上竹徑紆從曲澗行
夜靜堂深同對酒故園朋舊有餘情

游金叢歸塗中作

入寺連陰晦初晴氣轉寒偶然游興盡不願做裘單火
路山開畫維舟水急灘草堂看不遠雞黍且同餐

祖關夜坐簡倪生

別爾惟孤坐其如夜雨何自從禪學久應慣寂寥多忙
福類辭席思漁欲理蓑不嫌貧薄味衝溼好來過

酌酒與倪生

故里逢吾子高歌百慮輕少年誰不愛衰歲轉多情從
獵心應怯忘機酒其傾餘生何足問對爾欲逃名

村居留客

斂息江村久閒來悟百非氣衰於事怯理妙向心微雪
至先飛霰煙生欲晚暉此生寧復幾聚樂莫言歸

居明歲暮偶成

居家猶作客俗慮不相關歲事從兒辦圍棋對客閒一
年今又度兩鬢早成斑騰化知無術金月尚可還

玩康事稿卷二

五十四男破書

約開刊本

贈曾龍山行取北上

三年仁績誰將述但見人同皞皞春士不苟徇爲若德
政惟平易近斯民每嫌案牘妨經籍試檢行囊只舊貧
此去省垣堪吏隱謾搖玉佩致經綸

賀張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次豐南禺韻

寒宵方慶歲初更又報庭蘭一度增萬事而今於世足
一經堪付待蛟騰椒筵誠笑元雙喜名闕圭璋此再興
黑鬢翁心歡更劇自裁紅錦與爲綳

又次周莓厓參政韻

其識君懷濟世才門庭佳氣逐春回已窺令子非凡器
會有文孫接武來柏酒滿卮還暢飲瑤篇對客屢磨裁
從今身作無餘累報國忠懷益壯哉

次東沙少司馬元旦生孫志喜韻

鵝鈞大地啓三陽更訝君家有異光天上麟兒誰抱送
夜來鼉夢是禎祥芝園宿植雲霄種香閣新裁錦繡裳
五十爲翁非不早况看勲業與時芳

人日同諸友集全九山太史宅對雪

冬盡絕微霰春來五出霏總言非瑞氣猶喜耀晴暉鄰

玩鹿亭稿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酒釀初熟佳朋賞不違自今寒意少不醉莫言歸

春日過延慶寺格上人房

古寺城隅近春風短櫂游水環多著舫地窄各爲樓故

友悲丘偃

詩僧望雪川
今已物故

新詩見爾優老懷思借榻斂息

與吟謳

春日飲陸氏延碧亭

巷僻門深春自好孤亭叢卉向湖開綠楊西岸官驕度
碧水南橋客舫來逸叟閒情呼對弈主人佳興勸銜杯
賞心偏覺傷心處荏苒韶光去不回

春過白石山人幽居

幽人深巷居閉戶少迎將外扉懸名書前除列翠芳雙
桂蔽檐端清陰常滿堂紅杏帶春色一枝出鄰牆惟有
三尺童烹茶與焚香坐來忽移時不覺心清涼時取壁
上琴爲我鳴琳瑯庭月爲之白子夜爲之長人閒那得
此疑是費長房欲別猶徘徊花露沾衣裳

清明日山行偶成

春來城市無停轍每憶山中自在行但覺松深無俗韻
不因花落減游情野禽悅客聲相和流水隨人步與輕
一鷗豈沾泉下土翻嗟不飲負平生

次答舒黎洲見招韻

大士偏多混世塵中懷妙悟豈同人最憐競物消閒語
黎洲嘗與物競問之便是通玄了道因舉世有成皆夢
如何曰消閒故云幻本來無得但眞淳看君自識潛龍理
翫向荆榛寄此身

暮春同東沙少司馬宿陸氏山莊時亭前牡丹乍

開

山亭春乍煖一夜牡丹開但辨芳尊賞無煩羯鼓催日

喧顏並醉風過翠翻回城邑雖俱發幽偏不共摧

暮春過二都母家與諸兄弟宴聚

連宵兄弟相歡會重我依依柔梓情世上浮名誰復戀
花開幽徑幾同行谿添新水堪垂釣雨足深疇欲並耕
四十年來成底事豈堪白髮數回生

雲龍草堂聞報復起時對江山不覺依戀因而有

作二首

已定幽棲計山樓傍水成扶藤壁欲挂種竹筍初生時
蕩月中槩閒從江上行何因樞密貴違此薜蘿情

玩鹿亭稿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嬾耽高枕幽居擬息游諸峯排戶入一水抱村流家
國知猶負年華詎可留謾移招隱調忽作去鄉囊

周苒厓參政有燕領之相席中口占戲贈

擒王破虜吾家事病質悠悠何所成自古封侯元有相
可憐燕領一書生

陸心橋兄宅寶珠茶盛開邀余過賞夜分乃歸

鄰巷奇花開滿樹主人尊酒特予招夜深秉燭還相對
似與朝來色更嬌

別先祠

雲龍堰上拜新祠恍忽儀容儼格思南畝每耕遺澤在
西谿遙望暮雲迷江山屏練垂應遠蘋藻春秋薦有期
明日扁舟又西去不知迴櫂是何時

甥以善同謙兒送至姚江別回有感

一片姚江月相攜此夕同潮平分別去月亦各西東吳
浙何多難旌旄屢失功行將何所止總是亂離中

越中

還明成久滯漸暑向杭行離思頻回首歸心數問程帆
風催客櫂乍雨慰農情見說平湖寇朝來逼海寧

玩鹿亭稿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興道中

客歲新涼度今當溽暑還風煙猶未息士馬幾能閒乍
入來時路欣看夢裏山道傍人自語謂我覺衰顏

心梅卷

冰姿自出雲煙外清影常橫夜月前何事君心獨相契
歲寒應在百花先

海寧交戰間殺周都崗有感作

東西三戰北孤注海虞軍將歿兵隨散民殘室盡焚受
言寧至此失策詎猶文靡止憂天在疾威何太紛

偶成

抗論爲時忌危塗不可行祇憂違大義豈好拂人情烈
欲無時息殘戶徧野橫如何於此日猶自惜吾生

楊涇橋戰後示男盛一盛二

喪亂悲無已吾身似太輕幾時重見汝相望不勝情暑
氣衰年怯妖氛壯志生裹瘡終報國先世總忠英

金陵臥病戲柬李一山錦衣

與君廿年交感君相知情伏枕倏兩月思君邈如瀛一
病尙棄捐何況死與生高車固簡出豈無直中行小節

玩鹿亭稿卷二

三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禁城側常聞前呵聲予病幾欲絕相聞詎無驚屏息尙
苟延誰爲歲寒盟

病中謝李道人

人生本如寄飄忽陌上塵自昨病患來我命懸之人一
日日待好一日日轉老人事無盡期爲樂苦不蚤客從
龍池來執手心爲良尙言僊可學萬劫心不灰感爾遠
來意吾身安可棄潛觀代謝理長生恐非智甘心與運
遷庶無憂懼牽

有所思三首

病裏思偏切歸期一月違每聞鶻鵲喜轉憶雁鴻希豈
爲孤行怯遺應故土依欲將他緒易但覺此情非
僞習人滋甚童心爾不違一辭歸省去每憶笑顏希子
病仍孤枕汝行何所依總緣吾意在入世事俱非
臥病常親汝難教一日違可憐沈患積更欲解顏希神
似與俱往情如無所依一觀空體妙總覺妄心非

初冬病起出坐後岡小亭作

病閒扶杖出獨坐小亭中闕對丹心近陵瞻紫氣通寒
花低向日落葉亂從風擾擾東吳寇誰將一劒空

玩鹿亭稿

卷二

三五

四明樓書
續圖刊本

病中辱軍門張半翁之招將往姑蘇輿疾討賊奉

別何吉陽萬兩谿二丈

舊館秦淮近五雲五年衰病勉酬君朝來辟穀非貧道
夜不褰帷豈避蚊林巷高車遙見過山亭落葉臥偏聞
明朝輿疾姑蘇道擬淨妖氛一策勦

舟次無錫偶成

行以孤誠爲向往衰瘡輿疾詎由人有生自惜千金質
垂老同驚百難身總說憂歡情是妄歷嘗甘苦味還眞
昊天已厭繁威厲此日應旋下土春

元夕過平望驛

去年鐙鼓歌歌夕今日干戈擾攘中子姪蕭條三地在
親朋宴賞幾人同寒檠篷底幢幢影疾雨湖邊陣陣風
此夕他鄉思舊樂誰將談笑海涯空

附

砌路讚施偈

佛說布施法爲人蕩我執我執旣消亡成佛無他義改
名檀波羅其次作福田利樂一切故造寺及塔廟砌路
橋梁等是名人天果或以消災橫早善破財故趨吉以

玩鹿亭稿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避凶世間之智哲是名退無曜或以祈生男人生劑量
故損彼以益此種種行布施辭富而得子是名奪天命
或以祈永年滅祿延壽故假使服藥餌百法求長生所
爲者一己而不知天事以故逆天理轉多速其亡無如
散施實是名增定算或以滅罪業一念轉移故如執熱
而濯應時得清涼是名眞懺悔或以資僊道積功累行
故損貲以濟眾福重而障輕然後僊可希是名爲築基
或以資聖功無欲害人故函人與矢人心念隨業異一
念在利人滿腔皆惻隱是名仁之事或以裨爲政以善

導人故古人之者陳文惠公是出米濟飢貧富民爭
出來全活者數萬民知充此義焉有不仁者可以措刑
罰是名爲德化或以長守富滿而不溢故如水長流迺
而無崩潰患是名順天道貧窮布施難克己痛切故若
以所被褐乃至捨一文皆以成功德所獲利難量是名
清淨施萬物同一體吾心元廣大而人自狹之人我山
高隔遂至父子間亦不能相通是之謂牴牾廣廈盛池
林自奉餘綺麗凡諸義可爲分毫忍弗予是吝而非儉
惡衣非飲食護惜重天物念彼同胞苦惻然起悲心揮
金如瓦礫是儉而非吝吝惡儉美德所差爭鬻是故
當精察我知布施法徹上徹下義惟人所自取各各因
不同各各果亦爾砌路便往來脫諸泥塗苦一切生歡
喜佛嘗說此事

玩鹿亭稿 卷二

字四明傲齋
約同刊本

玩鹿亭稿卷三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文

祐民觀理漕廳事記

漕運之行府七迤淮而南爲瓜洲爲儀真卽今參將之所臨駐迤而北爲清江爲徐州爲濟寧爲臨清爲通州凡五今多曠而弗居日以圯矣乃茲復有祐民廳事之創何也曰今昔之漕事殊也粵初制轉般程近而力節

玩鹿亭稿卷三

二四册藏書
約圖刊本

固未始數數然者旣改交兌於瓜淮漕艘百千直輸京師計程三千里率六閱月而訖事猶未數數然也維時督漕之官循許而上於諸行府次第臨駐以百事焉後罷瓜淮交兌又越數百里而之江南越千里而之湖廣江西以就兌於各州縣水次淹程曠日視昔徒倍如湖廣則往返萬里而勢始蹙矣然當其時有司每冬十月開倉十二月畢徵以備漕漕艘每春二三月畢渡淮如制限卽或後至渡將陳阻則聽寄囤於天津以返以是猶未數數然也而諸漕府以次臨視未盡廢焉比其抵

灣繩繩起納只一百戶之職而已何則其期會一而事
理序也今之漕猶昔之漕也而其事勢扞格有不可以
昔治治之者凡以江南諸郡徵輸失期病之也歷春徂
夏遷延惟意比至畢兌渡淮時已五六月矣彼疲卒十
人晝夜引輓數數然以趨猶恐弗達尙復淹駐以糾督
哉此諸行府之所以日曠也時或兩洪會通河水涵若
汎稍淹時口則求免於凍不可得矣又歲值全運則萬
艘雲蒸旅進蜩集由河西務以達通州縣互百數十里
兩涯之間舳艫相銜中流僅僅通舟且時復壅塞運剝
小舫甚亦旬日不能通乃至嚴飭各總官士協智通力
疏先達後宵旦無替凡再兩月而幸竣事蓋未有若是
之數數然也予嘗兩由病廢起漕參將五載之間咸所
親履而臨駐申令須臾止焉此祐民觀之廳事所由肇
也嗟夫積貯大計也漕輓本務也初交兌之法自司部
民如期候兌於瓜淮無敢後者今長運乃役軍以就民
而民顧玩愒以病軍鮮復以王事視之此獨何心哉至
於起納一百戶之職耳願勤渠漕運上下之官士又莅
之以參將焉事變所因善反者蓋亦探其本矣是觀也

適當起糧周道之中道士周從善者因里二寺廢址而立之運士祈報便焉得請於上賜名廳事卽觀之左偏閒室參將賈君前之稍易以軒楹闢其階除是爲理漕廳事予因記之俾來者知所始

贈別大司徒克齋王公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予先子告養疴西湖之上本兵以漕運總兵缺舉而上請命下時句曲克齋王公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迨二載矣客有過而謂曰克齋公明達於政子往協恭邦家慶哉客又有過者曰克齋公才

玩鹿亭稿

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而自用未必相能子往其慎之竊惑焉旣而履淮獲侍公教乃喟然歎曰誠有人言吾已悉公矣公沈毅有度善藏其用簡約直諒不苟徇物遇事必揆理據法詳審精密當而已矣公仁而愛人寸長片技未嘗或遺而心誠好之人已靡析廓如也及見公之爲文嚴整簡確絕去浮靡之習議論反覆鬱然精義皆爲格言由中發外誠有所不得已而作者殆非近世文士之所能到而公未嘗言文公之造理察夫性命之淵微燭乎聖賢之精蘊而未嘗言學然默而識之舉中肯綮今世之談道者

言愈辨而道愈離矣公好問好察考古證今於凡經世之事無小大無遠邇無簡賾利害得失無不槩於胸中而公亦未嘗以自鳴是故蘊抱淵泉達諸用則時出而無窮爾茲獲同事深竊幸焉公乃進大司徒提督倉場行且去淮是以不覺悵然失所依矣況今之爲武臣者事權漸移多非其舊未免依人以行志後之繼公者豈復有公心正論如公者乎若乃剗方爲圓違己從俗非予之所能也旣而俺答叩關求貢報至公卒然有動於中憂形顏色乃相與論曰今不曰無好事之臣而難於

玩鹿亭稿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曉事之臣不難於曉事之臣而惟難於任事之臣若先朝于肅愍公者眞聞氣也時公方圖省掃已有行色聞報遂遺書家人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慨然攬轡北指予亦翻然寤省焉蓋公之入朝中外有所倚重時方戒嚴當願早駕區區依戀之情抑末矣矧今運士苦於倉場吏攢之需索視昔增倍公至運士其復甦乎乃躍然而起舉疊爲餞欣然而別

敘淮關志後

淮關樞舟初未有志近有而亦未備今志則創於元岡

馬子增損裁定於敏齋喻子潤飾於北潭熊子而志始成矣志成而制置之詳輸權之則廉約之規敷歷之蹟紀述之文居然可考也夫國有經費歲賦不足而佐以商舟之權非得已也若又從而錙求銖校以取盈焉豈士君子體國子民之心哉是故軌事要束必以其政謹節宣惠存乎其人得其人而政斯舉矣故曰理財之道必先用人喻子公廉平恕正己格物不煩其令而下不敢緣法以爲姦是以權政肅然商民戴之頌揚於道余適督鎮茲土嘗樂聞焉嘻其果不在人乎其果不在人乎由是而知喻子之闕志爲可傳也已仰惟國制關稅輸鈔初行鈔法以便民用尋征折銀非制然於國用爲有資今征錢鈔者仍舊制也論者以比年諸邊北虜繹騷兵興之費司徒每每告匱諸關稅之入曾未足支乃復嘗校鏹幣置之無用非計也且錢鈔之法卒未能通以便民用而展轉乾沒適又歸於販家估客抑獨何哉或曰餽羊存禮權絜利用非所宜焉惟當國計者知所取裁矣因喻子之請僭敘諸末簡云

皇明經濟文錄序

經濟文錄者錄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徵刻前武選郎中黃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干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槩所藏九邊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聞此亦黃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往歲所輯漕暇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略今督學浙江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四帙以成復續采羣集以益之視初稍備矣凡先臣訐謀淵慮忠言嘉猷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深達國體曲當時宜不愆舊章者則

錄之言由深衷事專毗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考者則錄之議論剴切深究時弊有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或未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體無裨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黃君之舊而少爲減併末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文錄云仰惟我太祖成祖神衷睿略屈用羣策鑒察往代審量時宜損益就中垂範立法誠萬世不可易者也列聖相

承以至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抉蠹又特命儒臣纂修大明會典所以祇重舊章固歷千萬年弗替也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民者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非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乎哉士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不外典章以求之爾是故祖宗之法卽堯舜之法也舍祖宗之法而別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且凡物之製也有體裁焉久而或弊修法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去之易之以美材弗善也爲非其體也夫典章乃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國家之元氣完矣雖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懃懃惟以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夫典章者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抑末耳是不知所謂治人者以其知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乎蓋用法以爲治猶用規矩以爲方圓若因是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夫通變之宜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而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邦家不猶視諸掌乎某自病歸不敢自逸幸睹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略惟不徇名以遺實不後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野不持我以求說

庶幾有焉然當商榷於前武選郎中王君繼鄧尹曾君承芳集既成今浙大參潘公恩見而取焉乃量出節省公費付杭郡二守曲君入繩梓之復以兵事中阻左方伯游公居敬復樂成之志固同爾某昔自弱冠先後奉役漕事一十五載凡得於聞見之稔者稍有識記質於王曾二子咸謂是不可不備也因併附於末云

贈國醫吳君世良序

人之生斯世也承夫天而已矣天以生物爲心而有所不盡人實相之凡培植愛養所以生吾民者皆天事也

玩鹿亭稿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人之所以承夫天者是故繼天立極撫惠元元則曰天子左右天子變理諧和則曰天位協恭王命分治庶列至凡一命之寄咸曰天職一夫之微亦何遇而非物何用而非仁何事而非天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敬承乎昔人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醫之與相雖及物有大小所以承乎天而生乎物者一也其所遇又豈若匹夫匹婦之無一技一能者囿於一丘一壑而已哉然則醫亦天職也錢塘吳君世良承厥祖若魯君之業以活幼名科徵爲國醫存誠愛物究極岐黃大宏其

業而施無擇人有召必往有往必濟聞於遠近皆曰吳若魯云夏初予孫女痘發繁甚而數瀉告急徧求諸醫投以脾胃之劑而世良不可獨以異攻散已之繼而身戰齒噤莫不曰此異攻散症也世良乃愈以脾胃之劑蓋其命藥真有出乎眾人之所不可及者余於世良相與三十年中閒隱顯違合不知其幾而交好之情未嘗少異是又豈眾人之所可及者耶孔子有取於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若世良者夫誰曰不可予之二子二女幼昔嬰疾皆阡於危亡每藉世良之匕劑活之不但今日一孫女之獲生也噫世良之德於子深矣蓋其心之恪承夫天不以始而勤終而怠純然一致故杭之士大夫不獨貴其術而必曰世良君子人也豈可誣哉今之居天位食天祿而不盡夫天事者視世良亦少愧矣茲爲文以德之因悉其爲人或庶乎其可傳也已

明州三佛傳序

明州三佛傳者記吾明三佛之因也予生於明自少有知卽聞之父老戒香寺有啞女曰維衛佛阿育王寺有

舍利塔曰釋迦如來嶽林寺有布袋和尚曰彌勒佛爲
三佛地囉女傳至此閒僧無染族居兒時授之一老尼
舍利傳至正乙未禪僧悟光所作布袋傳則撰於元比
丘曇噩彙三傳爲一帙名明州三佛傳云比板毀帙亡
鄧白衣寺僧清波偶得遺帙持而喜甚謀諸同衣曰吾
輩生於斯爲佛弟子而昧其因可乎皆謂不可以無傳
也遂相與重梓之其崇教利人之意可嘉也已夫佛者
心也心卽佛也心外固無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廢吠歆
而望雨穀於天終必饑亡而已今人見靈像異人則傳
呼而競禮之曰此某佛也過則想望追憶之不及至遇
本色至人則當面蹉過聞實際理地語則漫不加省豈
非厭常喜異外心以求佛哉夫一切奇特之相易以起
人之信向而不知皆從吾心真實而生蓋真實者本也
求在我者也奇特者末也求在外者也吾心與佛豈有
二耶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信乎知道
者之鮮矣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復見如來言以聲色而求佛則終無可得也楞
嚴經阿難白佛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心生愛樂

而發心從佛以故世尊訶之而屢微其心蓋以其着於形相失此真心非正因也然豈可以他求乎哉是故啞女者以無言而言化導眾生也舍利者以有象而無象顯化眾生也布袋和尚者以有言而無言開導眾生也傳中記布袋偈云卽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其開導之心可謂透漏盡矣人尙不悟而不知反之於心何哉觀斯傳者必因傳以求其人因人以究其理因理以參之吾心則當見佛無疑斯善觀也否則不以稗家小說類爲市井笑談者幾希僧玻以予爲佛之弟子請序遂漫述求佛之正因且以策初發心之士俾知所適從毋徒爲耳目所眩庶不高推往聖辜負己靈爾若明眼者觀其不以葛藤擲之乎是爲序

宜興開勝寺朱氏捨田記

粵自佛法傳入中國若建寺塑像爲西方之像教所以起人之瞻依密布種子於識田漸積功德究竟成道者也夫像教雖爲法季不得已之善權而使人遇者見者或舉一手或小低頭或五體投地乃至捨田捨身心生

渴仰各種善根其植出世之因漸了一心而圖至道其利豈不溥哉荆谿之西垂霄堂之里開勝寺建自五代時歲深廢興不知凡幾天順六年里人朱某修宇繪像又一新之於今不廢其孫某每過寺瞻禮必念曰此吾祖之功德爲吾子孫者所當繼述者也於是卽其寺之傍買田若干畝屬之寺僧某永充常住供養又爲祠於寺之東院以祀其脩寺之祖某每歲三月三日一舉之歲用其所收之什一以爲祭祀之資餘以給僧至期長幼畢集歡歌交洽益敦善念流衍芳澤鄉人咸有觀感

焉噫若朱君某者可謂仁人孝子矣又爲約曰凡吾子若孫及僧之嗣徒當永承之毋廢其業不如約者戾罪之其意尤厚也余謂施之者非難而受施者爲難夫施田資食本爲養道之基而道業不修是豈易以食哉先宿謂爲復身當隨類以報檀那者真實不虛也是故受施者當因食思道六時靡懈究竟無量法門成熟干生道果則萬兩黃金可消矧茲數石之粟乎施之者益擴施心了達實相本空福德利益一毫元無可計猶如虛空所不可量歷萬劫而不壞矧茲一二世變廢之慮乎

聞是語已皆大歡喜請遂爲記朱君名某字某茹素二十
年純一清淨心不涉世與物無忤其子某孫某皆勤
慎誠懇爲足以繼其善云

陶真集引

陶真集者陶夫天所付我之真也世習巧僞喪此真者
多矣而賢者亦或行不著習不察約縛於名教執逐於
見聞作意於行誼而未得其真焉非如手足痿痺不仁
者乎故曰鮮能知味也曲本近俚而聽聞之頃使人或
喜或悲或歎或忿或舞或泣各得其性情之正所謂吾

玩鹿亭稿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真者時一著之其三百篇之遺意也哉因名之曰陶
真集云蓋欲人聞聲而知所返本也或曰淫詞麗曲蕩
人心志集中不宜並傳余曰孔子刪詩書而淫詩猶存
豈無謂耶是惟可與達者言耳外此亦有聞而爲樂爲
病之不同者蓋自攻之也若夫窮途逆旅撥悶解懷則
一時對治之劑而飽食煖衣逸居無教淫玩於此則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其爲病病可勝言哉於曲奚咎焉凡
曲若干首彙爲二帙其目凡七曰景曰情曰行曰慶曰
隱曰詠曰附各以其類分云

送天池山侍者行山還山卷引

姑蘇天池山山書記者少穎慧歲十四卽出家禮僧正
心爲師正心爲別延儒師授書凡過目輒成誦作小楷
得文衡山書法語及詮諦意皆領會若夙有聞于過天
池一見而愛之又復爲之懼夫因從識建果遂因成因
果相依形影不肯蓋亦有種豆而獲瓜者也昔墨子見
素絲而悲以爲可以緇可以絳楊子臨歧而泣以爲可
以北可以南是懼夫一切之法易染而難變所趨之路
易入而難返也吾觀山子童質清粹不猶素絲之未染

玩鹿亭稿

卷三

十四四明鼓書

鈔圖刊本

乎歲已十八正修進之時不猶行者之臨歧乎予因質
之曰夫出家者出世俗之家也修出世之道而上之則
有佛因佛果菩薩因菩薩果二乘因二乘果下此則外
道人天之果矣子將奚擇焉曰凡諸名相教有析詮未
究其說願以今耳目所睹聞者試一語之予曰卽蘇之
竹堂寺有僧曰福懋文墨標雅詩畫兼工吳之名公巨
卿皆折節與之交而郡使一方之尊亦禮遇之緇衣莫
不嘖嘖稱羨以爲如何曰此與山素稔山敬之慕之願
學焉而未能也予曰蘇之天宮寺有僧曰東昇靈隱寺

有僧曰楚瑛者皆精持戒行一則晝夜六時純一念佛一則課誦焚修寒暑靡懈子以爲何如曰此人之所難由之所未睹也自少牢落山居雖二僧在蘇亦何從而遇之予又曰吾師自然者關中人今居杭之西溪絕學無爲獨巖真風掃蕩一切不拘文字褻裂教網世所殯棄禪門衲子毀斥尤甚子以爲何如曰識者稀其爲珍也必異願從而禮焉鹿園子許諾遂攜俱來同師正心參禮而去因敘此以送之

書瓜洲王孝子卷

玩鹿亭稿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之學盡夫己者也孝者由中達外不得已之至情也夫親病而割股以生之寧傷吾生親歿而廬墓悲思至忘人世謂非至情而何哉禮以割股廬墓非孝之中故今之淺夫俗學全身營私談笑而道其親者咸得指之爲非孝矣予謂割股廬墓孝之至也若必以割股廬墓而求人則難乎其爲子矣故曰非孝之中也王子之孝出於天性割股廬墓無所不盡可謂至孝但以是而表揚之予不能不少於王子也王子吾友方子弟子也方子當有以正之

跋葉母還金傳後

世有活千人不及活一人者作意誠意之由別也夫以
千人作意而活之惠勝矣而心則劣一念之誠活一人
焉惠雖劣而心固勝也是以活千人不及活一人蓋惠
有劑限心無涯涘故爾今葉母還金以活一人初無內
交無要譽無希天報無義利之辨亦不緣是而訓子純
乎一念之誠惻然還之故全體皆仁也雖活數千萬人
又何以加哉卒之不內交而交自投不要譽而譽自揚
不希報而天之報者自厚義利之辨訓子之義不假議
擬而胥符不爽者只一念盡之矣噫大哉予心惠何足
云

書克齋卷

昔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
爲爲仁之目蓋吾心之發用未有外乎此四者也視聽
言動而溺之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之焉己也視聽言
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
體也固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閒者也是故無思無慮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或曰

克者但克其物欲之私如視聽於聲色之類勿之云爾則淺乎其告顏子矣大司徒句曲王公以克名齋蓋究夫克之義仁之體學顏子之所學者也敢以寡陋之說書請正之

重題王孝子卷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孝爲百行之原而王子事母至孝割股廬墓爲人所難蓋有本矣文藝不足爲有無也吾不欲王子之爲文也夫孝於一時一事猶可爲孝之全體大用不可爲也故曾子曰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玩鹿亭稿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然則孝者豈特一時一事而已哉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因割股廬墓而擴充之以得乎全體大用則左右逢原無非孝矣然又何以加於孝乎文藝誠不足爲有無也且文者刑質而斷真者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夫文以載道亦惟宣吾中之蘊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若違其素履之常而專事於浮藻之末則是高寸木而卑岑樓矣不知何以謂之文也吾故不欲王子之爲文也王子有才華於詞章之學知所易

從而志向方新吾懼夫王子之日流於末而併忘其本
故於其別也獨諄諄焉

祭吳子甸陣亡文

嗚呼子甸人生斯世爲斯官盡斯職而已爾於往歲分
總臨觀修城垣治器械嚴號令選士卒均勞逸折巨宦
之私船不爲勢奪犯上官之深諱不匿賊報此爾職之
所能也若夫今日海寇內絕其交不使人資糧以授刃
明其爲賊毋令稱良賈以縱橫附從則按法必誅奸細
則雖微必察根本旣除枝葉自落吾浙生靈庶幾不爲

玩鹿亭稿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塗炭矣知爾有識素懷忠憤然此非爾職之所能也近
賊犯赭山逼於省城官軍屢北城中騷然爾乃奮身而
起督率義兵直趨賊所擒斬殆盡焚其巢艦大呼於眾
誓滅無遺乃爲逸寇奔突竟卒於敵職斯盡矣嗚呼子
甸人生斯世爲斯官盡斯職而已爾初辭家以往爾母
爾妻牽衣共止爾乃斷裾而行無一毫兒女之態忠義
所奮何其果耶及臨敵交戰指揮張麥等所部之兵先
已望風而散後賊勢稍斂邳兵齊赴賊舟取利亦還爾
提孤劍獨當一面遂與家人永福俱歿爾母痛哭屢絕

醫而復甦如狂如瘞吾女屢日不食瞑逝終夕幸回奄
奄之一息道路聞之無不墮淚況於子耶聞爾侍妾已
懷四十日之孕天道有知當延爾嗣萬一非男爾母爾
妻之存吾夫婦二人亦能顧恤吾二人雖老吾兒天性
友愛豈肯怗然且自古忠義鮮復顧家屬鬼殺賊英雄
之志元如是耳今海寇日盛徧布浙之東西殘殺無算
事幾屢失吾何忍觀生不如死而今而後知爾不爲賊
臣以辱身辱親幸矣尙復何憾哀哉尙饗

祭楊涇橋陣亡諸兵文

玩鹿亭稿

卷三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嗚呼某爲武職大臣捐軀報國分所當然而爾等爲我
而來對敵力戰俱歿于陣吾何安哉予謂蘇州南都相
爲唇齒欲固南都必守蘇州此守一固則自蘇以北常
鎮諸郡皆無患矣況江南財賦國計所關故與爾等盡
力於巖門楊涇橋之拒戰詎意賊眾我寡不啻數倍勢
不相敵竟不能守俾爾等死於無功其誰之辜吾何安
哉夫自海禁一弛而貪滑競趨旬引諸夷患漸至此是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失法禁而至兵革遺海外而守
蘇門策亦下矣蓋非得已也時予與爾等同冒矢石不

敢先退流矢中胸溺而復救愧不與爾同歿然幸苟活
收爾骸骨使不爲魚鼈烏犬之食聊盡予心嗚呼吾何
安哉爾知夫人之有死夜旦必然親上死長人之大義
今我倡爾以義使爾皆爲國而亡不亦美乎夫復何憾
尙享

祭孝豐義士吳石田陣亡文

某病居武林時知孝豐有豪傑倡義兵討逆賊江天祥
者矣然不知爲石田也近日少穰茅子見過備道石田
之事且言其才可用併爲致之昨來相見甚歡握手如
平生方將與石田商權討賊之計以安江南而不幸遇
賊猝至不暇爲謀竟歿於陣嗚呼哀哉使盡爾之謀亦
必有所建立當不寂寂已也嗚呼惜哉時盜方擾攘蘇
城盡閉人不敢出越二日方遣人徧索得尸予亦中流
矢傷甚倉忙收殮聊盡吾心嗚呼痛哉尙享

祭忠義文榮陣亡文

嗚呼文榮爾事吾子學業夙興夜寐勤勞匪懈經籍圖
史收帙整然吾子視汝猶左右手也每以時亂暇則營
習弓戟諸藝故吾行遣汝事我汝之懇懇固無異於吾

子之事我而我之視汝猶吾子也昨隨我於楊涇橋之
戰與眾俱歿索尸三日不得近方得之於屋端左手執
弓右手執石汝亦何所爲而然哉嗚呼文榮世方以愚
爲忌汝主之愚至矣汝又從而愚焉其不爲世所嗤耶
而今而後汝復何愧歿斯寧矣愚者所得獨賴有此汝
知之乎尙享

策問三條

問天地一氣也生於其閒而變理轉移之者人也故論
天變者必本之人事蓋人事動乎下天變應乎上切於

玩鹿亭稿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影響夫孝婦含冤三年不雨鄙夫結忿六月飛霜是以
一人之氣足以干天和而致變有如此者而淮之人自
殺自縊死者甚眾所司申報殆無虛日其有司匿不以
報者又不知其幾則怨忿之氣上干天和者多矣今淮
災患頻仍歲屢不登未必不由此者古謂大軍之後必
有荒年亦以橫懼者之不得其死故干和而致災也是
豈地方細故深用憂惻然必何如而可以使其不爭不
殺招和致祥共樂堯舜之世也耶願有以告我

問盜本民也赤子也捕而殺之君子所不忍焉古人弭

盜于未盜者蓋必有道也夫盜賊多起於地方之饑饉而淮海貧民日甚安東近有殺人之盜及所緝獲者則皆東門下關之民私販爲生者也或曰近日鹽禁太嚴人無以爲生故相聚而爲盜若然則將弛鹽禁以弭之乎比年以來邊事日敝正仰給於鹽法而鹽法之害莫甚於私鹽之盛行則鹽禁又有不可得而弛者今此鹽販之民竟何業以安之而不爲盜乎古人已試之方不識復有可行於今日者乎抑惟嚴緝捕之令使之畏法而不敢爲乎弭盜安民固修於家者所必講也所幸

勿祕以裨窺識

玩鹿亭稿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稼穡乃民生之本實爲政之首務而王者攷職必曰田野闢重民生也今淮土地荒蕪不治者十之六七雖膏腴亦棄焉豈淮民果皆逐末所廢耶抑或有欲治而弗遂者夫民之情猶水火也在因其情而導之方其逐末也固未可遽抑其末然勸課之令自古所先不可一日廢者若撫其流亡勸其耕耨若牛若器若食若種均量給貸以助不給則荒蕪漸闢而民生必有賴矣或曰吾淮水溢不時縱然耕治隨必淹壞不則亦爲蝗蝻所

食恐艱於穫徒費而勞不若使之長草則猶可刈而爲
薪也或曰不然耕穫菑畚常理也旱澇蝗蝻災變也虞
其災而廢其常不猶因咽以廢食乎束手視斃非計之
善也二說不知孰是願聞定論

玩鹿亭稿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新刊本

玩鹿亭稿卷三

玩鹿亭稿卷四

明鄧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柬

復踐緒山放心說書

緒山予示我以求放心之說既聞教矣願有以復之夫
仁人心也心則仁之體也由是而達之正路也卽元而
亨也四德本一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而已矣者盡之也謂求放心之外無復有由義之功也

玩鹿亭稿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今子曰求之未放之心使不馳於物無乃有以制之乎
明明德者明之也慎獨誠意者勿欺之也尊德性尊之
也盡其心者盡之也存其心者所以事之只奉承而不
違也孔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心之
體本如是也然雖曰出入而實無出入雖曰操存舍亡
而實無存亡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者蓋欲因其已放
之心而求之使得其體也故曰求而不曰收求則尋求
義也苟求得其體則千緒萬端皆之紛馳而放之者悉
皆得之無復遺也則無放與不放也不得其體雖時存

之猶放也以心制心是二之也行其所是而去其所非其取舍之心乃知識也非不識不知也非感而遂通也非乍見孺子入井一時怵惕者也亦二之也子謂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則得之矣而又云馳乎物者又誰馳也敢以是質之

讀錢緒山敘思樂書

讀緒山子敘思樂之什文則美矣然於言樂若有未盡敢述所疑敘曰樂者心之體也學者所以復其體也不學則私勝欲流而戚戚然憂也又曰君子之學以全其

疏塵事稿

卷四

一四期藏書
約園刊本

樂也其不容不學以遠憂也夫樂固心之體而喜怒哀樂四者皆樂也子以行歌泮隄油油然之樂爲樂以爲復心之體也則喜怒哀樂之時爲非心體乎若然則是心體爲有閒斷也喜怒哀樂聖人所不能無子謂聖人非樂乎孔子謂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蓋心之體卽太虛也喜怒哀樂心之用也譬之太虛則雷霆風雨開合往來無非太虛景象子獨以晴霽者爲太虛乎是故君子求得其體而已矣喜怒哀樂隨感而見所謂左右逢源則觸處逢渠者也又何疑乎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

也故曰常樂故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但據目前
隨所顯見無非一體之流行而此體未嘗或昧此之謂
無入而不自得也然非窮理盡性至命何足以知之是
以君子貴窮理也子盍曰二三子今日行歌之樂於拂
逆憂惱之時其懷抱景象殊異究竟其體是果同乎異
乎其中或有一負性命者不作文字見解便能聞言卽
疑寢食弗措唯然策發親到孔顏樂處其爲樂也至矣
若只以行歌泮隄油油然之樂以爲真樂不復會其本
體則樂亦是苦耳近來狂夫之言更覺狂甚惟吾子擇
之

玩鹿亭稿

卷四

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答劉省齋都督

久違侍教甚切瞻思每接手書恍如對晤況益以厚幣
之賜拜領感愧公金陵閒氣武弁翹楚冰檠之操始終
一致而持政奉公如保髮膚雖權要之言不爲少徇人
所莫及此素所仰服者也奚待詢之人而後信哉公亦
不知小子矣但公過於自信而不相時進止所少者此
耳其他於公何損耶辱愛知不爲罪卽今公論自明殆
必有爲公白之者矣某山野放廢大不成章兼以宿疾

未瘳已分終棄遠承此命何以克勝勉強力疾誠非獲已況此地眾所競趨不揣孤立鮮不仆耳公固識之有言不盡

答楊文峯戶部

比來養痾山中人事俱廢無便奉候懷仰渴然適領手教知兄惓惓不忘於此只此惓惓不忘便知造詣日高矣性命玄妙更無可議擬易簡超脫只在妙悟則自然易簡超脫如欲得易簡超脫便不易簡超脫也蓋悟入卽其礙處便是超脫今之超脫便是滯礙此卽謂之玄

玩鹿亭稿

卷四

四四明精義

約園刊本

兄云不能超脫者非在世緣在此方寸則深得之蓋欲於方寸不超脫處不要放過極精研思不要隨人言語文字作解白然有箇悟入處則脫灑滯礙自不相妨也蓋卽此方寸滯礙處便是玄關便是格便是參性命之要無出於此除此便無處入頭矣千萬珍重

與白溪張公

某昔叨侍教未久卽違殊切瞻戀後以病歸山中人事俱廢曠問闕然頃復被命承乏於淮懷仰遺風益興山斗之望淮人之思公如鳳鳥一鳴爲希世之瑞耳蓋時

久脂韋尙同而公以直道行之固與時違其於地方國
計真誠懇切持法據義裨益多矣公所撫之地所督之
士頌言嘖嘖無處非碑也茲北上道過鍾吾咫尺不能
趨侍教言停舟耿耿謹此專人奉候不盡傾仰之懷伏
惟台鑒

與傅虛巖

行時三承手劄示教精義極荷不鄙別來冗俗不可言
今久不奉音教殊耿耿也今日道念如何弟之所以倦
倦於兄者蓋欲兄迴光返照直窮性命一切文字知見

玩鹿亭稿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生死岸頭俱用不著宜皆棄之惟獨觀自心以爲究
竟則玄關在此藥物在此火候在此庶不爲一切聖賢
言語所瞞且不辜負己靈也惟細心察之弟雖冗俗於
此第一義終不敢忘古宿所謂生死事大光陰迅速真
可爲懼不當以此戲論耳何日對兄一細究之悵然悵
然

答馮眞所憲副

白河幸會甚慰渴思未盡請教復爾睽違殊悵然也清
濟領手教并新曆多儀之及極荷記存豈勝感慰道德

經則併領矣公謂老子明物理之書貫徹天人不可強
合以吾夫子之道未易窺識其端緒今吾夫子之所傳
只章句文字爲科舉之學外此則以性命之說傳習相
談夫性命之微但當心悟豈可言傳然知夫子之道者
鮮矣誠強合也公意向超脫留心老氏一書而究極精
微深所佩服更望於吾夫子之道併精之則老氏之說
自見願暫屏二氏之書惟究自心更爲直截必當一旦
貫通矣如何如何敬因還使漫述正之有便惟不靳示
教千萬前許佳作何不併教豈忘之耶

玩鹿亭稿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答傅虛巖

別遠漸遠想仰殊渴兒輩來獲承手教惓惓愛念之意
感服何可言日來委覺塵勞習熟與初出意思景象若
有不同乃知一切忻厭皆習也讀兄所示語言文字之
說反覆論辨謂不可無弟亦未嘗盡謂無言蓋爲兄諄
諄以語言文字見解便爲會道故不得不切切以屏絕
言語文字爲言然道本不立文字亦不離文字如來教
云只在自己心上照破會得道之本原方可忘言似爲
近之若夫養生之說煅煉全形非弟之所知若金丹則

全言性命不落形氣故參同契者參同此理而已悟真篇者悟此真而已此二書之要旨也兄之高明足以識之但恐心欠細欠虛未免扞格更願察之如何昭慶寺功成甚賴留神可喜亦存一方古蹟也餘杭砌路事兄論減省固是然亦當圖堅久之計工程雖大豈一時所成固不可責效於旦夕所喻分水諸曹牌面相臨亦有之蓋行之諸有司者內備勅語未免及之承教亦感相愛之切毋過滯毋專主二語深服之矣人便草草附謝尚容嗣布

玩鹿亭稿

卷四

七

明藏書

約園刊本

答羅念菴太史

別來每忽念兄思卽相見而不可得欲致書以達所懷又卒無良便後遇便羽又爲事擾非前所懷是以因循殊曠修問耳果齋至獲領手書欣然失笑知兄捻著此繩頭也所示語言皆無證可見兄之夙發真心固應有此入處然雖如此只是解悟未可據以爲是正好著力研窮必盡去此礙膺之物觸處洞然頭頭明了此便是盡心知性須一毫不自瞞過去爲好第一要遠口談性命之友懼其作混轉爲所蔽不見自心大抵海內要

尋一箇真下手人真在性命上研窮下工夫者實是難
得此曲真如陽春白雪和固應稀也第二要將一切世
事俱看得破萬事如幻得失俱幻是非亦幻方不礙此
性天作用千萬愈切精彩如鑽火逢煙切莫住手也弟
居此豈敢曰火中之蓮出力擔當還須退步倍加精彩
煅煉始得不然自賺非淺自家跟腳不著地焉能與人
救火耶夢瀑一向在九江金陵等處漫遊前寄六書統
統未達或因是也果齋事因湖中兩司俱自揚從陸故
不及會已託相知轉言之矣洛中事因不相識不能爲
有以鑒之

答劉西巖

萬里之別一去五六年竟相阻絕往年奉命南徂又以
病返想念何如也石漢回領教甚慰去歲過鎮江會沈
紫江公又得兄寓粵之詳如與兄對且聞留心儒佛二
教之辨畢竟何所分別然此恐須精辨吾心乃可辨二
家耳弟比居山中未嘗敢廢此學未嘗敢外吾心而作

他觀一切文字語言於吾心終無干涉不復敢求其義亦以光陰迅速性命在我年已半百生死無期吾暇乎哉近來力疾於漕亦甚勉強適逢全運便難遽脫只隨事役役而已於此心此理其何能忘但不得與兄一晤以致商榷耳

答傅虛巖

屢枉手教惓惓義理之精論極荷德愛不以鄙人爲不足言而棄之豈勝感慰但愚弟芹曝之誠欲兄捨詮求理因文見道故也欲明其分合之微洞見道體之妙不

玩鹿亭稿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吾心求之殆緣木而求魚耳所謂參訪傳授講論亦卽討論入門路頭取證吾心所見之理曰藥生曰和合曰運火曰溫養者又豈外乎吾心哉兄當更思之道經贅言昔年寓江右時所成附上一册請正之暇時幸垂細覽勿以弟爲虛談不根遽以覆缶如何修路事聖堂僧已回常來候見乞與商之周道執一而不變通誠然誠然他僧不可信似不敢用吳子兄謂花酒狂士絕不知道甚是甚是而其卻病之法亦不可盡誣同野文谷南衡必試有明驗乃信弟固未嘗行其術但人之有病

吝及者遂舉以告之今承見教當不復言其行之可疑處固亦知言所避忌耳其泥水之說不聞不聞方崖道長再三託致謝意併聞

與門石塘冢宰

前因人使具啓奉候諗當達之門下矣昨見榮轉之報無不稱慶如久旱積思而沛然得雨不獨某一人之私喜而已也公頌德重望久繫天下人心況遲以十年之轉故歡騰快睹人人自不容已仰惟留意蒼生諮詢策擇蓋非一日所以答天下之望者固蘊之素也不勝翹仰之至謹狀賀聞

與王同野兵憲

豐城之賊今如何或而撫散未可專攻也此不可與之持久須早發誠當此困窮之時恐伏匿覬覦者不止一方更有乘時而起者則從此亂矣今年歲首白虹之見太白光芒火星入壘壁皆兵占也望公深留之意而勿輕之地方仰賴茲黃巖胡思嚴者乃翁東崖之故人近以邊事行取道便因令一見扣之或必有行兵之妙術耳語不盡

又與王同野兵憲

單鉅之賊知勞智算想不日就擒矣聞今困於竹林中未知信否但只坐困之撫勦俱易然窮寇弗追不當亟成功也淮兵甚弱又無器械誠不可用況非邊衛常調之兵法應請旨今梧翁倉卒調發蓋欲爲公聲援耳先聲後實固兵家之言而淮城太覺空疏柰何此寇若不早爲撲滅使之延蔓地方真是無備惟側耳捷書也蔡冀二人所領兵快惟公裁度用之愚意且令守房村下邳等處勿遣出境如何是亦以爲聲援而又不失法意

玩鹿亭稿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蓋慮此兵既無勇力而又無利器徒取地方輕笑故賚及之

與沈紫江總戎

相隔不遠末由奉晤耿耿然公西南名將士論共推江淮之借誠淹台節新命固似降屈然爲地方有事而用蓋所重在事不在官也將來兩廣之印非公其誰佩之幸願安意大策奇勳以答當宁之望俾同袍庸末亦預行光不勝傾仰耳謹狀

荅傅虛巖

昨領天象之教未一月卽有嘉祥妖賊之變勢甚猖獗
合山東河南徐邳數萬之兵未易撲滅我軍每戰輒北
奪神器而殺官兵延蔓月餘近得山東曠徒之捷殺戮
頗多賊斂餘黨西遁矣兩淮無兵又無器械止有老幼
千餘以爲城操此實天下喉襟重鎮也可慮可慮所示
八月之應如何舊治興化竈買民田民爲竈害者曾爲
言之梧翁及陽岡道長聞越望諸公而道長之意終存
竈丁耳今竈田清查新舊越望之意頗公稍革其害知
兄留念併聞

玩鹿亭稿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答張石里儀部

屢枉教念感服厚愛不可言比來病冗每違啓候殊闕
然耳今年全運藉庇苟完比上年差早一月昨晚報遼
東之火住套之寇俺答之請邊事皆有可憂卽圖糧運
早納未知何如某稍俟會議考察本發隨當力疾督催
北上矣奉教之期量當不遠昨者山東之寇地方甚覺
無備觀此北虜之患中原更較可慮蓋心腹受病不可
愈也兩淮爲天下喉襟之地今無一可用之兵動輒召
用鹽徒甚非可久之計卽今武備誰復圖之惟苟延目

前耳近日之事倉皇如此皆以無備爲言及事過卽已
何哉昨汴塘所調之兵其情巨測亦甚危也公謂事在
今日動見掣肘誠然所云業有七八分卽已幸也豈敢
如此過望蓋得三五分亦難自違山中役役一年世味
備嘗時勢備識但君子惟當見吾心而不見事苟事必
求可功必求成則吾心本直焉爲此委曲固君子之所
不道也不知有道者何以教之入夏諗道體清勝承顏
加慶爲慰近喜榮轉儀制朝廷增重蒼生有待尙容躬
賀

玩鹿亭稿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答錢緒山

雲舟來領教甚慰弟居淮役役所謂倚毗屬望者全未
全未而今覺得政事著些心不得轉爲所累只隨事處
事稍覺省力也尋常心中順逆得失冷冷熱熱往來
來此理之常亦稍識破亦無可去取者耳吾兄何以教
之讀尊翁雲夜吟集句句皆從胸中流出非詞章之學
所能窺識容贅數語另當寄上俚說一章附請教今年
全運幸俱過淮七月半邊當議北上矣

與萬養菴萬履菴二宗文

小兒寓荆溪辱惠愛稠密可謂至矣言何以悉謝聞二
兄居喪守禮之甚雖哀戚之情自不能已而亦足以範
俗賢人君子在邦在家何往而非利也趨候無由惟此
瞻悵弟此來諸凡不甚著意遇事亦不敢不爲之盡心
悠悠度日而已梧翁近甚相信事無逆者淮中上下小
大亦頗無閒不無絲粟之益大抵一切事功真如浮雲
太虛於我若無與耳賤體夏來多病昨力疾以行意太
懶散山中之念時起時息終不得消磨如何茲遣小兒
終業望頗垂指誨乞以猶子視之勿云客禮則友誼宗

玩鹿亭稿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並敦之矣

與馮真所憲副

向夕舟中清話爾我俱忘可作一場鼓吹別來至清源
人皆頌德雖嚴子亦甚服公蓋如眞金美玉隨處光明
不昧本色故也此後不知於何地再請教承使遠道因
還附啓言謝不盡

與楊禹峯兵憲

別遠甚切懷企昨過德州不及奉會豈勝悵然但聞德
之士民感頌德政而已亦足深慰吾兄明道君子作用

自別愚意於人無所不愛則爲慈悲貪官汙吏之害人者毅然去之惟恐不速則爲解脫二者惟公所行但隨時節因緣一見之耳吾何心哉不知公當印可否戶部戴渾菴磊落不凡者也一見甚契公朝夕與處金蘭之好又當何如許守備亦可人最謙謹者幸加禮之使各盡其職則陽春化育自廣大矣辱道義愛厚言忘狂僭冬還道當復經必得侍教舟行恩惠布此不盡

答羅念菴太史

墨領手教句句皆析精微從此精進直造更無話說弟

玩鹿亭稿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常疑兄亦相似語非實際理地語然所可疑者目前有三欲同諸公赴匡廬之約是一與何善山寫書辨論是二念念接引諸友是三兄當於此三處細察之於自己實際理地尙未相應尋捉得手只在舊根上發用故也今若真實爲此學一切且當不顧蓋不是顧人之時古人只了自己便是顧人真切處也故成己所以成物明德卽是新民其於諸倦切處總謂之魔然亦於人無益不過文字見解而已總是葛藤牽纏他日兄當自有驗處偶病暑頭暈盛价欲回之速力疾數字不盡請教

何日晤言對使悵然

答何總戎卿

勳名威望傾仰有素淮上每會月梧公讚服不盡某前
歲秋暮入京時公出城未久不及一奉晤以慰平生豈
勝悵然但見潤菴公竊聞雄略耳願見之私如何可言
去臘還淮舊疾復作至今伏枕忽拜雲翰願承謬愛之
深感愧兼集白草之功非公夙望素懾蠻夷更誰成此
也敬因使羽聊具短狀上聞力疾甚略尙容別啓

與沈夷齋海道

玩鹿亭稿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別又隔年馳仰恆切近日海上多事邊備久廢知勞整
飭士民仰藉但事勢誠有不可責效於旦夕者固須從
容窮治其本而姑先其末則地方賴安矣近日來持通
市之說者漸多此所謂因弊變法而不知體者也倣府
在成化弘治閒並無通番者亦從無海寇之擾正德末
年始漸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數今往通者不可數計
海賊之擾年甚一年亦不可以數計矣使先嘗通番元
無海寇今因禁而致則當開禁以通之近日海寇之多
實因人頑禁弛所致其受病之源蓋可求矣知公於此

固已了然不敢復贅日來科中所言未識地方機宜故耳公實心實政而虛以受人根本之病久而自除軍食久而自足邊防久而自飭若夫目前之擾只少紆籌策自足以驅之矣生自謂知公爲獨深也豈勝顛仰伏望安意地方幸甚近有一儒者挾兵術過淮觀其法略頗奇不知試之於用果皆驗否知公爲地方之寇所留意者謹以其書奉獻併爲引見請一一試之如何

與吳劔泉少卿

往夜造宅上擾後聞道舫嘗至善卷愚父子時卽返杭

玩鹿亭稿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失奉晤嗣有漕命恩恩奉役北上旣違再造辱驅力疾困允並奪問候闕然豈勝罪歎都下獲領董後峯所寄雲笈益感存記去臘還淮一病至今尙未全愈春來恭諭道體康強閒情曠逸殊切瞻企每至灣中督漕會通輒思功德真垂無窮之利然不特省費而且進速比年全運若非此河則湖廣浙江之船俱凍阻矣每見經紀船戶追思公德至於感泣昨已磨碑往求龍湖公文章託舍甥朱生催文刻石容另報聞

與唐克菴

小兒遠勞令郎枉教非吾兄過愛篤於道義通家之好
詎可得此知感不盡但兒輩頑稚不足施教杭寓乏人
有慢令郎恐得罪耳弟病疏不行比來清事日集過客
日煩病體甚艱周旋但覺精神不足支持不去爲之奈
何較之吾兄悠悠自得尙論古今發舒志意心逸日休
者豈不啻天淵乎道經贅言乃臨江客邸一時漫題但
據陋見亦不曰老氏之意果如是也弟平生每求自信
自覺亦以爲必欲得古人之心先得吾心古人之心元
與吾心不少有異若只以古人之心求之便覺有閒故
耳幸有以教之如何老氏質疑心竊尙未精閱病中口
傷附呈

與羅念菴太史

與兄別後冗俗不可言祇覺紛雜應酬心每煩厭亦有
時灑落以心委之而已但景象頻異不能常灑落也實
有非調抑寬散能安舒之者縱得安舒亦不能久惟常
究此宗起落難易令安穩不疑耳時憶同心不覺吐露
兄一念真實不爲戲論海內相求豈可再得驛中別言
意各懇懇豈非古謂眉毛廝結者乎但常不向外求只

從心究所謂藝中捉籠知無走失必於學問見聞上漸
漸移動平日所愛書籍忽置不用方是入道得力處也
否則恐終不離自己窠臼如何屢辱手教深感愛切相
違愈遠不任馳情弟初六日領勅初十日長行卜念六
日到任俟至淮有便更當奉啓不盡

荅章三洲祠部

兩承翰貺感荷高情賤恙近稍止跡尙覺頭暈心跳蓋
因勞所致不敢復勞耳攝生之說素每略之不欲於軀
殼上起念祇添心上一種纏擾竊謂人生修短有數不
可以術免者高見如何金陵僧人別久已無相知然知
道者本少所往來者亦不過迎待之雅借以偷閒耳高
廟實錄爲小兒盡卷而還昨已奉告非敢爲祕病中他
無所聞敬因使還力疾裁謝不備亮之

牽張半洲總制書

某病側居於事百廢曠違奉候豈勝歎甚恭喜特起留
都總樞機務適吳浙海寇危擾之日此天意有寄也不
勝仰切某昨復補中府聞命卽行時江之南北賊正猖
獗日集水陸兵一千率領前來聽翁指麾稍爲一助及

至蘇州聞江北之賊已退而蘇松之賊方熾度今事勢欲因南京必守蘇松遂與本處撫按諸公詳議海上賊勢蓄者未去新者復來源未已必先截之海外庶斷其源先將水兵四百發往江陰駕領福船一百往太倉州支領火藥軍器復往江陰下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百餘自嘉定太倉而來某率陸兵五百禦之至楊涇橋地方拒河而守不意賊眾數有二千乘勢長驅一日夜過崑山沿途放火劫殺直趨婁門某親與眾兵同冒矢石督兵力戰殺賊二三十人眾寡不敵遂爲所奪某亦被賊矢中胸溺而復救輿疾入城先松江賊急蘇州諸兵俱發松江止有山東兵五百守官瀆橋更無他兵可以應援者某病瘡頗重心脇俱痛不能帖枕席而各賊沿城劫掠四下圍燒恣肆已極聞南匯所復報賊船一百七十隻登岸嘉定縣報到賊船八隻松江元有賊二千恐其相合而來大不可支今蘇城十分危急且聲言欲往無錫以至常鎮二府勢逼南京某甚憂切昨已急遣人往調水兵四百原往江陰駕船者今暫回無錫防遏尚恐兵勢不盛又爲所奪乞如翁近日所題亟命韓

鑿或路正齋銀募兵星夜前來無錫地方併禦方張之虜不勝幸甚然截之於蘇常地方而後南京可固也某陸兵五百陣亡一百有餘發回殘傷併病弱者亦有一百餘見存二百共同水兵七百俱在但各兵所食口糧所用兵器取之各府似亦不便耳謹差舍人董甫聞道馳狀以聞病不能詳伏惟台鑒賜教祇候

又奉張半洲總制書

竊聞海寇見在松江地方者尙有萬餘每欲渡湖西來其勢似不可止一過蘇州則勢逼京城誠不可不早爲

玩鹿亭稿

卷四

三

區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備所謂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於時亦晚萬一果來何以禦之今城以內則宗廟百官城以外則有皇陵使少動一抔土其罪誰歸可不慎乎所關重大豈當惜費若夫明春風汛賊來必多相合之勢殆有不可言者某病垂絕之餘卽今稍同一息日夜憂惕伏枕思惟敢以保護京陵數事圖陳采納至於發兵分守蘇州至王宅楊涇二橋防賊之西來以保松城募彼土人爲兵使知道路且止饑荒之民相率從賊屯兵要害爲堡設險固守嚴

截松江住寇出沒之路時復運謀出計相機勦絕以祛
宿患設布兵船於寶山陳前殿前諸山遠近之處以防
賊舟之繼入募撥耆民沙兵分列劉家河吳松江各海
口以爲重防嚴飭浙東海道之兵或召募屢年出海人
民併力巡邏遇到截殺使不得過馬稷下八等山以爲
浙西東吳之害如此則今冬明春之事並舉無患然此
皆非某之敢議也今將守城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一守狼山竊以陳前殿前等山皆浙西蘇松通泰節中

玩鹿亭稿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地松江見賊萬餘俱入寶山內河恐其乘便揚帆徑
過狼山不登餘東各廠以擾通泰則從圖山金山直至
上新河登岸燒劫便不可禦京城驚皇矣必會操江并
江北巡撫衙門亟行造船設兵給與火器刀杖應用器
械擇官督兵晝夜以守遇賊截殺不使入擾此非大福
船五隻蒼山大鐵頭船一二十隻不足守也今鎮江見
有造完大福船五隻可以應用金山圖山各設兵船或
造車輪船一二十隻以防狼山之失守此備賊之舟來
者也

一練營兵先當擇各營把總中之才力可將者數人量其才之可將多少則與之多少令其自選精壯堪用之兵并舉堪爲副裨衛總一員以分統之每名日給口糧三分常川操練聽候征調遇賊報警卽遣各官領兵分守各要害地方務令盡力拒戰仍令坐營將官督之如各營無可將之官則於各衛選取更換不失營規選下不堪者或暫令休息候警分派上城防守如此則各任其責而兵必選精兼之時加練習或亦可用矣

一守要害彼賊過蘇常而來則丹陽入句容鎮江入岸

玩鹿亭稿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洛龍澤二路俱爲要害而丹陽句容爲最若入宜興則溧陽溧水一路爲要須當預先多造火器等項齊備一聞過蘇卽於三路各擇要害賊所必經去處暗設坑陷密埋地雷兼以伏弩窩弓之類并多列弓矢銃礮以待之彼賊豈能飛越蓋我軍之氣多弱若不設險於前使之膽壯則未有不望塵而退者未易守耳此備賊之陸來者也

一備應援南畿無賊之郡必先檄其各選民兵照郡大小定以多寡擇官統領備處工食毋令缺乏操練聽候

或差官各歷點驗務在精備一遇軍門牌至即便晝夜
前來應援如違時刻坐以軍法先令其各將選委官員
職名申報所選之兵不拘召募僉報俱要精強不許將
無用民壯快手迎接應役趁食之徒充數誤事如此則
應援有備而京城無虞矣

一設遊兵夫既以營兵守各要害若不增設遊兵以爲
策應則各軍孤矣雖檄各輔郡之兵爲之應援然緩急
恐難卒濟必選謀勇將官二員令其自行召募務得精
兵二千分領屯駐城外時親練習或委部司官二員監

玩鹿亭稿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續編本

之遇有緊急左右往來策應或京城事勢稍緩則命率
領南去相協諸兵征勦此居重馭輕之所不可無者蓋
京城事體重大不宜惜此小費而不爲之備也故曰有
備無患且物之不齊迺物之情集以千夫自不能一少
不循矩但當嚴飭以齊之則久而自安至於慎選責在
主帥如此必無他可慮矣

答張半洲總制書

某病中閱翁兼總制之命不勝喜劇宗社生靈並有賴
也方將奉啓而忽拜使翰祇領感慰某雖駑鈍敢不勉

承以備奔走但賤體素弱遭此傷溺復患泄痢力不稱
志殊負知愛爲可愧恨昨賊過吳江浙兵五千禦於王
江涇我兵被傷數百殺總督夏光千百戶數員徑往嘉
善聞今已至松江矣敢以所聞所見忘其齷陋爲翁一
陳之近日山東募來之兵損傷頗重全未見斬獲之功
地方每爲所擾今欽募六千若與無異恐不足倚大抵
江南地多水田溝港眞英雄無用武之地北兵至此墮
水不救者甚多狼兵終比他兵勇猛昨被殺數人亦不
敢出都司周應禎募來徐邳亳州之兵至浙中者亦有

玩鹿亭稿

卷四

三五四州叢書

約園刊本

可用但難駕馭此非統領之將官得人審識機宜而善
用之則兵雖強多然未必能成功也此賊渡河涉水如
飛一半收用吳民故其道路極熟抄灣涉徑曲折皆知
而各兵至此先失地利每爲所陷其埋伏一起橫衝中
後如山東長鎗手一時已過者勢不可折旋後者亦無
所用技只棄鎗奔走而已從其追殺此皆已往可鑒者
也往時此賊用兵零散或一二十人或三五十人多則
百數十人神出鬼沒使人莫測此番二千之城市旗列
陣分作三路齊來又與往日不同賊中似有善用兵者

爲之主張耳蓋自用兵以來只水戰每勝陸戰往往失利蓋陸戰彼之所長水戰則我之所利也但一登岸雖數十之賊千兵不敢近爲今之計必召募寧波下八山兵相兼太倉沙兵領駕福船數十隻更調蒼山大鐵頭船百隻截之海外去者擊其惰歸使片帆不返來者乘其未備使一帆不入則杭嘉蘇松江陰并通泰淮北諸處俱可無虞明年之事斯不足憂也謹以海圖呈上審裁蓋比之陸戰事易而功倍惜上年之不爲此耳地方安危全在此一舉今年似不可再失如寧波定海兵船

數多但令參將俞大猷率兵至上下九山大洋往來哨捕則浙東諸郡可無虞也今南匯所船二百二十隻賊數量有萬餘聞皆飽載而將去者近報嘉定新船一千有餘亦過松江其崇明南沙大船十三隻聞是新來尙未登岸今陸兵之計但當以守爲戰如蘇州婁門外楊涇橋地方乃嘉定崑山太倉賊來衝要之處當築敵臺開戰場置河棘立墉屏設埋伏屯兵二千拒河而守雖千賊不能踰齊葑二門之旁路近可以併守此守一個則自蘇以北常鎮諸郡皆無患矣常州只守靖江可也

今崑山太倉蘇州閘門一路皆爲所掠再有賊來不擾蘇城必至無錫一過無錫則宜興溧陽在所必擾都下亦危所當急議若松江上海之賊由嘉善吳江裏湖而來者則吳江水兵船數百艘自足以禦之然非信賞不可使也今松江上海崑山嘉定城外俱被殘掠無遺已是清野但令名城堅壁以待時選精兵或用狼兵山東等兵漸移賊巢近處擇地爲營與之對壘其重船在港者仍發沙船以火攻之先攻其所必救則陸兵乘其亂而奮擊方可取勝極宜慎重計定而戰務出萬全輕戰

玩鹿亭稿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徒折我官軍益沮我士氣非計也此以處未去之賊又見近賊多崑山太倉崇明人此三處沿海之民遭兵燹之後耕植俱廢誠不聊生勢必從賊於本處發銀募兵所費不多必用精選每日照客兵給與口糧則人皆樂從募得一千可省一千之賊然知路道且又可用其利又愈於用他兵也若滅其口食去其僱值則所得者皆非可用使其從賊亦不足畏者耳前云閩門賊首乃是徐碧溪故猖獗如此今看來不是若此賊來必有烏嘴銃未見有此故知其非然亦此賊所引來者皆吾土各

慮沿海大家造船僱人僱倭而來每倭一名用銀七兩
彼國王皆所不知蓋以倭爲名正以自蔽況我皆指其
爲逃荒倭奴彼益得計恣意敢爲夫此輩於海上得財
寧復於海上享之必歸其家若使人務廉其迹則一繩
之力耳此皆由海禁法弛所致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
彼耳目極多凡一舉動彼無不知而彼賊之情我則懵
然莫識但報賊來則便發兵往攻似太疏略每多取敗
實非知彼知己之道不得賊情而欲取勝未之有也此
非重賞密遺其情豈可遽得大抵諸賊雖各方之人皆

玩鹿亭稿

卷四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賊首王五峯等所引不費己之力不用己之財而以利
使之競來殘破困乏我之兵力其深謀遠慮恐未可測
殆不可一法以圖之所不能盡近日用兵全無兵器誠
以其卒與之至於禦守猶以火銃滅賊於數百步之外
者爲先次弓箭次鎗刀次盔甲皆當急造然必精而後
可將就苟簡未免僨事仰惟我公爲宗社生靈專茲重
寄中外倚望敢恃舊愛僭陳悚息伏乞涵育賜擇不勝
幸甚某再生之餘垂絕之息此心若有不容已者萬一
調治稍痊尙當趨候指麾更容對悉不宣

玩鹿亭稿卷四

玩鹿亭稿 卷四

五十四册 叢書
約園刊本

玩鹿亭稿卷五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雨編

九沙草堂雜言

壽鏞案九沙老人既集諸說部書爲灼艾集又作雜言凡雜言所錄皆耳聞目見者也議論尤純粹

西湖之上有武穆精忠祠焉過者至今憤然意猶未平謂武穆之精忠如此而全家覆滅人則已矣而天之所以報施者何在也善曷以勸子曰不然天地之間只是氣之往來屈伸耳今人之生皆出是氣旣出是氣則屬

玩鹿亭稿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來屈伸夫誰逃之蓋未有來而不往伸而不屈者也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寒暑夜旦之相推屈伸之相感天地不能逃而況于人乎自武穆之應募劉韜以百騎擒陶俊降吉倩也所向克捷金人無敢嬰其鋒席捲長驅盡復中原直擣燕幽不難也其氣之盛何如哉惟其氣之盛也故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今廟食千載而又一伸之皆氣之所爲耳若例以天之報施論之則難言矣

儒者不易稱儒者仁義而已矣不言利所謂利者只事

求可功求成便是利也故孔孟行道濟時而終身不遇
蓋不言利此古今之大儒也漢董仲舒正諛而不謀利
明道而不計功之言真有儒者氣象孔明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也其所以稱儒者氣象者非以此乎夫必欲事之可功之成未免違吾心以就事與功也違吾心則違理違理則非道非道可以稱儒者乎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潤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子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卽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

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贏縮豈關于河之改流也哉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洗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雖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隄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

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卽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沈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卽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白河比之由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于海運之險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兗東而障泗

玩鹿亭稿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流西南築扛城壩於兗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於衛當時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舫其三百餘里皆爲陸地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兗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爲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爲而顧爲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可易者也

夫誰敢議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爲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海運爲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古文莊之論爲言此文字之見非達于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

玩鹿亭稿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府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鵬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僱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自古夷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而願爲犬羊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者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履九重之憂中外所上利害章疏日有獻納然所獻者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善爲陣之人而于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勿論夫用善戰善陣之人急于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

鎮之兵日事虜賊于一擊而他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屢投以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殍死者眾矣殍死者眾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而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卒虜人皆厚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恆產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里之迂近廣狹兵之

強弱眾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將之勇懦昏知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餒苦瘁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緩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者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所慮惟以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維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

玩鹿亭稿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攔頭扶舵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于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由一體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于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眾則惟任撐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僱倩之無藉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做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尙不可得況綱司庶卒乎雖有聖實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又營營自私誰復

任怨以盡公此運法之日久而不可復也

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然河道糧運元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敕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利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誤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于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

玩鹿亭稿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專敕大臣一員往治之事竣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于曹州駐紮故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敕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卽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

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敕也近今添奉敕諭云近年
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
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
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
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敕
旨亦爲近年黃河遷變不常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
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
往迴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託巡按御
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
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漕運
衙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爲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
運遂歧而爲二豈特歧而爲二竟成仇讐凡運船上開
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開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若漕運之職無關漕務何以漕名夫漕以轉運運必資
漕二者元不可得而分者也

今太倉卽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樂初蘇
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

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揚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令裏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則自行僱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腳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諸府州縣各于附近水次蓋設倉廩領兌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

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
州縣各于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等
州縣于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類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
淮徐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
昭議罷瓜淮交兌令南京并江北官軍僱民船于江南
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
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案自
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
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
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
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兼
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歷朝
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兌運又變而爲長
運蓋因時變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
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
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
倉廩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

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于臨德天津增置倉廩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于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凍阻數多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爲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艫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路之難苦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卽時交兌又設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酬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指刁難之弊焉勒指不已便有爭鬪爭鬪不已便有打鬪打鬪不已便有人命屢年間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漸有開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眾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

扶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捏告拿書之弊焉
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
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相見面甚有
令各舖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
不得容留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
求請之至而方爲之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者
竟不以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
糧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
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

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
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
于有司也雖奉專敕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
然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
也其有私者又不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
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及
曬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
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
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

通二倉必曬三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曬揚於交兌之日而曬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以日難也夫瓜淮交兌民久便安固不可復若不嚴交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聯屬而聽命于心者也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離其體而又可以圖存也哉

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

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十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之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僱車起糧則易銀

爲用後以騰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賈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一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

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它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封乃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尋欽遂因黃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

於官故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賊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千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于官是則于正糧四百萬石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紮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腳價搜括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而遂爲例矣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眾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于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

不愼也後又革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廩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淮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以給軍是矣然而無救于其運之敝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眾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愀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攻打旗甲時灣中糧運俱集眾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于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贏縷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眾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眾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

謬哉

初以耗糧輕齎扣算羨餘解太倉庫作正支銷都督楊公宏上疏其略曰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係各運官軍收掌衷多益寡隨便它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鞘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銷印封至通州參將處查算僱腳支用計算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徑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于彼而弊生于此欠糧卻于概總扣算餘賸糧米以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案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

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餉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
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
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用
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允貢入爲戶
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
得失悉載史冊仰惟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
財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
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閒豈無冗兵贍員可以沙汰然而
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于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
出于田里之地收于糧里之手運于各衛之兵公私耗
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齎
原係耗米以備沿途僦僱水陸車腳之用折收銀兩以
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耀
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畋
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
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
者也疏入下部看詳議准給軍公關中人王德聞忤劉

璉得罪謫戍于邊時遂庵楊公爲總制甚雅重之常召
至制府商略邊務凡所建白多出公手嘉靖改元復公
官尋命提督漕運時年六十餘銳意修振雅好讀書每
于政暇手不釋卷未嘗間及家事常切切以祖宗典章
法度爲言在淮六年後遷南府以致仕歸卒于家子爲
公屬受公教愛獨深今九泉莫作儀刑尙在老成練達
如公者豈可復得耶

國家經制國用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于京
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

玩鹿亭稿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收
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
蠟茶燈草蒲杖鹽金局稅門攤各有成類成化弘治以
前各邊寧謐言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尙有盈餘
南京及內府光祿寺井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
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
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
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錄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
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常有一百餘萬今則

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舖料價次之馬疋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奉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贖餘米輕齎放贖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

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疋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是太倉每年支贖銀六十六萬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口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每年約用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
□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
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
一百四十七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
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
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名利之士不言生死每每忘生以求所欲養生之士則
營營於生死滋味寢處極其奉養廣延方士講求丹術
呼吸屈伸鼎器藥物百計以求長生而卒不能生轉速
其死惜哉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誦之亦
可哀也夫人之延促定於當生之數蓋有不可得而逃
焉者耳其可爲者惟減祿延壽之說乎語云人無壽夭
祿盡而亡若不自儉惜一旦受用遽盡豈可復圖存哉
故曰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延壽也

暴殄天物蓋人間一切所用之物皆天物也今之富貴
侈麗恣所欲而糜費之惟日不足人或以節儉喻之則
曰此吾物也噫是豈知爲天之物哉夫天之生物以養
眾人豐于此則嗇于彼矣又焉得視爲己物而恣用之

梅屋許先生曰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眾人之
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眾人之貧非以賢私
一身富私一家也故凡事曰天事職曰天職位曰天位
蓋我者天之所生而我之所養無非所以贊天也可以
人而不知天平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儉吝二義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
己也吝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于己而厚於人也
吝而不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也儉而吝者人已俱約
也已俱約是亦謂之吝也已俱不約者則不可謂
之吝然亦不可謂之儉殆猶愈於人已俱約者乎約人
而豐已斯下矣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
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
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爲復河套之舉以
除禍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眾捐大費
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千數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
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數十年盤據之黠虜安
危所係尤重必須慎謀於始乃可保無後艱詳看修邊

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自雙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於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費仰給于內發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礫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詳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況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槍手將爲攻伐之正兵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恆憂其不足將爲掩襲之奇兵銜枚而進則形迹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騾幾於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齋折銀則艱於得食饑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於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抽於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於一擲抑豈善後圖全在正德初年議修邊牆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於籌邊且有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

百里牆斷則其難其慎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此出治齊萬公鏗筆引據籌畫可謂有見當時惜不能從其言也因撮其略於什一以見大意云

世崇三教儒與釋道也釋道二氏皆出世之學惟儒教爲大中至正治天下國家之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二氏

玩鹿亭稿

卷五

玉函叢書

約四刑本

教雖各異而盡性至命處則同故道謂之玄釋謂之白言於性命無所加損皆本色也但不同者教耳故曰三教而釋氏所謂菩薩道菩薩行者則愈高遠而無涯涘矣中庸亦謂君子之道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有所不足者亦可謂高矣遠矣而皆不出乎平常日用之道但不令有止耳

希仙學道者先要識破世間一切虛幻身亦是幻凡有必無凡生必滅既少而長必老而死此必然之理也故須具此正信無惑於中斯無貪慾凡諸邪師謬解不能

得之可以入道矣但一有貪生之念生於其心則邪說易入而無所不至雖名學道祇是作業豈有欲此身常存於世朝夕用心只成一己之私而可以爲道乎蓋人之貪慾莫有大於長生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人知死而不亡者壽則知長生之說矣

甚矣財色之溺人也八初學仙意本爲長生也及夫盲師邪士指以彼家鼎器泥水金丹黃白燒煉點化之說鮮有不爲其所溺者嬌豔入室慾火熾然鉛汞在鑪貪心海若卒之長生之念亦不足以奪之精耗神散財散齒衰而不知止破其家戕其生而不知悔嗚呼甚矣財色之溺人也可哀也已

玩鹿亭稿 卷五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丹不落形氣專在性命世傳參同悟真一書皆金丹之學也亦言性命其旨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蓋參同契者參同此理也故觀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外於一陰一陽之道而莫不皆同者也悟真篇者悟此真理也真理卽金丹也陰陽之祖也篇中所謂一乾一坤一離一坎一日一月一男一女一龍一虎一鉛一汞一烏

一兔一彼一我一水一火一金一木一主一賓一剛一柔一有一無一浮一沈一情一性一成一己者總是一陰一陽也諸皆引喻耳故篇中詩云不識陰陽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其要專在悟此陰陽之祖方名悟真若不於此悟皆非所謂金丹也二書多爲隱語者正使人精研其義以求之庶或有得于心若直說破則不復有悟矣更何有得於心耶爲此學者當正志虛心以求自得毋爲邪師謬解之所惑可也

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廩兌運正米一萬二千石每

玩鹿亭稿

卷五

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撥甲斗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聞有贍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贍餘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口敘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庵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備

也周乃貯之空廠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廠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面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概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加耗矣正德十六年子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賸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尙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概平收則軍逃運做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耳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今人言更隱者以其官之地位清閒謂更隱也殊不知所謂更隱者以吏爲隱也商隱者以商爲隱也有道之士混迹於名利之場而中之所存固眾人之所不識斯可謂之隱也故曰大隱居朝市以此耳

凡寺中所塑佛像西域謂之像教其山門塑二金剛者言學者入門當發勇猛也次天王殿塑四天王者言勇猛之志不可退惰當直造其奧也大殿則諸佛菩薩諸天羅漢具在蓋言升堂入室而理無不具事無不周斯入大圓融境界矣

玩鹿亭稿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門出家卽去本姓別名雙字如圓明圓朗之類皆直呼本體蓋性元如是也欲其言下有悟耳道教凡百模倣釋教故道士名亦雙字而不去本姓失其意矣

玄門之學金丹尙矣悟真篇云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也金丹元無修證惟在妙悟如劉長生曰心上通得一物出得一物殼通得萬物出得萬物殼又曰一分塵盡則明一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尹清和曰修行人有志越有魔無志則無魔但魔一番心上明一番性靈一番又人說要傳道道本無傳但說傳

道便是怪人參的亦是怪人又曰自古聖真皆自貧苦
得來不從富貴中出赤腳劉先生曰修行人只合向根
蒂上下工夫根蒂是心世人學的莫學世人愛的莫愛
世人做的莫做只向日用上搜獲自己端的處莫胡亂
放過又曰不於自己心性上下工夫只是隨人腳跟轉
只向古人言句上做活計說時暫悟對境還逃爲甚麼
只是工夫少不識自己端的處假如解得千經萬論又
於言句上甚有所悟止是一點螢光有多少明處若是
自己本性上悟得如百千日月放大光明宇宙乾坤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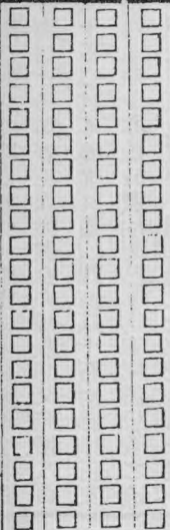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照徹又曰修行人著衣喫飯尙不得已而爲之因甚
麼只爲有寒有冷不能忍得須是著些紙衣布衲遮形
蓋體只爲有飢有渴不能忍得且喫些粗茶淡飯填腸
塞肚此外有甚所取若志不退怠則一步進如壽鏞案
此處原鈔本闕半葉計一百六十二字俟覓補



遂使金丹有往還蓋言互爲其根也又曰人人自得長生藥又曰此般至寶家家有蓋言人人本具也會何假於外物哉近來惑此說者甚多人心眞爲其陷溺愚故不得不爲之辯

海寇議

嘉靖王子歲作

寧波自來海上無寇每年止有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並無敢過海通番者後有一二家止在廣東福建地方買貨陸往船回潛泊關外賄求把關官以小船早夜進貨或投託鄉宦說關祖宗之法尙未壞也二十餘年來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漸有之近年海禁漸弛前項貪利之徒勾引番船紛然往來而海上寇盜遂亦紛然矣然各船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嘗爲羣後因海上強弱相凌自相劫奪因各結綜依附一雄強者以爲船頭或五隻或十隻或十數隻成羣分黨紛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腳船不可數計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至又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借其強悍以爲護翼亦有糾合富實倭奴出本附搭買賣互爲雄長雖則收販番貨俱成大寇徽州許二

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福建陳思盼住橫港
吳美幹福建義官原通番者朱都堂行取福清船令其
率領而來後因海邊反爲所擾令率一半先歸遂不復
還省別作一夥亦住橫港後許二爲朱都堂取委福建
盧都司帶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將
雙嶼港築截賊首許二逸去今見在京買賣汪五峯亦
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管糧素有沈機勇略人多服之
乃領其餘黨改住瀝港而陳思盼尤強後吳美幹爲陳
思盼所殺其黨不平陽附思盼潛通五峯五峯正嫉思
盼之屢已而瀝港往來又必經橫港屢被邀截迺潛約
慈谿積年通番柴德美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協之又爲
報之寧波府府白之海道差發官兵但爲之遙援詢知
其從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飲酒不備內外合併殺
之盡奪其財德美所得亦以萬計擒其姪陳四并餘賊
數十人送官及各船餘黨還無所依悉歸五峯後雖有
一二新發番船俱請五峯旗號方敢行使五峯之勢于
此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此因其有隙而用賊攻賊亦
兵家之常未爲失策五峯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

碧溪徐元亮等分領之往來海上四散劫掠番貨出入
關無敢阻而與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近地人
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
有與柴德美通番而往來五峯素熟者近則甘爲臣僕
爲其送貨一呼卽往自以爲榮矜挾上下順逆不分良
惡莫辨法禁之壞至此極矣今雖平昔本分者亦往通
之是果誰使之乎近自破黃巖屠霏蠶而其志益驕至
定海操江亭發牌送府追貨稱淨海王僭竊叛逆腰斬
指揮殺府知事殺千百戶焚燒房屋擄掠婦女財物數
月以來沿邊軍民被殺數萬罪惡滔天在所不赦昔年
太倉秦燔王艮之亂未嘗見其攻一城殺一官而撫按
衙門卽以奏聞請將出師一面通行各省緝捕其親黨
翦其羽翼而其勢始窮束手就擒地方遂寧今此賊屠
城掠邑殺官戕吏一至于此而今見四散劫掠不予餘
姚則于觀海不予樂清則于瑞安往來塗毒生靈無有
虛日而猶混言倭寇不實上聞果何待耶旣曰倭奴酋
長爲誰是誰欺乎其所劫掠地方凡通番之家皆不相
犯蓋以立信故人皆競趨而賊黨之在省者紛紛不可

復言奸細如汪五峯之眷屬徐碧溪之子弟亦且安住
出入真若無人況其他乎近日碧溪子弟見爲人首告
拿獲在官而又故縱毛海峯鄞縣人先因長子毛子明
通番逋欠貨物以父往質而後以弟代之頗有勇力善
使佛郎機又善彈射五峯因育爲子託爲小腹就稱海
峯父去子來子去父來交馳番國且徐碧溪毛海峯皆
五峯部下賊首也黃巖縣實徐碧溪同姪明山率領攻
掠又嘗臨關叱罵肆無忌憚其惡不在五峯之下族誅
猶有餘辜而待之若此果何說耶杭城歇客之家明知
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
以鑄銃鉛以爲彈稍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
及布帛絲綿油藤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譏盤明送
資賊繼以酒米非所謂授刃於敵資糧于盜者乎此自
古所未有者也今之在位者亦明知事機但曰巡按不
欲行夫朝廷之法有職者之所共守若抑法以徇人邦
家又何所賴愚謂當此之時不論官之崇卑事權之在
與否皆當自奮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蓋所協恭者惟一
人之事也或又曰行法慮以招釁若只畏忌必欲法不

行而覺不招但各悠悠以度時而彼賊養一日則盛一日四方黠猾之來附者日眾沿邊財物之劫擄者日富畢竟縱之何所至而後已也且今日之屠殘是果誰招覺以激之耶正在法之不行有以釀成之耳先年夷齋沈公爲海道正當羣盜縱橫之時虛心訪冤盡得其情惟盡心奉法略無假借凡地方積年通番者一拿卽至不敢踰時按法治罪雖豪右不能以計免而人皆始知懼法無敢窺海者如巨猾柴德美亦逃之福建而不敢歸番船亦各漸往廣東別爲生理若遲以一二年海道其肅清矣惜乎其去之速也豈邊海之當厄耶至今士民皆懷誦之後自沈公之去而法禁復弛逃避者復回問罪者復脫而海賊復橫後又拆巡海之哨船減墩寨之戍卒城垣任廢而不修邊糧侵欠而不究海賊殺掠禁不許報惟務隱蔽大壞邊備苟延脫身但令邊官買賊以爲功姑以塞責僥倖以去祖宗之法益蕩然矣夫以朱都堂搗穴焚舟除海巨寇鑿山築海功非不偉而人未有懷之者蓋以其高而不下粗而不察惟專攻其末而反遺其本臨下雖過嚴地方之通番者紛然如故

除一許一增一五峯其勞宜不足稱此不猶汲水滅火而厝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故本之所當先而末之所當後也明矣今以杭之弱卒器械不利裹糧不足盛暑以往卽欲攻其末不亦難乎赭山鼈子門又焉能守賊船盡入其將何法以禦之但謂之迎賊可也各郡役民守城妨其生理殆不可久況通番者得利而良善者受勞人心焉服且勾引者之不除則海賊必不可去從逆者之不正其罪則遠近黠猾者何所憚而不爲此紀綱法度朝廷所以維持天下不可一日或廢者也豈勝太息

玩鹿亭稿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又有謂欲禁通番爲礙士夫者噫此官府之礙士夫耳士夫豈有礙官府者乎如沈公之行法更誰敢犯且寧波士夫並無有通番者雖閒有一二人眾皆鄙之其餘不過因他人番貨之被獲而爲其說人情者有之若官府執法自不敢說今謂寧波士夫盡是海賊豈不冤哉叛亂至此而猶爲此顧忌是果何說耶因循猶豫必至身與地方俱壞而後已誠可哀也豈當局固迷如此乎識者有謂今歲不亟爲處養至明年二三月閒其勢決不可復爲浙東諸郡皆危矣豈特浙東之危如杭州

由甕子門而入嘉興由澈乍二浦而入其先潛住諸黨
又爲之內應其可保乎斯言殆不爲誣然卽今誠猶可
爲也但以朝廷之法治之則有不待血刃而可以成功
者交通旣絕酒米不饋彼亦不能久住今舍其易而不
爲坐失事機何哉前雖有幸脫者此又非其時矣豈可
效尤且聞此賊攻掠之處未嘗不有人勾引而但無勾
引者則無攻掠此黨又豈可容潛住近地又聞許二規
知海禁之弛糾領黑番復來海上此尤可憂事勢甚急
而諸公談笑飲宴若罔聞知略不爲意以爲賊去百萬
生靈之命誰一念之愚衷切切若不容已深知逆眾耳
而犯眾怒所不敢恤伏惟公誠爲國者一垂覽焉

玩鹿亭稿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棟莊先生昂字仲明成化壬辰進士治鉛山每有異
政鉛俗尙鬼神邑中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
於路公曰蠹財惑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
穡以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每
宴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子木屑取生羊向糞
道一擊之羊仆人死公知之勿發蓋俟其犯一日有老
婦泣訴巫殺其子公受其詞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

時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之手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咒之生吾卽宥汝矣試之法卒不驗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崩公曰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爲神人咸請釋之公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何如巫叩首請死公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公取而置之

案上乃會僚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眾請昇出之公曰何言之易也躬往瘞於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晷月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公釋奠邑中孝子節婦皆得頌旌敦風化也有節婦之子持肉踰嶺而歸爲虎所噬其母泣訴于公公作文告城隍言神爲一邑之主今虎噬人吾與神皆有責焉限五日神當驅虎於吾不然吾當罷職神亦當毀像皇天鑒臨豈虛語也是夜公夢中恍惚聞高聲叫云虎至者公覺曰豈神之驅虎來耶命列炬于兩傍啓門

視之虎果伏於外若有束縛而不能動但俛首戰栗如畏罪然公叱之曰良民何辜遭汝爪牙之毒雖碎首斃肉何以償民之命遂命眾擊殺之以皮肉賜婦後絕無虎患又民有賣薪者性嗜鱸一日晡歸乘機恣啖忽患腹痛而死鄰保疑其妻殺之執送之官械繫踰年而獄未成公莅任乃三月偶於月夜步庭見一人衣冠皓首向公揖曰公毋疑吾某鄉土地也某婦之夫中鱸毒死非婦之罪凡鱸首昂者殺人試烹以啖狗卽死言訖不見公如其言明早取婦問之曰汝夫平日好食何物婦

曰好食鱸公遂命婦捕鱸數百聞得昂首者五乃設釜于庭卽命婦烹之啖狗果死公謂婦曰汝事白矣遂爲釋之一婦喪夫翁姑逼其改嫁乃書嫁狀詣婦告批婦不得已佯許嫁期是日泣祭夫畢潛投後園池中翁姑怒卽填屍于池事久不露自後期年不雨公憂之齋戒宿城隍廟夢一婦抱狀且泣且訴公詳閱其狀旣覺悉記都里姓名竟詢至其家鞠之啓池土得尸婦貌如生公爲之大慟作文祭之忽雨如注平地水尺餘卽爲之殮葬併罪其同謀者因輓之以詩曰土類曾爲俗所移

可憐孤寡受翁欺半生婦節將誰恤一點天心尙有知
堂上肯教違父母地中端可見男兒于今留取鵝湖月
千古清光照野池復立祠塑像春秋設祭以表其節如
此類者尙多不能盡記大抵公之精誠通乎鬼神懋德
昭乎天地人心所未知者鬼神通之人力所未至者鬼
神相之夫爲政而至于格天地動鬼神至矣後公爲御
史則抗疏暴權奸太監蔣琮尙書陳誼之罪辭連監閣
及諸執政不諱以至落職爲監司則伸民命之冤殺巨
萬之豪巡按不得而撓之事與心違卽棄官而歸家居

玩鹿亭稿

卷五

罕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十九年未嘗一入公府閉戶著書啜粥飲水兒女啼
飢號寒於前而不爲意都御史王璟遺以百金堅卻不
受始終一致至死弗渝公病篤郡守周坤率僚佐問疾
寢所見陋室敗垣凋帷敝榻相歎感泣嗚呼公誠山川
之間氣天地之偉人也余祖母都憲公女公之嫡姑與
先君中表兄弟故聞于家庭者甚悉先君嘗遣候公每
侍公教公手垂過膝頰長盈尺龍準劒眉霜髯雪鬢雙
目炯炯危坐一室望之儼然神明云

鄞布衣胡弘字任之勤苦力學正統初游杭遇一老翁

自云沐人深于易理弘從之遊因盡得其祕景泰初張
都御史楷征閩寇延之軍中所言奇中卒賴成功而功
竟不錄者不能盡從其言故也居蘇士大夫競往卜之
趙御史箴得坤之師云當發科官風憲至某年月日罷
官生子祝參政顯箴得比之二五爻云君臣慶會必先
黃門近侍之職轉大藩而止後皆如其言楊尙書翥箴
得復之六二云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
官二品壽差減五年有子亦霑祿後果以潛邸舊恩累
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以公蔭受吳縣簿此其易箴
之妙全主乎理觀趙之罷官得子楊之增秩減年可見
人生祿壽子嗣俱有定數而每相流通豐此則嗇彼今
資緣得顯位者皆默損吾數所有以益之非數外別有
所得也弘不特易箴隨所遇皆占之無不剋應二士子
將赴鄉試遇弘於途因請卜之云某君當領薦某君有
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果喪父一登第或問之弘曰
某君問時傍有一人汲水而立此泣字故知其服阻某
君問時傍立一人此位字故知其領薦又一應試者書
一串字問之弘云君當連中進士串是二中故也又一

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云君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果連中一果得重疾或問之弘云前問出於偶然爾後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患也其術大抵如此弘與先祖竹窩公素善故得以聞記其一二云九峯孫公交湖廣安陸人嘉靖初以宿望同幸庵彭公見素林公奉詔起用以公爲戶部尙書時予以都指揮領運兩浙至京部見公召至暖室從容謂曰聞子青年才敏盡心運務我故欲一見我不敢當長者子遠業未涯當去此秀才氣將來自有受用子領佩之尙未深解

玩鹿亭稿

卷五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涉歷之久方有悟于公言每歎曰公誠長者也憶自往歲壬午獲受公教于今二十八年犬馬之齒漸衰所謂秀才氣者尙力除不盡慚負此翁多矣果能除此則純一真實其于聖賢之道不庶幾乎然不自棄者尙未敢忘乎公言也

南湖余公本在庠時母舅夏攬納官錢費用逋欠時郡守伍公符于攬納逋欠之法甚嚴犯者必杖之死夏懼竊匿公家捕者日急公母與夏相持而泣痛不能釋公亦悲泣乃以身代詣府伍怒乃拽公于庭痛笞之流血

汚衣仍逮繫必得夏乃免公曰願以己產鬻以代償情極痛切伍許之公產不厚遂盡鬻以償後罪遇赦免終庇其舅乃自授徒以養不數年公連第中榜眼授翰林編修歷遷南京通政卒子官公性孝友其析居從兄弟數人皆貧乏不能自給公令并爨食之公性直不能抑情凡語笑發皆真切聞者不厭甬川張公閒居常曰安得余南湖在一聽語笑洗我鄙懷蓋深思之也

丹山屠公蒲爲吏部尙書時九峯孫公爲文選司郎中以遠方員缺呈堂擬補公停批者久之曰此死地也乃爲之定擬若不得已者後公卒九峯公作詩悼之有執筆停批念瘴方之句此見公仁人之心也

九峯孫公爲戶部尙書時鳳山秦公金爲左侍郎鳳山明達于政部中事公委心任之惟大事致商決焉鳳山亦爲之盡心或讓公不親事者公曰昔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相魏公無文人曰歐陽公之文卽魏公之文也今鳳山之政卽我之政何必出諸己耶聞者服之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九峯有焉

丹山屠公在吏部時致尹頭陀于京留居數月不垂一語臨行公再三懇之但謂曰早飯要早午飯要飽晚飯要少吃又好竟不復言豈以名位之士不堪他授耶子謂此老所得亦只形骸小乘耳

金太僕公湜字本清號朽木居士善草隸作詩寫墨竹鉤白竹俱清妙有思致人得片楮尺幅莫不珍之稱賞海內咸謂殊品公多鬚鬚嘗封王出使一路經宿郵傳恐鬚汚被乃製布囊至夕囊其鬚以寢惜公物如己物此亦人情之所易忽者而公獨慎之可見公存心之一

玩鹿亭稿

卷五

四

明叢書

端也後致仕家居悠悠詩酒無病而卒

約園刊本

堪輿士謂子曰造化忌發揚嘗見人家造坊牌者數年之內不落職則喪身但立于當門者謂之獅開口其禍尤驗公試觀之當自知矣子曰此固理也豈獨堪輿之說耶後偶于淮杭寧三處建造之家歷驗之果無不然聞有一二福厚者或免然亦減分數子益信之子謂坊牌尤爲身外之物所得已者就以世俗之名勢亦不假此縱有榮觀殆不可以彼博此也況上費官錢下役鄉人自勞心思非惟無益而反招災是不可以已乎但未

之察故耳予故有感于堪輿者之言而因識之

杭州自北關以至布政司大街皆爲詔道未嘗覆以坊牌布政司左右坊牌二座亦止題承流宣化四字未嘗書某官某立蓋龍亭往來之處不敢以臣子之名加諸其上也昔年陳進士橫街造一坊牌後詔至卽移于街側至今諺云陳進士街坊牌請過一邊今數年以來起造大石坊牌高標姓字林林相望非夙昔矣予自宦遊初歸爲一駭然

武宗朝諫疏當以武選郎中黃鞏第一其疏首曰陛下

玩鹿亭稿卷五

吳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臨馭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倭倖又再壞于邊臣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其曰通言路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以其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知之矣其曰正名號陛下自稱爲鎮國公誰則爲陛下者今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陛下之臣也其曰戒遊幸陛下始出遊戲不出大庭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寓縣騷然又曰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宮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專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或不然

玩鹿亭稿

卷五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其曰去小人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又曰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已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此疏議論第一忠誠第一文章第一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因識其略云公蒲陽人字伯固號后峯中

弘治乙丑進士有後峯集粹行云

先祖蘭窗公平日好焚香隨寓不輟一日先母夢有人告曰汝舅壽本七十以焚香多故壽止六十四今當盡矣越兩月忽中風果卒是知馨香臭味乃是人生一種受用皆不宜過減祿延壽之說于斯益信然香最散氣亦養生者之所忌也但可以之勝濕解穢而已

近予目疾退膿兩眦皆黏破痛澀不能視物彌月不愈甚苦之適武林舊知王雲谷撞過予謂曰此風熱也非苦不可以清熱非辛不可以散風宜用黃連剉碎先以

玩鹿亭稿

卷五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薑一塊切兩片剉空入連煨之次以紅棗去核加少礬末入連再煨俱用濕紙包裹候以紙乾取出加入乳置磁杯中蒸熟點之熱淚淋漓其病如解又曰於大小便時閉目固齒意隨便下降火尤妙二法用之俱驗雲谷磊落不凡年踰六十止育一女後自喪室遣女卽棄家不娶遊于江湖好讀褚伯秀莊子得其旨趣所作詩畫亦脫俗嘗寫王大癡山水雲氣悠揚令觀者動丘中之想人謂之王小癡又嘗草萬言書論時政甚悉不果上一日寓徽州以詩謁余明府曰十年南北竟支離出

不諳時處復違書草萬言空憫世交論四海可依誰
窗梅苑菊饒冰雪客況人情送髮絲酒醒山城聽夜雨
新寒又是去年時亦可誦也

海寧邑中有高堅者爲糧長費用官錢頗爲侈肆後罷
役里人以詩嘲之曰西鄉糧長脫高堅便覺菱蕤不似
前拚性命拖官府債寫文書賣祖宗田當時口是無量
斗今日身如沒舵船寄語一般糧長道此人堪笑亦堪
憐詩雖嘲戲實切事情可以警俗

玩鹿亭稿卷六

明鄧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奏議

奏處大患船糧疏

爲異常水患衝滾船隻漂流糧米淹死人命事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糧指揮僉事梁端呈據直隸泗州衛運糧指揮趙恩呈備左等所旗甲潘真等連名告稱領運蘇常二府武進等縣糧斛本年六月十八日價運到灣至

玩鹿亭稿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店鎮地方住泊起糧閭本月二十八日霖雨猛風大作連夜山水陡泛汹涌漫流四顧成湖人民房屋衝倒致被皇木漂流將大河衛旗甲鍾得名等三十餘船從啞巴莊衝開數幫順灣隨流真等一十四船盡被衝壞頭梢梁棧隨卽溺水漂流糧米各旗軍得抱篙櫓救生至次日真等前往里二寺尋得王谷許鷄二船當就撈獲濕米五百二十六石五斗告蒙本衛照例分散各船食用易換好米代補外實漂無存正糧一百一十六石真與宋綱簡義魏廷仲劉保唐志劉現凌餘蔣舉李方

孔鑾陳有才十二船共漂流正糧三千六百二十四石
并帶官磚一千七百三十八箇官酒瓶九十三箇俱被
衝溺無從上納等情具告到衛轉呈到總行聞又據大
河衛運糧指揮管善呈備中等所旗甲王受等連名告
稱駕船於六月十九日到灣住泊啞巴莊地方聽候起
糧聞不意本月二十五日夜二更時分山水陡漲平地
約高三丈有餘兼以惡風暴雨大作將受等船八隻衝
開又被大木交橫互相撞碎漂溺各軍得篙木伏搭救
命當有前所旗甲王貴三船隨翻淹故該船軍人未知
存亡下落中前所運軍張阿金等亦被淹死二十六等
日止尋獲中右所旗甲趙向老鍾得名雷仁三船漂入
居民田內梁頭棧板俱壞沈水撈救濕米七百七十石
告蒙本衛給散各船易換代納外實漂無存正糧一百
六十九石又與王林陳保一陸復三王貴三五船共漂
正糧一千五百六十石并磚瓶盡被衝滾無跡等情具
告備呈到總呈乞照詳等因又據中都留守司把總史
謙呈據懷遠衛運糧指揮王佩呈備後所旗甲李玘等
告稱各役領兌常州府無錫縣糧米於六月二十四日

駕領到於張家灣啞巴莊地方住泊蒙撥京倉上納聽候起糧不意天雨大作至二十五日夜二更時分陡發風浪齊湧將圮并旗甲吳貴武雄三船椿纜衝倒原裝在船正糧共九百四十九石本色蘆席二百三十七領臨清廠城磚五百七十六塊盡被衝滾無存圮等搶扶篙櫓得命上岸告乞分豁等因到總理合呈乞施行又據江南下江把總孫承宗呈稱鎮江衛指揮李楫下旗甲施寧船裝正糧三百一十四石跟幫行至北河泗河崖南京留守中衛百戶高軒下旗甲正勝船裝正糧三百七石住泊長店地方俱於六月二十五日夜忽被水發將船衝滾連人糧不知下落呈乞施行等因又據浙江把總孫支呈稱杭州前衛運糧千戶蔣文迪呈稱本衛前後二所旗甲周永寧鄭林二船各裝支運粟米四百石官磚二百箇於六月十八日至張家灣地名新河口住泊聽起糧聞不期本月二十五日黑夜風雨大作山水泛漲將各船磕撞沈沒淹死軍人周憲章陳淮又據本衛中所旗甲陳行亦告本船領兌粟米四百石磚二百箇亦被衝滾次早水耗於里二寺地方尋獲本船

打撈濕米一百六十四石五斗分散各船易米代納實
漂正糧二百三十五石并周永寧鄭林二船正糧八百
石官磚四百箇並無蹤跡緣由又據南京水軍左衛百
戶劉儀呈稱本幫千戶周易管領支運臨清倉糧船隻
到灣本官因病呈准在於小甲孫惠船調理糧米起上
於六月二十五日陡遇水發連船衝滾淹故打撈不獲
等情又節據各官呈稱流黨糧米俱經備呈巡倉衙門
批委通州知州汪有執公同江北把總梁端山東署總
指揮劉經徐州左衛運糧指揮陳鑄各親詣張家灣漂
流處所拘集地方巡司總小甲及鄰幫官軍人等結勘
是實回報訖各呈到臣據此竊照臣猥以薄劣積病屨
廢誤蒙聖明簡用方未履任卽遭此大患漂失糧米數
多淹死官軍臣聞不勝驚惶寢食俱廢無以自安除待
罪外臣查得漕運議單內一款漂流糧米所在官司奏
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覈實勘報一面先將運到糧
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
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腳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
照例加耗所省腳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

廢不必減除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曬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曬及通倉所收省下腳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又一款自嘉靖二十二年爲始漕運糧米漂流船糧照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盜費用照舊參提外其過洪閘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糧米漂失多寡者拘審該幫官旗眾證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軍侵盜者就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查算扣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支折

銀應用如該幫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餘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餘贓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漂流糧米委係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巡倉御史委差多官勘明參奏所據前項糧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老等六船係船存糧漂各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糧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灘淺磕撞船存糧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

夫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
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真等二十四船係全船漂流無存
正糧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遵照全
船漂流減撥京糧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曬以省
腳耗陪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糧漂事例分別
甚明具載議單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軍自六月
二十五日以來爲因衝決石壩稽誤進糧其被患四總
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箇
月日尙未發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軍未

計將來之事誠當亟圖所據淹沒官軍各越數千里之
程身爲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糧漂失不知去向實爲
可憫卽今京城內外同患漂沒軍民之家俱蒙聖恩垂
恤萬姓歡騰咸霑天澤如蒙伏望皇上軫念漕運重計
乞敕該部將前項漂流糧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
流事例早爲處發軍船南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其淹
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衛所查出今年應支糧俸并羨餘
銀兩全給家屬存恤以溥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羣生不
勝仰戴漕運幸甚緣係異常水患衝滾船隻流瀟糧米

淹死人命事理未敢擅便爲此理合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議處截起通運疏

爲水旱二患先後遲阻糧運預計起納事近據浙江等
總處州等衛所運糧指揮等官王熙等呈稱孟陽八里
灣仲家淺新開新店等閘水甚急溜難行每船用大纜
八九條方拽過閘日夜無停每閘止過船五六十隻艱
辛萬狀不能速進過違期限官軍負累何堪呈乞議處
分豁等因據此案照今年春夏自淮迤南天道亢旱瓜

玩鹿亭稿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一帶外江裏河水小不能相接四等月日先各據湖
廣江西上江等總武昌等衛所運糧指揮羅英等各呈
稱兌完糧米見抵儀真停泊守水不能過閘該臣會同
前任總督漕運都御史韓口通行高郵儀真管河管閘
郎中等官并淮揚二府州縣各管河官員逐一閉塞涵
洞毋致漏泄蓄水濟運至五月中旬幸遇時雨接濟方
於六月初二日儘催過淮臣復會同都御史韓具奏及
行參將賈席并委各把總官逐節分押幫船沿途催饋
外後據南京等總廣洋等衛所指揮等官李春等呈稱

自清河縣至徐州一帶大水泛漲洶湧非常船不能進
每十船併拽一船日行不過數里耽延遲誤緣由又經
會行沿河有司着管河官員拘集淺溜人夫相兼運軍
晝夜打拽前進臣隨於本月二十四日離淮隨路催儼
又據江北等總泗州等衛所運糧指揮等官蔡霽等呈
稱濟寧迤北十里舖等處衝倒隄岸決口數處長闊不
一大者計長四五十丈阻集糧船數多已該河道等衙
門當卽撥夫築塞但決口闊大不能卽完又該行令各
把總官調集各幫運軍併力修築月餘方完船始通行
後遇連雨決口修築不堅又復坍塌隨行修築船復無
阻爲照全運一萬餘船各總先兌江北糧米船隻所去
不多其餘江南兌糧各總船隻俱爲旱阻一遇時雨通
行沿途聯接前後挨幫不能速進一船少延後幫卽阻
雖派委各把總官每員量管催船一千逐節分督照顧
每不相及臣隨路身親督催每見各幫動輒告稱已頂
前幫雖遇好風亦只坐泊蓋由船多壅滯不行疏先達
後之故臣卽嚴督見在閘河上下把總黃印呂元孫承
宗等所領三節幫船盡轉白河次第抵灣起納計後接

續繼至而把總劉敕所領幫船止到一半餘未見到又經差人鎖拿脫幫台州衛千戶衡潮并查把總劉敕未報今復據呈濟寧迤南一帶諸閘水溜艱難尙爾延滯臣聞心切驚憂雖則與上年抵灣進納之期不甚相遠而今年無閘九月節氣更早後幫運船不無凍阻之患事應速計尙可圖脫近先准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左侍郎李○咨據本部委官員外郎周魯呈據武昌等衛指揮羅英李文明等呈前項水患遲阻緣由煩爲差官前去沿河催饋備行到臣除擇委把總黃印自

玩鹿亭稿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西務起直至尾幫止沿河一帶迎催如遇各閘淺溜阻集去處就彼調發人夫併力扯拽日夜催饋前來不許時刻停泊及分委把總朱文呂元管催起剝督發完糧空船清理張家灣一帶河道又經差人守催完糧把總指揮孫支周應禎出京并取遮洋完糧把總賴天佑各總完糧指揮陸琦弋揚劉翹等分布各淺協力催饋先將楊村以上見到各幫嚴催抵灣起納俾後幫續到船隻隨到隨剝隨起不致守候庶無復滯其河西務起剝近因天寒河水淺涸各船剝米數少行至蕭家林等

處仍復淺阻不能抵灣又尋剝船起剝甚是耽延照今
時日甚迫豈容少滯如各總缺船衛分每船有加裝正
耗米至七百餘石者須起米二百五十石方得通行抵
灣若裝六百石以下者須起米二百石亦可無阻已行
委官把總酌量各船重輕加剝石數毋令再剝就將輕
齎十分之三沿途起剝銀兩動給船戶以免守候隨督
開行仍回河西務地方聽剝如後幫船糧到多剝船不
足量留江北路近回空運船湊剝以速前進外卽今凡
有可爲出凍之圖者猶當悉心周計不敢坐待臣思每

玩鹿亭稿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通會河石壩日起京糧數止三萬石又有陰雨遲阻
之時今查未到京糧自寧波衛起至末幫安慶衛止共
計九十六萬有零雖日起米常盈三萬石之數計須三
十餘日方可進完中閒又有風雨閒阻不能定計今十
月十二日小雪只隔二十三日節前每年河先走凌船
已難行計不足三十日之期矧今石壩每日起米二萬
餘石或不及二萬似難出凍甚爲可慮必當通融爲處
方克有濟惟通糧路近進倉頗速而湖廣江西上江路
遠船隻一經凍阻有誤來年兌期尤宜亟處爲今之計

查將後到投文湖廣江西上江三總糧船盡進通倉將各空船急發回家其扣下腳價存貯通州候下年三四月閒江北等總先幫糧船到日照數給發盡起京糧以補原定兌改京通三七四六之數比時各幫到灣數少時日從容進納不難似爲通便仍令石壩委官每日務起三萬石之數共圖脫凍一面馬上差人行令河道等衙門一體催僭毋容停泊并嚴行後幫把總劉敕田于公魏元等晝夜兼程督押前來如或遲延以致誤事照例參調降黜庶使人心警勵糧運可完矣如蒙伏望皇

玩鹿亭稿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上軫念全運水旱路途之艱難凍期時日之迫促乞敕戶部參酌臣議早爲計處俾圖完納不勝幸甚
奏請發銀補造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爲議處缺銀修造船隻以濟全運事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糧指揮周應禎呈稱本衛所屬八衛額運淺船一千六百七隻該修船料銀并辦什物等項大約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先年俱于本總減存料銀動支給發近無減存料銀蒙漕司題准於各衛完糧羨餘銀兩內扣留三分之一銀九百三兩二錢六分四釐六毫六絲四微尙

欠銀一萬一千餘兩如今年壽邨等衛缺銀修船糧已兌完到孺船泊外江守候延至四月方纔借得淮安府庫官銀前去買料旋修旋復始得起運僅能完事近年見奉明旨全糧緣無減存軍料前項船隻未免缺銀應用臨期誤事罪及何辭呈乞預爲計慮免致遲累等因據此先爲議處輕齎羨餘銀兩以備修造以濟全運事該戶部咨該臣等具題議查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閒有折色衛所淺船得以減存旗軍照例辦納料銀連年藉此修造船隻應用去歲奉有明旨全運本色

原額淺船俱派見運無軍減存辦料缺銀修船委難區處議自嘉靖二十七年爲始將浙江等十總運軍應給完糧羨餘銀兩以三分爲率二分仍照例給軍回途盤費量扣一分給付各把總官收領解淮貯庫相兼支贖料銀聽候應用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把總周應禎又呈下年本總除扣留羨餘一分外尙欠銀一萬一千餘兩爲照各總幫修貼造銀兩自來俱有減存料銀例於各軍月糧扣解惟周應禎所屬淮大邨三衛因缺月糧是以料銀亦每缺少然尙足給近因全運通無減

存非獨周應禎一總無料各總俱無但各總猶有先年解到給發未盡料銀尙可爲一歲歲半之給後亦無處查嘉靖二十一年漕司具題補造各總衛所節年漂流毀壞事故無存運船共一千七百餘隻一向減運未造上年因全運缺船查支節年減存料銀七萬兩先補造船七百隻餘查無銀又復停造及將老舊沈水壞船盡行秤屏修驗赴兌不足裝運又將山東糧米俱雇民船其餘缺船之糧加派見在各船附帶苟勉完事今年老舊壞船不堪再修以故船逾缺少加派附帶逾重一船原裝正耗米四百五十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敝船重載洶水疲卒撐駕甚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顧松一幫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糧可惜追陪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補造二百隻撥浙江下江二總缺船衛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計該銀二萬兩并給湊周應禎總年例修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難缺少卽今十月

已盡急爲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
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鹽銀兩應用前項
或備邊用不可借支查得每年糧運解貯太倉銀庫扣
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糧似應查發修造以濟全運
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尙當別圖
料銀修造以爲經久之圖臣復思舊例漕運糧斛四百
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款儻有災傷等項停免於附
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
照數支運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者爲災傷
停免而言夫災傷例當停免然恐虧國計且以臨德二
倉糧米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免之中
以爲減折非無故折銀坐虧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
以來之所並有修造淺船一向所需實皆自昔相承之
法臣愚以爲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
寒溫各適其自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
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屈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
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京儲大本以充雖連年全運繁
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免者量減折色以

存國計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于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本色臣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常竊計漕運糧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放軍京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旣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于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需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眾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執一之法今本折出納實過常平元承夫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之勞徇民之欲者也臣今會議至京正舊運方集來運接始之時適遇明旨因災條陳之日特陳修造缺乏之由併獻一得之愚少據忠悃輒忘冒昧伏望皇上垂念國計俯擇芻蕘乞敕戶部將前項銀兩早爲查處給發亟令先冬修造以濟下年全運併

將減折事宜再爲從長定議上請以爲經久之圖不勝幸甚

丙午年會議二條

一均進納以蘇做運看得遮洋一總十分疲做節據該總官軍告稱天薊二倉交納繁難薊州倉尤甚比之京通二倉遲速懸隔凡遇二倉上納者糧必掛欠船必凍阻官必累罪軍必逃亡借貸既多賠償無措以故各皆避死不敢赴彼交納今該總各衛俱輪年派撥二倉上納無有不做者官俸軍糧每年盡數扣除完補尙且不

足貧難至甚日來各衛俱做輸流亦難幾不可支及照各總衛所上納京通倉糧大約三百三十餘萬石如災傷之年亦有二百餘萬石以一幫自進糧曬收計之糧多者不出月餘少者二十日俱得完報十月終旬二倉糧米通報納完惟薊州天津二倉數各六萬石往往不得完報且如上年淮安衛指揮吳山一幫六月二十六日船糧抵薊州倉河下守至十月方收兩次曬鷹回碾加增斛面稽遲日久挂欠賠償比之京通事體迥然不同是以難于上納及今若不早爲之處決當大壞極做

臣等罪復何辭合無查照京通二倉事體投文到倉卽與進糧進完卽曬照例曬二日颺一日曬颺完日卽與報收毋復稽延守候以致困累再照天薊二倉去京不遠只二百餘里或令各運官投文到倉赴總督等衙門告限併進十日一次到京報限尤爲畫一庶免事無統紀因人變遷遮洋因憊可以漸蘇矣

一重逃法以修運政據南京把總朱文呈稱南京各衛糧船例不下壩水次兌糧每船止用旗綱二名僱覓民船裝載餘軍八名在營聽候糧運到壩上船內有好頑

玩鹿亭稿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觀望糧到輒便逃躲虛食月糧三四箇月者有之或中途畏懼艱辛棄撤船糧逃回者有之直待幫船去遠捏稱患病等項具首南京兵部未經百日者免參已經百日者參送刑部不過問擬越關杖罪改驗別差以遂避運奸計船非人力不能前進南運北回旗甲只得僱人代運逃軍行糧止于三石豈足僱人工食及至運回南京戶部查扣逃軍行糧反將旗軍名下安家月糧扣抵還官一船或二三名在逃旗甲月糧經年累歲不得關支蓋因逃軍罪輕易於玩法旗甲貽累難以支持奸

弊日滋漕政漸廢呈乞議處等情據此爲照運糧以船一隻負米四百餘石駕船以八一船十人缺一不可南京兩總兌江南糧者船不下壩旗綱二人旣先僱船裝兌其餘八名自合赴船聽候糧至駕運詎意奸頑安然坐視糧至反行躲避或行至中途棄糧而逃致累旗甲僱人撐駕本軍行糧數至三石不足僱人所僱之人又將何食若不重治人皆效尤逃亡日眾爲患非細南京兵部常例一向於逃法太輕如一軍在逃未經百日免參已經百日參送刑部止問越關杖罪改驗別差今各軍旣於年前派撥在運以至兌糧之時先已虛支月糧三四箇月及至起運卽逃同運稍遠卽捏患病首役所得旣多而獲罪甚輕則人將何憚而不爲哉旗軍受累不可勝言而又將月糧扣除苦屈愈甚奸頑愈肆查得議單內一款南京運軍逃走向衛及買求衛所官員改當別差者許把總并管運官旗呈告南京兵部督拿獲日轉發應天府解送漕運衙門問罪改正仍發上運招出衛所違誤并受贓改差官員參拿提問照例發落又一款運軍恃頑不行上運不候交兌及雖交兌而棄船

逃走以致遲誤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發邊衛
充軍另勾戶丁補伍合無通行南京兵部查照前例一
體遵守自嘉靖二十六年爲始兌糧起運之時凡有逃
故者令把總并衛所運糧等官先將開報南京兵部行
南京各衛督拿獲日轉發應天府解送漕運衙門問罪
改正仍發上運毋容一概首役別差并將旗甲月糧不
得混行扣官虧累旗甲中間果有事故照例督補若至
完報回日通無到船者依議單前開運軍恃頑不行上
運棄船逃走事例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發邊衛
漕法不可紊亂矣

丁未年會議二條

一補腳米以免虧累據南京把總黃印呈竊照南京江
北中都五總淺船俱在瓜儀二壩寄泊官軍前去江南
等司府領兌惟江北三總給與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內
除七升僱船水腳餘賸六升給軍盤壩修船其南京衛
分每石止是僱船過江腳米七升有司徑給船戶其盤
壩旱腳有司並無升合官軍只得將各船本等加四耗

米內動支一升應用又無餘米幫助修船俱令運軍包
賠出辦所以軍船狼狽爲最切思南京衛分二總官軍
領兌南糧僱船到壩盤糧修船復載俱與江北三總事
體相同南京官軍止隔一江除僱船腳米七升與江北
相等外至於盤壩修船何獨給與江北六升而南京官
軍並無給與升合查得江南糧米先年俱係民運過江
就軍交兌僱船盤壩皆出於民今民旣免轉輸之勞盤
壩之費亦當在民不爲虧累呈乞議處等因到臣查得
先年南京二總官軍屢常呈告漕司會議欲行有司每
石量添二升部司恐其增多病民未准所擬今把總又
呈前因蓋因見運軍賠累之難誠非得已委應議處卷
查南京二總衛分先年議將領兌浙江三六耗米輕齎
內存二六完糧扣出兩尖米一斗折銀五分名爲斗米
封收在總一半作改造旗船軍三料價一半該總貼補
修船什物并盤壩等用以故南京各衛未嘗稱乏後至
嘉靖十二年爲存斗米復辦料以濟漕船事該戶工二
部咨將南京總下三六輕齎銀兩照數驗封入鞘完糧
合用給軍羨餘數內用使不盡者作爲軍三料價造船

又該漕司議得羨餘必候糧完方得查解不無有誤道
船覆議將領兌浙江三六耗糧內每石原扣銀五分除
該給各廠成造旗船外其餘銀兩合依所議仍發各總
領解赴京完糧回咨戶工二部查照外所以斗米止儘
造船完糧羨餘給軍其修船什物并過壩米並無給與
升合一向累軍包賠合無仍酌量先年舊例將南京二
總領兌江浙三四耗米內原扣斗米銀五分除扣解軍
三旗船料價外所餘數內量扣銀一分以爲過壩旱腳
并幫修什物等用俱報循環稽查其餘銀兩仍盡發各
借賠費之苦可少息矣

玩鹿亭稿卷六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國刊本

總照例驗封入鞘領解赴京完糧支用羨餘給軍是以
各衙三四完糧給軍之多餘給補概總起運包賠之不
足上不扣損於官下不加賦於民完糧腳價亦均而揭
一議處耗米以蘇軍困據遮洋把總蔣懋勳呈查得山
東江北等總每年領兌山東河南二省改兌正糧每石
加耗一斗七升運赴京通二倉每石例交上納耗米四
升惟遮洋官軍領兌河南改兌每石止得耗米一斗五
升運赴天津倉上納每石交倉用耗六升較之山東等

總領兌耗米原少二升交倉反多二升共計每石虧耗米四升節致掛欠累軍揭債賠補疲困已極況有司原收民納耗米一斗七升山東江北等總照數領足惟遮洋止領一斗五升卻留所餘二升別項支銷既不寬免於民何獨貽累於軍若謂運納倉分稍殊天津相去何遠減去二升及照天津倉歲收遮洋改兌六萬石不過隨收隨放較之京通倉久貯挨陳放支者卻反多納耗米二升事體不一久爲軍累呈乞議處將遮洋改兌糧耗比照各總每石加耗一斗七升運至天津倉亦照京通交納四升以蘇軍困等因到臣查得議單內一款改兌糧米加耗則例山東河南一斗七升遮洋一斗五升天津倉相去京倉不遠輒減二升亦似太多又一款內開進京倉交納糧米每石兌運加耗七升改兌加耗四升遮洋六升山東江北等總交納京通二倉本倉俱兌兌改納耗自是不同其單內遮洋六升惟指正兌納耗而言如薊州倉上納正兌耗米應該六升至於天津倉上納改兌耗米與京通倉納耗事體相同不係正兌卻濶作正兌亦要納耗六升蓋因議單遮洋未分交糧正

改加耗數目以致每年天津倉改兌溷照薊州倉正兌俱納六升負累官軍概將月糧或揭債賠補困敝已極故遮洋總分比之他總十分狼狽相應議處合無嘉靖二十七年爲始行令有司將遮洋總改兌原徵耗米一斗七升先年止領一斗五升扣留二升今量給一升每石領兌耗米一斗六升其運赴天津倉亦照京通改兌一例加耗米四升則民不加徵軍不虧累永爲定例開載議單庶耗米適均敝運可蘇矣

患病乞代疏

玩鹿亭稿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患病危急亟請更代免誤漕務事竊照臣素患虛火怔忡病症調治未痊嘉靖二十五年欽奉敕命提督漕運臣聞命喜躍力疾供職以圖補報連歲趨走苟完運事但前病怔忡時作時止每發數日或旬日卽愈至今年九月閒僂運進京一時虛火復發徧身火熱咳嗽吐痰加以鼻衄伏枕月餘稍愈隨復奉旨嚴整明年運事欽遵陸路兼程回淮因勞動火前症大作頭目暈眩喘嗽不息鼻衄不止心氣怔忡全身戰動復加疼痛日夜呻吟半月不痊轉加危重積患交攻勢難延活縱使醫

治得生亦恐終成痼廢竊念臣犬馬之年今踰五十叨竊運樞正當聖明向用之日不意命蹇福薄遭此病患不能少效絲粟圖報何時思之感泣臣螻蟻微生固不足惜但漕運重任時難廢息只今病臥不無誤事憂惶激切如蒙伏望皇上軫念漕運爲國重計察臣惓惓圖報之心積患危急不得已之情乞救兵部早賜推官更換容臣回籍調治以圖後報不勝感激

戊申年會議二條

一禁私兌以重京儲據中都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

玩鹿亭稿

卷六

一五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尹鳳呈據懷遠等衛運糧指揮莊棠等呈稱蒙派領兌蘇常二府州縣糧米依期到彼限同官里將在倉糧石從公領兌此外又有不入倉糧石名爲兌戶各居鄉城不一每衛派散五十七家糧米多寡不等旗甲挨門找尋伺候彼便則出兌不便則叱回只得守等曠延月日又被將糧插和糠粃濕潤倚勢兌與官軍受害不敢聲言緣由到總呈乞禁治行閒又據江北把總周應禎呈稱泗洲衛運糧千戶劉爵領兌常州府武進等縣糧米被糧長白子道等仗倚豪強濫將粗惡糧米存落在後

通不上倉曬揚勢逼官軍私家領兌實慮京通交納虧
苦呈乞議處及據杭州右衛千戶暴以平呈稱領兌蘇
州府崑山縣糧米被延四月之上未完糧米千餘石被
勢豪糧里倚恃豪家不行運倉逼軍上門領兌等情各
先後到臣已經會行江南巡撫衙門查究禁治外竊惟
漕運糧斛乃國家重計各處自有水次官倉曬揚交兌
係不易之定法柰何近年江南各縣豪戶罔畏國憲不
遵明法公然不將糧米運倉倚勢存家任其拖延該府
縣管糧等官莫敢誰何直待三四月內倉糧兌畢之時
方令官軍找兌旣不曬揚乾潔反又插和糠水百計留
難官軍畏懼違限比較問罪只得屈兌上船沿途蒸折
臨倉虧欠負累包賠不勝困極且前項奸弊不獨蘇常
二府糧長白子道爲然上年節據江北把總呂元鹽城
所千戶李顯紛紜呈各相同若不申明法例嚴行禁革
第恐效尤者眾不惟官軍被害糧運日做國法亦爲撓
阻誠非細故如蒙俯念軍儲爲國家之重計法例爲天
下之遵承阻廢不容以漸合無通行江南巡撫衙門嚴
行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自嘉靖二十七年徵收兌軍

秋糧爲始務要遵照律例依限開倉收受完足具收過
在倉糧數開報漕司聽候官軍曬揚交兌雖升合不許
容放私家敢有勢豪仍踵前弊不行上倉逼軍私家領
兌者聽臣等并撫按監兌等官拿問重治該府縣管糧
等官問以罷軟革職如有贓私照律治罪仍計各戶不
進倉數糧米坐以侵盜申照法律乞載議單永爲遵守
一併軍船以便漕運據中都留守司把總運糧署都指
揮尹鳳呈照得本總所屬河南潁上所止船五隻官軍
五十一員名運糧一千五百餘石數爲極少官軍不便
有三該所寫遠不善過江每年輪兌山東鳳陽一處糧
米派撥三四州縣水次星散一官不便鈐束一也糧船
北上經過洪閘灘溜軍船畸零難於併力牽挽二也抵
灣分撥京通二倉交納上下不能相顧三也此外不便
於本總者又復一端該所應報合于上司一應錢糧公
文因隔寫遠多不如期雖差守取往返千里動經旬日
每每稽遲誤運查得總屬潁川衛亦係河南都司所轄
該衛止船二十隻額設指揮一員百戶一員領運船糧
亦爲簡少如蒙乞將潁上所原運旗軍五十名改革者

班京操卻將潁川衛春班操軍摘留五十名領船駕運
遞相互換庶不兩誤呈乞諄處等因到臣爲照潁上所
原無運軍成化年間爲因長淮等衛缺軍運糧始於該
所添設五十名領船五隻駕運及查嘉靖元年該先任
漕運都御史陶琰總兵官楊宏會議題准將淮大等衛
春秋兩班京操旗軍改撥運糧以抵徐左泗州二衛缺
運之數卻將歸德等衛所空閒餘丁頂替淮大等衛京
操今照潁上所止有額船五隻官軍五十一員名地居
僻遠遞年領兌交納委果星散一官難以鈐束及中途
經過洪閭淺溜人少力薄不便併拽每致愆期呈誤及
照潁川衛與潁上所俱屬一省各有操運二差均係重
役且該衛止船二十隻數亦不多見有指揮百戶二員
管領若將潁上所運軍改操潁川衛操軍改運互相兌
換彼此均便查與徐歸德先年改撥操運之例相同
似應議處合無自嘉靖二十五年爲始將潁川衛春班
京操旗軍於內摘留五十名兌領該所船五隻併附本
衛運糧不必添官卻將潁上所革繼旗軍五十名抵數
赴班操守運官退所別差如此庶操運兩便事易統攝

俱無妨誤矣

辛丑河道淺阻議處起糧出凍疏

爲僨運糧儲事竊照臣先於今年二月間前往瓜儀二
壩催僨各運陸續過淮前來五月十一日隨至清河一
帶督船過淺後因兩洪清河有水船行無滯臣復至濟
寧一帶各問督催今見督過濟寧南糧運船先後總計
五千七百一十隻卽今未幫運船俱於七月二十二日
過呂梁洪挨幫前進但查往年先幫運船正月已有過
淮二月三月四月陸續過淮不斷次第抵張家灣進倉
交納每年七月間隨路俱有空船南回今年五月初六
日兩洪方得水運船方行卽今八月頭幫高郵衛運船
方纔交糧一兩月間各總運船先後擁集深慮灣中擠
泊不下起糧起剝俱爲艱冗而火盜之變干係重大昔
嘉靖元年臣先任浙江運糧把總時因糧運節年遲誤
自天津以至張家灣船俱凍阻臣訪得天津丁字沽桃
花口一帶俱堪起糧蓋由武清縣馬駒橋一直進京路
不甚遠其京糧車腳銀兩比之張家灣起米進倉所差
不多惟通糧車路沿河灣通進倉比之京糧途路亦各

相等所費車腳甚多臣議將丁字沽一帶凍阻運船通
起京糧天津以南間河一帶凍阻運船通起通糧總不
失京通兌改三七四六之數將分撥通糧船隻腳價空
貼京糧蒙戶部題准前議行臣催督不加絲粟給濟通
將凍糧起發進倉後江西安福所浙江台州衛幫船連
日兩處起火共燒船數百隻得糧米俱已起完止燒空
船實出萬幸今後幫各船接聯轉河沓進豈但重船阻
雖起完空船亦恐擠塞分投差官晝夜清理不開其起
糧條子剝船尙有阻旬日半月不得到關者今年八千

玩鹿亭稿

卷天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餘船俱陸續先發只今雖見清理八九月間後幫運船
俱到數當不下五千比常加倍督發尤難火盜干係將
來豈不深有可憂況九月以後凍不可測只有八月一
箇月之期神輸鬼運展轉不及若照常格起糧必然致
誤況江西湖廣一總途路遙遠若再凍阻明年凍開方
回勢難復運下年糧運又須停減及照各總糧運近來
十分疲敝今年受累尤重隨路逃亡再使守凍缺食十
亡八九將來糧運從此不可救藥若不預陳區處以致
失時誤事雖罪死無益爲今之計必須水陸並進或於

後到運船內量摘通起京糧就令於丁字沽一帶灣泊
聽候僱車不須抵灣擠塞卻於已過河西務各幫摘起
通糧惟不失京通三七四六總數京糧腳價于摘撥通
糧船內提貼但今輕齎二六者止是二四三六者止是
三四恐不足用其原減二升量動累年由闕節省銀兩
照數補足其通惠河每日進糧三萬照舊不誤或將湖
廣江西二總路遠運船從權水兌以速回南今年河道
涸阻遠近共知後不得援以爲例然必多方並行庶圖
出陳仍查先年各幫扣存事故給軍銀兩每船量給僱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不候交糧先行駕船回南則下年運事可以依期責
成若一年陳阻則歲歲愆期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今
年河道枯涸異常臣等不勝憂懼荷蒙皇上軫念糧儲
重計特命大臣督治河道又遣官祭告河嶽等神以故
萬靈效順百職殫力多方疏理晝夜靡懈以致於斯實
出望外今事在垂成正虧一簣如蒙伏望皇上俯念艱
阻垂成之時重恤軍士守陳之苦早圖下年兌運之計
乞敕戶部早爲議處水陸並進將路遠運船從權水兌
兼濟務期早完出陳不誤下年起運則上不負皇上聖

慮之勤至下不虛諸臣奉職之辛勞糧運不勝幸甚

乞免淮邳官軍守江以固重鎮疏

題爲乞免摘撥淮邳守江官軍以固中原重鎮事竊照兩淮爲南北要衝天下喉襟之地東臨大海鹽徒出沒不特倭夷之防北接徐沛盜賊尤多自昔雄強桀猾之所隱伏蓋中原之鎮未有要於此者也今淮安大河邳州三衛戶口日減差役甚繁所最先者春秋二班京操裏外河運糧巡鹽捕盜河下接替夫役雲梯關把守次則派撥廠料局料顏料并賠納屯田荒糧餘補守城操

玩鹿亭稿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備軍少差繁實不足給近年又該江淮巡捕總兵官湯口行文選取淮大邳三衛并東西二海所官員共二百餘員名前去鎮江湊足二千餘名之數在彼操練以故城操愈少今年山東單縣地方妖賊竊發境聯豐沛切近徐邳嘗謂軍防禦於淮大二衛城操軍舍內逐一挑選只二百餘名其中尚有老弱充數人心驚惶甚爲可慮臣思兩淮喉襟重鎮旣無調集防守之兵而乃以兩淮之兵調守鎮江卽今城伍空虛誠不足以居馭彈壓緩急殊無所賴且淮大二衛原非沿江衛所今調彼防

守過湖越江遺家遠役雖則於該府地方給有行糧而連年月糧多缺關支家口亦無供贍每去必處幫貼軍伍愈累況江南亦無哨聚之盜在彼亦爲冗食卽有盜聚調取亦易如蒙伏望皇上垂念兩淮爲中原重鎮乞敕兵部行令操江巡江提督巡捕等衙門將前項官軍止於沿江各衛查撥其淮大邳三衛原撥鎮江操守官軍仍回淮安本鎮操備遇有盜賊生發聽彼調用庶不顧彼失此地方有賴人情亦安武備可修中原可固矣

乙卯年會議六條

玩鹿亭稿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納蘭刊本

一嚴收納以祛夙弊據遮洋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同知徐學下德州衛指揮周金呈稱本總所屬淮安通州左等衛官軍先年在天薊二倉上納守候艱難至嘉靖二十六年該蒙漕司議擬比照京通二倉事體各運官赴京總督等衙門告限併進每十日一次比限稍得蘇息但近年運官赴京承領各衙門限票止蒙比併運官不蒙責併各倉官吏夫運官在倉孰不欲其速完早歸但進倉曬收俱係各倉官吏所司運官豈能預力責限既不加于倉官曬收愈加稽阻展轉索

捐不可勝言况運官赴京比較往返耽閣動經半月盤纏花用未免科派貧軍比之先年尤爲繁苦呈乞議處等因到職卷查先該漕司會議看得遮洋一總十分疲敝節據官軍告稱乞照京通二倉事體投文到倉卽與進糧進完卽曬曬完卽收勿得稽延守候或令十日一次到京報完該戶部題奉欽依通行欽遵訖今據前因爲照該總官軍呈稱天薊二倉曬收延遲欲求并限比較蓋因近年責限止及運官而不及倉官遂致倉官乘機求索愈致稽遲乞要議處職等竊惟糧運稽遲其弊

玩鹿亭稿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二一則運官運軍窺知在船耗米數多沿途侵欺花費以致虧欠正糧不得完納一則在倉官攢軍斗指以常例爲由索要財物少有不遂縱使糧運進倉完足仍復百計刁難不卽收受中間忽遭風雨動至半月或一月不得收納完足此其爲弊已非一日之積矣今若獨比較運官而遺倉官將益中其姦貪之計恣行捐勒若獨比較倉官而遺運官將縱恣其玩愒之爲愈益稽遲又十日一次到京報完兼行比責此亦責成速完之意但各倉自天津薊州到京往返四五百里若使運官屢

行至京豈惟勞費艱難抑恐曠廢進納爲照天薊二倉各設有戶部管糧郎中主事等官堪以委任且見在彼處地方行事勢亦甚便合無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凡各該糧船將及抵倉之日運官投文戶部總督并巡倉等衙門給限發與各倉并運官各照糧數多寡定限某日完糧戶部仍卽行文令天薊二倉管糧郎中主事等官就彼將運官倉官查照總督等衙門原定期限嚴加比較責令上納一如在京各倉主事之例免其運官數數赴京止是半月或一月一次其該倉郎中主事將收完糧數呈報本部及移文巡倉衙門知會查考不然或令運官一月一次赴京呈遞完欠數目因行比較如有延捱日久糧運不完及掛欠數多審有侵欺情弊者就將運官旗甲人等參送法司問擬追併不必復待運回致令展轉遲延如此則夙弊可除繁文可省而糧運亦不敢久稽矣惟復仍舊赴京比較施行

一復舊規以紓疲軍據江北等總把總運糧以都指揮一體統行事指揮使等官張弧等呈據歸德等衛指揮千百戶趙滂等呈稱漕運舊規旗軍領兌糧米運船駕至

張家灣等處住泊坐糧衙門撥給外河剝船將糧剝運石土二壩通糧則車戶搬運京糧則裏河由間旗軍只在各倉候糧米至日交納輕齎銀兩給與腳價騰出空船卽日趕發回南止留一旗一軍在後完納此是經常舊規旗軍尙多負累近蒙改派乞運至密雲昌平等處作爲邊糧每運船一隻裝糧三百餘石其牛欄山水淺須用小船七八隻或十數隻剝運軍少船多防範不周至于起旱之時車戶人等四散行走尤難照顧往往中途偷盜濫散追陪數多竊思糧運自水次抵灣跋涉月久指望至灣交卸少得蘇息卻又令其空運水陸復有二三百里十分苦累乞賜轉達免其空運只照舊規運至京通二倉交納實爲萬便等因具呈職等查得議單節年題奉欽依止是運至京通二倉原無送至牛欄山事例近自一二年間委因北虜侵犯古北口等處動調主客兵馬錢糧不敷乃遂有改運牛欄山之議此亦因時轉輸以供軍餉事理職等何敢不遵但思近年各處地方災傷重以倭寇道路梗阻交兌爲難其各省如期兌完者少過期者多比及兌完起運已犯住俸降級之

例此其轉運之苦一也又運官運軍自江淮一二千里赴山東河南水次領兌比運至通州已極困憊正望息肩而復重以此役實是筋力盡轉運不前且南人至北道路不知僱倩車戶腳夫人等十分措勒典衣鬻櫓艱難萬狀此其轉運之苦二也及職等查得先年該戶部主事胡致和建牛欄山水運之議節經該部行巡撫等衙門覆議逾年未報彼時蓋已知其難矣且今由通州分水以至牛欄山水道八九十里雖有小船剝運之勞亦不敢辭惟自牛欄山至密雲石匣等處則陸運險

阻遠方疲困之卒實難爲力及照近年宣大亦嘗空運俱是戶部趨行順天府起車或運至宣府或運至懷來戶部出給官銀僱腳原非運官轉輸此于軍民兩受其惠其在今日亦乞議處將原議糧米止照舊規運至京通二倉上納如或以近議已定則止運到牛欄山交卸其腳價亦不敢煩費戶部就于輕齋銀內動支但乞行文各該坐倉員外或密雲昌平管糧主事督令彼處通判州縣等官給領前項官價僱車裝運至密雲并石匣昌平等處如輕齋銀兩不足則於新加耗米三升內出

辦則公私亦兩便矣等因到職卷查嘉靖三十二年該戶部議擬備行漕運衙門查將三十三年山東河南應運京通粟米內撥一十五萬石運至密雲昌平爲主客兵糧之用其薊州密雲昌平班軍行糧共五萬六千一百八十八石除薊州該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照舊轉運外密雲該三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昌平該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比照小灘至臨清事體於原兌地方除應加耗米外每石量加米三升以爲盤剝之費徑由通州水路運發密雲昌平收貯聽用仍要將頭

幫船糧撥發等因備咨漕司遵照分派江北等總空運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內該戶部咨爲價運糧儲事內開會議嘉靖三十四年漕糧查將原派密雲鎮主客糧米一十五萬石內量改六萬石運昌平鎮四萬石准作主兵二萬石客兵隨宜參酌支用以後年分查照派撥施行等因備咨前來除案候查撥運納外今據前因職等竊惟法貴通變亦貴宜民南糧節年運至京通二倉者國家經常之制也改運至密雲昌平以濟軍餉者一時濟邊之權也維今倭寇四出東南民力已竭其運至京

師亦難矣而可復重以遠輸之苦耶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語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在今日通變宜民之道亦不可不爲之所矣如蒙伏乞聖明軫念民艱將遮洋等總糧米止照先年舊規運至京通二倉上納完足出給通關卽令回空南去不誤下年糧運乃爲長計惟復令其運至牛欄山交卸戶部行委管倉郎中等官就彼收受督令府縣等官議處或于牛欄山蓋造倉房寄囤或令車戶人等支領腳價般運至密雲石匣等處少紓軍因此亦一策又或不然則乞賜矜處

玩鹿亭稿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宜查照京師官軍半年下通州倉支糧事例令密雲石匣昌平等處官軍將應得月糧自牛欄山等處各自般運回營用度則軍餉民情實爲兩利矣此於運事尤切一專責成以重國計查得近該戶部咨開漕糧四百萬石係額運軍需少有虧缺例當卽時措置完補今查以前年分至二十三年止額運數內每年各有掛欠漂流一總或數計盈萬本部雖履行撫按并漕運衙門督催百無一二完結照得各該把總職任一總運務攸司先

該本部題奉欽依議得各該把總但有掛欠漂流不許
推陞縱有遷轉聽本部參留等因在卷近節准兵部咨
開下江把總郭全仁湖廣把總常勳江西把總華蓋江
北把總姚溪江南把總朱冠南京把總張建節俱陞任
去訖且節年掛欠漂流之數皆各官經手錢糧若旣離
任則將來愈難完結合行移咨前去煩照本部先題准
事理將前開陞各把總備查領運經手糧米除一總下
通計欠少不勾千石者著落新運把總補運不必拘留
外其掛欠數多至二千石以上者拘留在淮完結一面

參奏前來以憑從重參究情輕者完日行令赴任情重
者革任等因備咨到職爲照漕運四百萬石係千軍國
之需是故漕司自總兵參將而下設有把總都指揮有
署都指揮有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俾之總司一總之
事官階旣崇人心自服其漂流者令其處補掛欠者令
其嚴限催徵至于緊要重大甚有關繫者則尤在總領
輕齎艍船等項銀兩每年以下萬計皆此一人典司出
納之權也可不愼乎查得正德五年四月內該都御史
屈直奏該戶部議擬題准漕運把總等官三年以上果

有廉能幹濟運糧依期不至借債者准於實職上陞一級總督總兵等官務要從公推訪愜服眾心不許徇情聽囑有辜恩典等因在卷故先年推陞把總俱在十月十一月漕運會議之後必查得把總官糧無掛欠銀有羨餘方纔推陞其在正月二月以後漕務方殷則不復推用此其立法良有深意今照嘉靖三十四年自二月起至四月止不及半年陞遷把總運糧官郭全仁常勳姚漢華蓋朱冠張建節李忱共七員且正在糧運過淮之際而各官忽叨遷轉在本官則棄原官爲弁髦幸以爲脫身之謀在他人則視本官爲贅疣實無服從之意是之謂臨敵易將矣關係豈其微哉且交承官員倉卒前來罔知頭緒其漂流者何項抵補掛欠者遽難催納至於輕濟銀兩則出入盈縮之間其有無侵欺皆不能毫分而縷析矣緣係先年題奉欽依事理況准戶部明文咨行前來除將各官欠糧二千石以上如常勳等各行拘留完納外及照各官陞轉多係湖廣等處都司僉書開散官員原非軍前聽調緊急之用職等失今不言萬一將來復有遷轉不無變易漕規重誤國計如蒙伏

望皇上軫念漕運重務敕下戶兵二部會議凡運官應該陞遷者仍須查照先年題准事例每年完糧之時令戶部并漕運衙門查將糧無掛欠銀有羨餘把總指揮等官開送兵部查果係三年以上者照例加陞其遇有軍情緊急不次陞擢者亦須於內參酌巡按巡倉等衙門疏薦推用中間但有掛欠凍阻者雖有論薦不得推陞乃乞載入議單永爲遵守如此庶事有成規人有固志而僥倖速化者將無所容矣

一均法例以勵運官查得戶部議單正月終有司無糧

玩應字稿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軍衛無船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千百戶各住俸半年二月終無糧無船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住俸一年若延至三月終船糧不到者提問降二級四月終船糧不到者連布政司掌印管糧官領運把總通行提問各降二級等因近該戶部咨爲攢運糧儲事內開嘉靖三十一年投文到部送納未獲通關并次年二月終不完及漂流等項照例問罪降二級閒住浙江等總杭州前右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邵昇等共二百六十餘員節又准戶部咨爲清查侵欠錢糧未

完通關事內開領運嘉靖三十三年分糧米次年二月
終完糧違限照例降二級山東等總任城等衛指揮等
官許遷等共五十九員俱經會行漕運理刑司提問降
級去後查得一二年閒參降運官共三百二十餘員職
等竊惟完糧違限重誤軍儲住俸降級載在議單所宜
遵守夫復何言但照近年各處地方災傷重以兵燹小
民上納艱難多不如前其在有司無糧者豈止三月終
而已至過四月終欠糧者恆十之三四又軍衛運官蠲
累水次已違過淮之限縱使過淮亦已違完糧之期其
各該監兌償運等官止照舊規一時概參今一二年閒
黜降至三百餘員其各該衛所每遇京操領運實是缺
人差遣且指揮降千戶千戶降百戶百戶降總小旗只
待終身之日子孫襲替方纔復職職等查得見行條例
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等項立功五年
滿日還職帶俸差操其餘減至杖九十徒二年半以下
與別項罪犯俱照常發落原係管事者照舊管事原係
帶俸者照舊帶俸此天下之通例也今照各該軍衛等
官止以運糧違限公罪反致終身廢棄情似可原且較

諸有司并布政司官無糧違限者尤爲偏罪通合議處如蒙伏乞聖明軫念時事艱難運政凋敝查將各總衛所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前除犯賊情罪深重及漂流虧欠數多者月行議處外其犯該完糧違限并軍船到遲降級官員敕下該部會同法司議擬題請候命下之日備將各官行各該撫按衙門或理刑主事查勘果無別項重情姑照軍職立功事例已及五年者准令復職未及五年者候滿日准復各許改過自新聽候委用如或以前年議單已定一時未可盡復或降級至十八年或

十年姑行准復則懲創已久自新有日而曾經領運人員亦不爲終棄矣其但係託病避運棄撤船糧逃回等項問擬降級者並聽終身子孫方許復職不許一概妄行援例如此庶法例惟均勸懲允當庶官亦得勵志於運矣

一申舊議以整漕規據浙江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朱仁呈照得漕運通志內一條每衛指揮二員分番修船運糧景泰五年該總兵官徐口具奏江南船隻經涉江湖車壩損壞原擬各衛掌印官指

料協同整理近年多不遵守往往稽遲起運又先年各衛原有指揮二員運糧後暫停止今合照舊每年一員管運一員整理船隻聽候下年輪運守禦千戶所亦同聯觀此條誠爲便益何者如浙江兩總運船近遭黃河水患船多漂流無存及至湊運抵灣起糧上納軍船先回而總運指揮千百戶等官仍復羈縻在京掣取通關其軍與船無人管束修補直至次年正二月間各官方得南回乃亟欲於數日之間行文於數百里相隔之府衛催解料價修驗淺船補軍整甲不亦難乎是以各稱

有旗缺船有船缺軍凡此皆由分理之人幹濟不預之過也呈乞議處查復舊規以便糧運等因職等竊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況漕運係軍國之需必須得人協心預慮庶爲有濟查得各總衛所官員有掌印有軍政佐貳掌印者掌一衛之事軍船皆其所屬運糧佐貳官則代掌印官分理原非判然爲二事也但近年各該掌印者以運務一付之佐貳官其船之修否軍之有無漫不加意蓋由利害不切于身考察無預于己是以缺軍罔肯僉補料欠不行扣追犯罪脫逃者不行拏解富

豪隱避者受賄改差而領運官員倉卒回還復欲赴兌
又焉能一一整理之乎是則不獨浙江總分爲然而湖
廣江西上下江南京等總糧運愆期率多由此緣今歲
正當考選軍政之年諸凡事務可以選定如蒙合無查
照申明先年總兵官徐恭奏行事例自嘉靖三十五年
爲始通行各該巡撫等衙門查將所屬衛所等官務選
材幹指揮二員定擬一員掌印一員運糧一遞一年分
番領運如三十五年佐貳官領運赴京其掌印官在衛
不妨原務卽行預整三十六年運事軍有逃亡卽爲僉

疏鹿事稿卷六

四十四明報書

約圖刊本

補船有損壞卽督修造派下新糧就便行文依期催償
事事完備候領運官回交代印信令其署掌本官卽遵
照議單限期於正月內起行赴兌早圖完納其下年運
糧事務則署印者在衛照前預理停當輪流上運以效
同舟共濟之義如有怠緩誤事者聽漕司并撫按官參
拿究問如果係緊急地方掌印官必不可缺該衛堪用
指揮有餘則定擬指揮二員分番上運亦聽從其便如
此則庶乎事有責成官無曠廢而國計漕規亦或可得
修復矣

一議分理以速漕務竊惟漕運之設專備上供及京邊
仰給之需關係實重國家設有總督都御史又有總兵
有參將蓋俾之各司其事各効其勞事乃有濟爲照淮
安爲南北要津議單內各總兌運糧米俱載有過淮之
期其各處軍衛有司開兌時則畏監兌儼運郎中主事
并巡接御史查參旣兌後則畏職等在淮稽考比較是
故率以過淮爲重且每年三四月間漕運參將復至瓜
州畿貢等處催儼故人多罷勉爭先過淮無敢後者一
自過淮之後以爲職等給過幫帖無復事矣其把總并

玩鹿亭稿

卷六

四
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指揮千百戶等官乃遂夷猶自得在途遷延或販賣土
宜或收買貨物甚或把總并指揮乘坐大轎張傘登陸
或以漕卒送人拽船或以漕卒恣行私役展轉遲延罔
知畏憚此其有誤糧運一也又自淮以至邳徐波濤洶
湧逆流而上舟行甚難故嘉靖三十一二年閒率三四
船共輓一船方得牽拽而上糧多人眾非有尊官以統
茲而聯屬之鮮克濟矣此其關繫糧運二也又近年南
直隸湖廣江西等處運官運軍人等侵費官糧慮無陪
補往往駕言徐邳等處黃河溜急中途漂流覆沒者無

歲無之雖經行勘大段地遠年久聞見失真亦徒取具
文書而已今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內淮戶部咨該本部
總督左侍郎盧口題稱鎮江衛運丹陽縣糧米漂流宿
遷縣具老人宋通一勘結遂爲遮飾此其爲弊已非一
日之積其虧損國賦不已多乎此其蠹害糧運三也又
近年江淮盜賊出沒無常往往焚劫糧船重爲運阻近
該兵部題奉欽依命都督周于德江南防護遂得無虞
是亦近年事例昭昭可見者此其關繫糧運四也職等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六月該刑部左侍郎吳賑濟淮徐

玩鹿亭稿

卷六

學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條陳封事其一曰重守鎮謂徐邳當兩京之衝須職重
者居此控扼庶幾人心有所畏攝欲將淮安參將常在
邳州駐紮往來淮徐訓練兵馬防守城池此爲曲防至
意于時因是不專漕務未卽舉行今該漕運都御史陳
口親到地方七月間會河道都御史曾口謂淮北一帶
缺官催督糧運乃遂稽遲且復滋弊合行議處題請以
裨漕務如蒙乞救下戶部再行查議如果可行候會議
已畢之後令總兵參將卽便回南在淮經理下年糧運
事務至次年正二月間參將先赴瓜儀經理過壩過閘

次第待至三四月糧運湧到之日本官到回勘處自淮以北一帶糧運由清河直抵徐州嚴加催督令其日夜前進如有水溜則多方牽輓漂流則就近覈實其有多帶私貨卽行盤詰一或有盜賊生發卽行緝捕務要周旋其閒夙夜匪懈如果糧運之到稍遲就于邳州暫行駐紮將邳州并桃源宿遷清河等處各城操并民兵快手民壯等項時加操練聽候往來調度防護一則可以速京儲一則可以控要害緩急良有攸賴矣其淮南糧運則職等會同委官或把總或府衛官多方催償如或稽遲廢格則職與巡撫都御史不時巡歷所屬地方親行督責務期早完載在議單永爲遵守如此則眾志攸同而事務畢舉其于國計不無小補矣

玩鹿亭稿

卷六

吳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玩鹿亭稿卷七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文移

淮大二衛告缺月糧行巡撫都察院

爲乞憐軍歉拯給月糧救濟生命事據淮大二衛見運軍餘家屬陳海等狀告前事海等各有子姪兄弟夫男在船駕運所有應給月糧除節年缺欠數多一時未敢開告今年分蒙本衛造四箇月糧冊送府於四月內各軍南來再三哀告止給糧兩月稍得漿補衣衫此去遺棄父母妻子在營正遇年歲凶荒柴米價高有役過操運老疾廢殘不能動履者有餓損染患瘟疫時病將垂死者眾口嗷嗷缺食救命老幼饑饉日夜悲啼不能覓討全家委實不能存活惟望月糧濟度如蒙可憐乞將本年分未支月糧先行查給兩三箇月急救性命以後月分再乞查明准給庶慰貧軍仰望有此苦情具告連名狀陳等情行聞又據春秋兩班操城操守門局匠疾幼等軍謝蘭等各告相同據此隨行淮大二衛先將嘉

靖二十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各軍已未支過月糧備查
造冊繳報前來查得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軍月糧嘉
靖二十年分淮安衛未支八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
嘉靖二十一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七
箇月嘉靖二十二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
支十一箇月嘉靖二十三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
河衛未支六箇月嘉靖二十四年分淮安衛未支三箇
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五年分淮安大河二
衛裏河運糧各支二箇月餘尙未支其遮洋見運節年
已未支月糧多寡不一大約與裏河運軍相同其減存
運軍月糧奉例抵扣料銀修造船隻者多皆無支其邳
州衛東西二海所尙未查報缺欠尤多及查兩衛春秋
兩班京操者惟起程之際各告支四箇月餘亦無支其
城操海操守門備倭局匠老疾等軍歲支不過二三箇
月有全無支者查據得此爲照官軍俸糧朝廷所以養
贍官軍按月給之謂之月糧以故先年皆按月關支未
嘗遲缺蓋身役于伍食寄于官爲有司者一方在官之
人所共仰食故以歲計之以給一歲之用且如一年會

計除起運若干災免若干官吏俸糧若干師生膳米若干衛所軍士月糧若干必先爲之徵派務使足給如民間一大家其賓客之費僮僕之食農莊之需亦必歲計之事同一理蓋未有忽然置之而不爲之處給者及照淮大邳三衛并守禦東西二海所操運等項官軍俸糧舊例坐派淮安府二州九縣該本府大軍等倉存留夏麥秋糧米豆并淮大邳三衛屯糧籽粒相兼本府稅課司局商稅課程給放不缺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歲歲缺食略不爲處但曰無糧竟無查據及又行據淮安府將

原派各州縣未完錢糧并商稅銀兩查報前來中間隱細雖未盡知而其所以缺糧支給者大約有三其一有司不重農桑淮安各州縣地土荒蕪者多而人民逃亡者眾蓋人民之逃亡者日眾則地土荒蕪者日多且如一里若干戶其一戶逃亡則一戶錢糧概里爲之陪納逃亡兩戶則陪納兩戶逃亡漸多陪納漸重陪納漸重逃亡漸多地土豈不荒蕪錢糧安得完備月糧何由足裕夫荒閒地土召民開墾蠲其稅糧限滿科徵者俱有祖宗明例節經申明卽今有司每年凡遇上司按臨憲

綱冊內首先開答但不肯著實奉行不過爲紙上故事以致澤不下究荒蕪如舊良以考覈遷轉原不係此故也其不視地方如傳舍者幾希孰有以生民爲念者哉且今淮民之有田不能耕種者只少牛具所用黃牛二隻爲一具不過用價二三兩再給以飯米一石可耕一頃有餘則是得銀四十兩便可開田十餘頃歲可望收千斛而於地方亦多千斛之糧雖不能盡爲之開墾而一縣用銀四十兩亦易處辦若試爲之以次開墾則荒蕪漸闢收穫漸多其爲地方之利不細其極低窪之處亦可樹柳爲薪以充糧稅苟存誠於爲民殆無不可爲者又往年嘗至清河等縣地方督淺親見耕熟地土切近居民門首者亦任其長草嘗怪而問之則曰此逃戶之田也若拔田中一莖草則里甲便來追要原戶節年拖欠之糧故不敢種及問其見年糧稅何人出辦則曰里甲共陪夫里甲何愚也就令附近之民從便耕種雖不能償宿欠之糧亦可以代見年之稅就見年免稅以後亦固有望若竟不敢種而終使荒蕪陪納寧有了期大抵只州縣官不爲之主耳若查逃戶之田使附近居

民有力耕種者給與印信帖文執照不許里甲追要宿欠之糧仍照例免稅限滿科徵則人誰不種但種得一畝得一畝庶田土不致荒廢里甲漸免陪累官府亦便催徵將來逃亡漸可止矣此皆不費給銀區處者亦何所憚而不肯爲哉然此亦須州守縣令留心于此身親區畫非泛常委之里甲文移查報而可行是以難也竊以爲不務開墾而止逃亡終無以爲月糧之本開墾既多逃亡既止則又豈特爲月糧之本而已哉若夫水旱荒歉所不必論蓋水旱荒歉雖云災變而事實常成化弘治開倉廩實軍儲足之時亦未嘗無水旱荒歉之災也蓋耕穫常理也若云荒歉而罪於歲不務開墾豈有不耕而穫之理故曰所不必論也其二糧里收頭串同吏書徵收侵隱襲以爲常其弊有不可言而各州縣管糧官一到卽吞猾餌莫敢誰何惟其所使曲爲庇護但曰無徽州守縣令竟不之察及府行催但亦曰無徵乃以蔽護僚吏糧長收頭撐持上官爲有力量而府管糧通判令已不行於州縣知府惟以州守縣令之言爲信本府該吏又相扶同遂亦曰無徵上司問以官軍月糧

則曰無糧而其所以無糧與是否無徵竟未嘗爲之深
究豈不重誣上而蔽下也哉今據該府所開本府倉各
州縣未完之數然不謂全是有徵俱屬侵隱中間亦有
無徵亦有有徵者且如每年之所派徵如起運兌改糧
若干鳳陽倉糧若干徐州倉糧若干常盈倉糧若干本
府大軍等倉糧若干每年先儘起運其次卽儘鳳陽倉
糧蓋鳳陽倉有坐倉主事又有巡倉御史參問例嚴故
也徐州與常盈倉各有坐倉主事經管督催而無巡倉
御史事得稍緩又次及之惟本府倉糧每年但穀完給
官吏師生俸廩則已至於官軍俸糧有則量給一二月
無則遂止未完之數遂不追徵其糧若可已者又且向
無人查以故各該吏書糧里收頭人等皆得緣以爲奸
恣爲侵隱慣得其利但說本府倉糧便作肥家之想且
如荒歲無徵猶可諉之荒歲至於成熟之年官軍俸糧
每年亦只支得二三箇月固無加於荒歲之不給者何
也然謂之無徵不可也謂之非弊不可也其弊多是糧
里收頭串同積年書手爲之豈但官不之知雖該吏亦
未知之也官吏常易而書手未嘗易故也又聞有錢糧

起解至府前而復回分侵者此亦皆書手之弊其由實本於該府官不以軍士月糧爲念置之度外故奸小得以窺伺而爲之爾況吏書只利放支錢糧之少而不利其盈足蓋少則可俟衛所之謀幹乃爲呈請而方與之如其盈足按月放支皆各人應得之糧何人謀幹支領則不須呈請爲矣然此豈特三五年來之弊其所積漸者深也再查該府申報查過各州縣自嘉靖十六年起至二十五年夏稅止總計十年原額該徵府倉夏麥八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石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石二項共該額糧一百萬九千五百四十四石內除奉例減免三分并災傷勘實蠲免糧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實該徵夏秋米麥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九十六石於內止徵完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四石未完糧五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申稱各縣不行徵解恐非盡是小民拖欠若不專委公正一官素有風力心計者爲之清查剗革前弊則無以圖新而軍士絕仰食之望矣其三稅課司局商稅課程一向俱同本府倉存留夏麥秋糧米豆并屯田籽粒盡數相兼給放軍士

月糧近來存留夏麥秋糧米豆各州縣拖欠無徵數多以致缺糧固應遵照見行事例卽查倉庫錢糧或別項區處補給今該府既不區處補給卻乃反將原派商稅銀兩留以糴穀備賑以致反招物議其夏麥又挪作起運甲丁二庫顏料之用是以官軍俸糧愈缺關支矣今以夏麥挪作顏料猶爲有說至於商稅銀兩必是放給月糧有餘方可糴穀備賑舊例卽以各衙門贓罰糴穀備賑者正以其無礙也今奪軍士應得之食而以備賑其可通乎然獨備賑爲有司之事而給軍又非有司之事乎亦可謂不知體也且先年軍伍充足食之者眾嘗聞軍儲足給食廩盈餘今軍冊戶口歲減僅存原額之三四食之者寡比之先年宜有餘積而反告匱者似無可說蓋不出乎以上三者之弊也夫國家養士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今雖所養非所用而見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春秋兩班京操者千里裹糧以趨役況又有到京工價之納鎮江南操者路雖稍近而身操於彼令妨生計遺棄父母妻子在家與京操者均無仰給其裏外河運糧者則駕運往來父母妻子終身遺棄其在城操者

則有南北往來差使迎接護送上至邳州下至高郵一
差動經旬餘往返豈能空腹又有兩班京操與南操之
幫貼屯田荒糧之陪納然各軍雖用有不同要皆身役
於官而未嘗寧處者也且又有諸項出入之費豈可無
糧而役之假使月糧一年全給內除一箇月作爲公費
半箇月扣爲廠料顏料只得十箇半月今每米一石給
銀三錢一軍每月八斗只該銀二錢四分一年所支十
箇半月總計只得銀二兩五錢二分尙不足一人之食
如上年米貴每石價銀一兩五六錢只糴米一石七斗

玩鹿亭稿

卷七

九四明鑑書

約圖刊本

將充何用蓋各軍自己衣糧在此父母妻子仰給在此
一應盤費幫貼京操工價出辦在此全給亦不足濟何
況缺給乎是以各營老幼眾口嗷嗷飢寒待哺求乞無
門流徙困苦疾病啼號誠有不忍坐視其死亡者今有
司任其飢寒至死而不恤誠不犬馬畜之然此輩亦人
耳實非異類其同胞一體之義何在也且兩淮爲南北
喉襟之地武備不修久矣比來逃亡者眾戶口數減差
役繁重分疏不下武備豈但不修亦不知所謂武備也
今北虜方盛各鎮警報未息識者咸以中原爲念昨者

中外所上利害亦以山東江北中原地方皆宜備禦以防衝軼而自古徐邳之間雄強桀獍之所隱伏其畜不逞而待變者或多殆不可以不慮而古者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道固不俟其幾見而後備今三衛軍士月糧既缺口食不度所謂救死不贍豈暇他治欲求其親上死長之義亦難矣夫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有其子安能有其民哉斯言殆不誣也卽今開墾查糧給軍誠爲今日地方第一之重務蓋軍安則民安民安則軍安軍民安而地方安兩淮之地方安而中原之本

玩鹿亭稿

卷七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固矣揆之法義察之人情參之時事誠非可緩所據錢糧係巡撫衙門掌行合用手本前去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喻口處煩查照施行

議處全運缺船發銀補造稿

爲議處漕運事故缺船以蘇軍困以裕國計事先准戶部咨該漕運衙門具題議單內一款補造以濟駕運據南京等十二總把總韓哲等呈稱本總所屬南京龍虎左等衛見運漕船節年漂流損壞不堪拆卸等項各缺

不等共計額船一千七百餘隻爲因年限無滿并底船無存不能補造節年領運只得將糧灑派概衛見船附帶以致載重難行遇淺闕損負累困苦漕司查得先因節年漂流毀壞船隻曾經奏請鹽運司錢糧補造合無仍照先年事理挪借餘鹽銀一十七萬兩買料成造該戶部會官議擬前件行漕運衙門另議回奏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又該漕司覆議得各總事故缺船一千七百餘隻近年爲因河道梗阻打洪放閘損壞及守凍回遲遺棄等項所缺之數又不止此去冬荷蒙聖恩軫念漕

玩鹿亭稿

卷七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河艱阻軍民困憊准將嘉靖二十一年分漕運糧斛減折三分軍船亦省三分臣等罪過少遠萬一深慮來年全運本色前項缺船計該裝運正糧六十餘萬石若使加派豈能盡載許多但前請鹽銀旣該本部查革所缺船料動以萬計委難別處查得今年漕銀減折三分隨船旗軍得減四萬二千餘石各辦不等大約共該辦納料銀九萬三千餘兩俱係奉例於月糧銀內抵扣之數應該陸續解淮或于各省收貯以候及年打造并修搶船隻之用除當年修船用過約計一半其餘尙有逃亡

事故等項不扣外若嚴加徵處僅得三四萬兩可以補造缺船三四百隻仍將嘉靖二十二年分漕運糧斛照依今年事例減折三分或查照有災去處減折五六十萬石以拯前項缺船裝運所存旗軍亦照例徵辦料銀除用當年修船之外餘者亦聽徵解補造缺船二年間可得補造七八百隻派給領運其餘缺船陸續修補等因具題該部議擬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該前任總兵官顧口會同漕運都御史張口備行浙江等十二把總官轉行所屬衛所各掌印領運催料等官并各該司府

玩鹿亭稿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縣將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分減存軍辦料銀照例子月糧內扣解赴淮及委造船把總并指揮等官許信等十員前去各總查催解報去後總據湖廣把總指揮丁奎呈稱湖藩木植萃聚之所事故缺船若赴淮廠造補不無往返不便要將前銀免其解淮留彼造船緣由前來亦經准擬其餘江南中都南京江西浙江等處節據委官催解各年料銀大約有四五萬餘兩俱經驗發淮安府貯庫比因節年漕糧奉例災免本色減派折銀大半用船數少是以前船未經補造今照前因會同

都御史喻口議得來歲糧斛近該戶部題奉聖旨漕運糧斛歲輸四百萬石悉徵本色係國家之舊規如何節年任意減免過半欽此爲照全運本色伏承明旨督責甚嚴連年因災傷減存太半用船數少將就選揀堪駕船隻裝運明年全運糧斛缺船數多將何裝運所據前項事故缺船雖經題請補造尙未興作相應急爲整理及查先年三次補造船隻原因流賊燒燬及節年漂流大患積壞之數比來燒燬漂流歲報有數屢歲積計尙不盈百挨年又復改造今又報缺船一千七百餘隻者

玩鹿亭稿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故原不在燒燬漂流也蓋近年以來各廠造船公私費用太多船不如法堅完如江北十年一造者每每只駕七八年江南五年一造者僅駕三四年甚有未及造完不曾出廠而卽沈水者以故缺船數多雖歲借官銀補造亦無補足之理當時只爲目前應濟之計不暇細究遠圖而嚴切于造船之始只言補造是以無救於今日之缺爲今之計若再因循則歲歲缺船寧有了期所謂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所據查究以爲後圖誠不容緩今查嘉靖二年以至十一年民

七大料俱只用五十兩或造一船至十二年增銀四兩五錢十四年又增銀二兩二十一年又增銀三兩五錢共增至六十兩加以軍三小料三十五兩并底船貼造無底船者又給銀二十兩每船一隻共銀一百一十五兩其價不爲不足船隻固應比前堅完而積弊既深所加銀兩未見有增于船料商人又將空心木植混送付廠解板黏補印貼將就打造又各廠官賢愚不一所領小料三十五兩公私費用其灰油釘麻賒挪苟且豈能堅緻足駕十年而造船把總每每不行用心全不稽考

此亦數年因襲之弊也及照各總運官勤惰不一交糧畢日不行的當委官督押空船回還以致貧難缺人撐駕遺棄中途漂失損壞其滅存在家停泊各處河下者又有看守不謹苦蓋不周以致損壞其浙江台州等衛又有灣中盜賣情弊缺船之故亦叢眾弊非止一端相應通究今旣慎之于造船之始又嚴之于領駕之後庶幾以後可免缺船矣但今嘉靖二十六年全運糧斛緊要用船前項所圖乃爲後計遠不就急所據前項補造一節勢不容緩及查先准工部咨爲議處休息船料以

便糧運事內開通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司府衛所掌印等官自嘉靖十年爲始將各總衛所減存軍辦料銀就于各軍當年應支月糧銀內扣抵在官以備修船并補造事故缺船之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查得各總節年俱有減存旗軍該扣料銀不下數十餘萬兩內江北等總每年閒多解淮貯庫支用惟江西浙江井上江等總解淮甚少遞年俱扣彼處官軍止是修船支用數亦不多其支贖者銀數甚多俱係補造事故缺船之數與年例料銀無干除候行各總查報

玩鹿亭稿

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缺船的數照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查將扣貯前銀就彼給發各廠委官買料補造事故船隻盡數補足聽候下年全運餘贖銀兩各候修船支用外行據淮安府申查得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總衛所解到各年減存支贖見在料銀七萬六千五百餘兩并查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支贖減存料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計算二項共銀一十二萬九千二百餘兩各數目開造前來爲照前銀俱係例該補造事故缺船之數但查嘉靖二十一年該前府題開南京等總共缺船一千七百餘隻向

未補造及查數內江西上江江北揚州等四總雖原報
缺船頗少况與各總今又俱隔四年之後各總未報又
有漂失等船不知數目應合于前缺船數內先行量造
七百餘隻一面行府動支庫貯前銀七萬兩委官分投
買木補造派給裝運一面查修減存舊船以備全運之
用其有不足之數各總作速查明議處呈來定奪再查
遮洋總額運糧米內有常例折銀十分之六本色四分
船可殼用山東總耗少船輕可以加帶湖廣總缺船近
年補造足數外合將前補造七百隻內派浙江南京江
北淮安中都五總各一百隻下江總六十隻江北揚州
總四十隻上江江西二總各五十隻其江北南京等五
總船隻查照上年補造舊規在于儀真等處浙江下江
二總船隻在于蘇州上江總在于安慶江西總在于九
江各近河地方取便設廠成造所給料價查照原議題
准每船連底給銀一百兩俱行淮安府呈送漕運衙門
當堂驗發其銀數已免虧折木植釘灰油麻等料俱用
見銀收買匠作隨便僱用別無公私等費雖比清江廠
年例船料少銀一十五兩亦已足用但使承委得人事

亦克濟今照衛河造船把總指揮黃印浙江造船把總
指揮牛天賜各廉能詳慎堪以管造南京等五總船四
百四十隻原任江北把總杭州右衛指揮朱鸞嘉興所
原運糧今掌印指揮鞏洋各老成勤幹堪以管造浙江
下江二總船一百六十隻造船把總張天爵管造本總
船五十隻江西都司委官管造本總船五十隻各協併
提調其分理等官江北造者聽於清江廠內浙江上下
二江江西聽于該廠或減存運官內各責委差用支領
府庫料銀七萬兩分領前去蕪湖等處收買木植等料

玩鹿亭稿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赴所定地方聽造各該廠務另行委官帶管仍行各
總查撥全無底船旗甲并帶長行船軍四名赴廠領料
執匠興工并查各船年分原造字號造冊在官候及號
之年行廠扣將軍民料價解淮貯庫擬合通行各總并
清江等廠施行

玩鹿亭稿卷八

明鄭萬 表鹿園著

男達甫編輯

道經贅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常者真常不變者也可道可名以其有實實則有形
數形數則有衰壞故曰非常蓋神無方而易無體無
方則無可道無體則無可名何變之有乃所謂常也

玩鹿亭稿

卷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未有天地先有此氣未有此氣元是玄虛何名之有
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既有此氣卽有陰陽既有陰陽
卽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不思善不思惡正是本來面目此卽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此卽真常不變之體卽無而真有也萬化生焉
不有以觀其妙乎然有雖真有其歸本無所謂萬物
歸焉而不知主不有以觀其徼乎故曰徼者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雖有有無之名而實無有無之別故皆曰玄所謂水
卽是沙波卽水也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有無之辨不可勝窮故曰玄之又玄爲眾妙之所自
出非久於內觀深達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語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爲至善擇其所謂美善者而

玩鹿亭稿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之卽離體矣緣拘文字總屬識情故曰斯惡已斯
不善已此蓋爲最上一乘者說其餘學者舍此善美
則將何以持循哉故聖人不得已而立教廣爲眾生
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
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不行不
言之教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
前後相隨皆自然之理也如易所謂日月寒暑之相

推屈伸之相感同一自然也然則聖人又何爲哉又何言哉此聖人之所以與天下之爲美善者不同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而不辭盡其性也生而不有體本空也爲而不恃無所能也功成而不居與道真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諸行無常皆有生滅以其有居也夫唯不居何去之有蓋非不居實無可居耳

不尙賢章第三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聖人治國治心同一無爲其旨只在齊物使民復性而已若以賢者而尙之則民便有爭爲賢者矣是使離性而有作也以難得之貨而貴重之則民皆競趨取貴故慕紈綺而服布素不足慕膏粱而食菽粟不足其不爲盜已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妄除心息也此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治心亦猶是也如上章所謂美之爲美善之

爲善者皆不見有可欲則無所揀擇而心自安矣謂
有可希可求者皆見可欲也是卽妄也故妄生則心
亂妄除則心息此義最精信心銘云至道無難惟嫌
揀擇又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是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虛其心者中無一物實其腹者一得永得弱其志者
心無進取強其骨者不爲搖奪蓋心無進取卽下章
之絕學無憂也所謂不起精進心是名常精進蓋本
自無瘡勿傷之也人性上豈別有所增益哉

玩鹿亭稿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明德新民只是一義吾之絕學無爲民亦無知
無欲是以智者無所用其明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凡爲有爲皆有限量故有不治者是以聖人但爲無
爲則無不治矣此總結聖人無爲之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不盈者無滿足也凡實則有盡虛則無窮道以虛應

萬變而無窮似無而有淵深莫測故曰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挫其銳者元是渾然解其紛者元是無爭和其光者元不異物同其塵者元不離塵湛兮似或存存而無存也道體元自如是曰挫曰解曰和曰同非實有功可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而先天地生似可象也主宰萬物

玩鹿亭稿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謂帝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未嘗有心於必生聖人仁民愛物而不留情於仁愛故似不仁芻狗束芻爲狗古之祭祀所用時則致敬及已則棄之故以喻萬物百姓蓋天地聖人之心於萬物百姓元無係累此其所以廣大而無窮也今人但知仁之爲仁而不知不仁之所以爲仁也豈慈悲恩愛者可以言仁乎哉

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之籥也籥橐之管也皆所以生風本無而動有者也屈者窮也天地之閒虛而不可窮動而愈出不猶夫橐籥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卽吾身吾身卽橐籥也橐籥卽中也吾中本虛應物無迹萬變皆從此出寧有窮乎此謂之無盡藏也聰明才辨皆有窮屈以其屬數而有盡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玩鹿亭稿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谷空而應謂之神應而無息謂之不死深遠之謂玄能母萬物之謂牝有闔有闢謂之門是謂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惟谷神常應而不息故謂之玄牝故又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動皆所以狀道體也勤者勞也言不乏也與動而愈出義同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言人爲己之私過於自愛而卒以自弊天地之長且久天地何嘗自生聖人亦何嘗有自生之心故常後之外之而顧獨先獨存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無私者無自生之心也能成其私者窮天地互古今而不壞也

玩鹿亭稿

卷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性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矣

水性就下隨其所遇之方圓廣狹高下盈科而進無與忤者故曰善利萬物而不爭諺云人向高頭水向低流故曰處眾人之所惡蓋高則危而卑則安道者安也故幾於道此非大智者不能以自處故曰上善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然非知崇如天則未免爲情識所礙故不能禮卑如地禮卑如地者必其

知崇如天豈尋常勉強可行者哉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上善者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仁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皆與物無忤故如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亦以其所見者高所處者卑所行者安故也夫既不爭何尤之有而物自莫能勝之此所以爲上善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玩鹿亭稿

卷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其可持而盈之乎天下事變無窮故君子臨事而懼其可揣度而銳行之能常倖不敗乎物聚必有散金玉滿堂雖有智力能爲守乎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之道也富貴而驕能無患乎以上四者皆言眾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之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地之道也故君子功成名遂
身退則無上四者之失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此章蓋驗玄德也言人之營魄要在不離一則不離
離則不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抱一卽
神氣相依情性相合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嬰兒氣柔惟性所役食息笑哭皆爲自在及其既長

玩鹿亭稿

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識生而氣剛不爲性役氣反制性欲言而訥欲行
而止觸途成滯矣所謂如奴作主是也學道者必淘
去情識則情來歸性氣專而自柔惟性所役若嬰兒
然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窮理盡性須從玄覽然玄覽不除反爲心病所謂病
去藥存而藥是病矣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佛
氏謂之理障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此言事理無礙權實雙顯蓋事能顯理亦能覆理若
愛民治國未免全在事上雖在事上不爲世諦流布
頭頭明顯無爲而爲旣不失理亦不失事事理渾融
然非大聖人不能也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佛
氏謂之斷除事障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雌者卽玄牝之義天門開闔動靜無端也故如谷神
常空常應常應常空生生不息懸懸不絕大哉雌乎
此卽人生而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謂
靜者非動靜之靜爲有對待正雌義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言灼然一切處光明活潑要在無知所謂用之不可
見見之不可用若少有知則神包乎氣而非氣包乎
神乃無量劫來生死本也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丹書所云神包乎氣凝神入氣者皆大隱語欲使人
精思而自得之今邪說謬解雖智者亦惑其言可悲
也已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畜之而實無生無畜卽不有不恃不宰也是故謂之玄德蓋以其無迹也此重言上文之義宰者主宰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爲眾輻所湊轂當輻之中其空處則容軸而利轉也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爲器而其空處則受物也牖以通明戶以出入鑿戶牖所以爲室而其空處則居處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言車器室三者之用以明此理之用妙在於無也然無因有而無有因無而用有無不相離微哉微哉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目能視色而所以視者非目耳能聽音而所以聽者非耳口能知味而所以知者非口曰目盲耳聾口爽者蓋言物於物而失其本心蔽其所以爲視聽者耳

故曰盲與聵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以上言眼耳口三根之過此則言意根之過有二故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能狂其心妨其行乃意根之溺於嗜慾而失其本心者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易曰坤爲腹腹歸藏也離爲目目發用也視聽嗜慾知所歸藏則發用亦歸藏也故不以其小者而奪其大者去彼取此達本故也

玩鹿亭稿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貴重也人之寵辱若驚者蓋以其所重之大患在有吾身耳下文更詳言之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聞辱而驚者常也遇寵宜喜而亦驚者蓋其汲汲於希寵患得患失之心勝故也寵爲下凡承寵者皆在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可患

有身則有患故人所重之大患以其有身達者知身是幻不有其身則一切皆空又何患焉故曰因愛生憂因愛生怖吾無於愛何憂何怖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卽吾身也不有吾身故可貴愛若吾有吾身則天下爲天下矣可以寄託乎哉此蓋明夫無身之義

玩鹿亭稿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言道體之無聲無臭至矣以其無色可見故曰夷無聲可聞故曰希無形可持故曰微曰夷曰希曰微三者詎可詰而辨之總同於無故曰混而爲一其上不曠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形而上似明而非明形而下似昧而非昧繩繩兮運行無極而又不可以名要之皆無實體故曰復歸於

無物本無故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惚恍

凡狀皆有狀而此狀獨無狀凡象皆有物而此象獨無物似無而有似有而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推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聖人惟執無以御有也古始者卽虛無也故爲道之紀也非窮理盡性至命者詎知所謂古始與道紀哉

玩鹿亭稿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則不有妙則不無玄則不窮通則不滯古之得道之士有是四者故深而不可測識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

鄰

古之爲士者旣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蓋借猶豫以狀之也以下皆言強爲之容猶豫皆獸名其性多顧慮而不定王弼氏云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

其情不可得見是也猶兮若畏四鄰謂東西南北不知何所向也道人心無意必已亦不自知他人能識之乎雖鬼神亦不能覩其幾也

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灑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儼若容者言若有儀可畏也渙若冰釋者言若灑然無滓也敦而不鑿則若樸曠而空闊則若谷渾而同俗則若濁蓋其變化莫測元無定狀易之乾卦六爻皆曰龍者亦以變化不測之義故曰老子其猶龍乎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玩鹿亭稿

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此承上文而言雖渾兮其若濁以靜之徐清濁不常濁也其孰能濁之其靜而清則似安矣以動之徐生安不常安也其孰能安之蓋道體之妙不可湊泊故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道無可盈盈則非道是以得道之士實無所得乃爲得道故曰悟了還同未悟人是謂之能敝不新成也若有成則有壞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中無一物虛之極也一念不生靜之篤也而萬物作焉作必有止故觀其復於以洞窺精微矣若多慾混亂又何以見之故易剝盡乃復周子曰無慾故靜古衲云世人愛黃金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亦此意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玩鹿亭稿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言物之芸芸茂盛莫不枯落以復歸其根而人心之萬變紛紜未有不息而歸其體者本體元靜故曰靜此即人生而靜天命之性所謂本來面目是也故曰復命命無生滅故曰常知此則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故曰明不知常則任其所爲奇特與聖不殊皆名妄作以其不達本故也是故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不可無也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復申言知常之妙蓋知常則體自虛空何所不容則萬物一體自無物我之殊故曰公公則巍巍蕩蕩無不周普其尊無上故曰王王則與天爲一天卽我而我卽天故曰天惟其天乃所以爲道也道則無盡故久一得永得歿壽不貳故曰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太上者猶言極上聖人至治無象下知有之而已所謂帝力何有於我也此爲極上若夫親而譽之則德

玩鹿亭稿

卷八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澤之敷民得而稱故其次也以政以刑而下畏之又其次也刑政之弊下復侮之斯愈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常是本體無不真實信斯全矣民相忘焉道之齊之爲德爲禮爲刑爲政因權破實離體漸遠而信斯虧是以譽之畏之侮之馴至於偷薄故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猶兮其貴言者若難言也不言而躬行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有大偽

大道本具夫仁義而無仁義之名故由仁義行而莫之知也惟大道廢而有仁有義則文字立而行仁行義矣自是以降取舍是非動拘文字則知慧出焉知惠之弊則爲大偽其流益遠又何可勝言也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孝慈與忠元無名字以國家之亂而孝慈與忠名斯立焉此甚言名教救世之不得已也

玩鹿亭稿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刻本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示人以聖智而民得聖智之義於心意識中則醜駟爲毒藥矣絕聖棄智則民無所得無得則無害故曰民利百倍孔子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達摩曰廓然無聖面壁少林絕人知見皆此意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義立而民徇仁義矣絕仁棄義而仁義之名不立則心無知見而父子之間孝慈真切藹然天性之發

越乃所以爲仁義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以發民之機心利以起民之貪慾而盜賊生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所謂雖賞之不竊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曰聖知曰仁義曰巧利則皆絕而棄之三者固盡之矣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猶以爲未盡而申言之也見素抱樸純一無文也少私寡欲渾然天理也此二者以足上文三者之義

玩鹿亭稿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古語云有求皆苦絕學無求何憂之有爲道而至於絕學無憂至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唯阿本同一言而恭慢分別遂生喜嗔善惡不外一心而是非揀擇遂生好惡此皆爲情識所轉流浪生死蓋人之危而可畏者故不可不畏然必有此畏而

後可以絕學無憂也若付之不畏而遽絕學焉則莽莽蕩蕩荒廢寧有止耶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眾人世味濃厚如享太牢目前一切色相皆眞故如春之登臺咸有趨向而我獨心無起念形兆不萌如嬰兒之處胎而未孩謂無所見也怕當作泊澹然也乘乘猶言騰騰謂騰騰任運而無所歸著也眾人意氣盈溢而我獨空空若遺我誠愚人之心哉純純兮而無所分別也此正言眾人皆是情識而我獨超乎情識之外下文同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麗兮似無所止

此復申言上文之義人昭昭而我若昏人察察而我悶悶也澹兮其若海則巨細淨垢無不併納又何分別此麗兮則飄揚盡大地又何所止耶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

母

此言眾人之心皆有所爲而我獨頑然似鄙全無所爲然我之獨與人異者以我所重惟道是資而一切無心也道者吾所自出故曰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孔德乃大德言得道者也大德之容蕩蕩無物唯道之是從然道果何物耶道本虛無無可形容故曰恍惚

玩鹿亭稿

卷八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惚兮恍其中有像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惚恍有象者實無象也恍惚有物者實無物也無象無物窈兮冥兮雖無而實有故曰其中有精然極真切者莫如此也故曰其精甚真無感不應故又曰其中
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闕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者以此

甫始也自古及今唯道獨存其名不去道爲萬物始

生故因之以閱眾始吾能知眾始之所以者正在斯道恍惚窈冥中有以見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

常人求全而反不全求直而反不直求盈而反窪求新而反弊道人則曲而全之枉而直之窪而盈之弊而新之然非故爲曲枉窪弊而唯道是從實不知曲不知枉不知窪不知弊也卽前章所謂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者也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則得多則減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支離膠雜豈不惑哉故聖人抱一以爲式於天下而示人以易簡也抱一者惟道是依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自見則障己之眞光故不明自是則人不與也故不彰自伐者常自滿假故無功自矜者則的然日亡故不長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四者正曲枉窪弊之反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安處曲枉窪弊而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則與世無爭也唯其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可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最緊要此極難用力處乃爲道之生死路頭也蓋從吾好則違時好徇時好則違吾好故善爲道者唯道是從一切是非不顧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也夫至於天下非之曲之至也苟見道不眞孰不爲其所播奪哉惟見道而不見人抱一不離故能全而歸之若少徇時好雖得世俗之憐全與道違矣故曰修飾人閒事最苦不堪諧謂不可與適道也然則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希言自然蓋言無聲無臭於穆不已而自然流行所以明道體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喻作意之

行雖顯赫而有止蓋言非自然者之不可久也風雨乃天地之所爲既不可久而人之所作又豈能久耶是以貴自然也下文皆言希言自然之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故務道者惟體自然道無所道德無所德失不知所失故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言無所見也惟無所見故道亦得德亦得失亦得此所謂希言自然也

玩鹿夢稿

卷八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不足有不信

此希言自然之道惟其自信不及故有不信然學道者當求自信也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跛者一足著地其可立乎跨者盡足闕步其可行乎自見者蔽其能明乎自是者小其能彰乎自伐者滿其能有功乎自矜者弊其能長乎蓋猶跛跨者之不

立不行也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餘食贅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皆道外之事
反害道者也物或惡之言人道惡盈也有道者不處
處則喪道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爲天下母

未有天地而有此理故曰先天地生以其無所自出

玩鹿亭稿

卷八

五十四明叢書

和園刊本

故曰混成寂兮寥兮言無可捉摸也獨立而不改不
逐四時凋也周行而不殆能爲萬象主也可以爲天
下母無物先之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
曰反

此物元無名誰復知之今字之曰道者道亦不足以
字之強名之曰大者大亦不足以名之也以其大而
常遷故又曰逝常逝而不息故又曰遠雖逝雖遠而
實未嘗去故又曰反所謂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

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微哉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道大天大地大人者言同一氣故皆曰大然人能
盡其性則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豈不大哉故曰域
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雱氏曰言王舉人之盡性
者良是觀下文曰人法地可知故天德王道亦盡性
者之通稱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上言道天地人爲域中四大而王處其一此言人法

玩鹿亭稿 卷八

元六四明叢書
鈞圖刊本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謂人與天地道本無
二猶言人卽地地卽天天卽道道卽自然所謂法者
言後先相繼也此甚言自然爲斯道之極蔑以加矣
若爲道者惟曰自然則知果而不知因又謂之自然
外道然必窮理盡性至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乃所以
爲自然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
榮觀燕處超然

輕躁不離乎本體輕躁雖動而本體實未嘗動故曰靜重蓋所以爲輕躁之主也是以君子必識心達本以爲其主而不釋動以求靜終日行而不離輻重者言終日動而常靜也燕處謂不動超然謂無礙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不妨朝市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心如萬乘之主若隨識變遷以徇事物則是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言體用皆失也是以貴窮理盡性而得靜重之本體也

玩鹿亭稿 卷八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微不至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楫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無微不至可尋者謂之善行無瑕疵可謫者謂之善言不假籌算者謂之善計不用關楫而不可開者謂之善閉不用繩約而不可解者謂之善結蓋先發此五者以起下文聖人無棄人爲善救人之意不必例以爲道用而費辭牽台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

謂襲明

此節加是以二字以起之可見重在此下文也蓋救人救物勢不能以盡救必有棄之者聖人救人而無棄人救物而無棄物乃所爲善蓋無救之之迹也是謂襲明言晦其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人迷是爲要妙

善者不善者師之以取法不善者善者資之以爲用故善與不善皆無可棄者矣二者固皆無棄而又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若大迷皆無迹可見人不得而知是謂要妙此等氣象必深造乃見蓋自有無可分別者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動雌靜靜乃常而動則用也知其動而守其靜者貴一本也故曰若得一萬事畢谿爲眾水所歸謂得天下之所歸也得天下之所歸亦只是不離常德而

已卽常守其雌也惟其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蓋情識盡而天真全也然欲復嬰兒者必須知守雌之要乃能嬰兒所謂嬰兒者豈齒落更生反老還童哉謂不失赤子之心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以喻明謂識神之昭昭也黑以喻闇謂性天之混沌也道人知白守黑者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如闇昧無所見也爲天下式得天下之至則也得天下之

玩鹿亭稿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則可以爲式於天下者亦只是依於常德不差忒而已常德者卽守黑也無極猶言無盡諸行無常皆屬生滅常德元無極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知其道理之榮而甘守其辱遇賤惡不移至歿壽不貳堅定故也爲天下谷者言天下之至深也如理未穩實未免遇賤惡而移至歿壽而貳故守辱爲天下之至難必過此以往常德乃爲足矣常德本樸故曰

復歸於樸亦言究竟不出於樸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凡木石之未斲削者謂之樸樸散則爲器言斲削而爲器是散其樸也聖人用樸以爲治故曰大制不割不割者不破其樸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濟世之心固皇皇然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若無與然也若欲取天下而爲之是著物矣聖人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豈如是哉其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如舜禹湯武之曆數在躬天與人歸蓋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當以天下處之豈有方體故曰神器蓋不可以己意爲之也故爲之者反敗執之者反失聖人豈特不欲取天下而爲之而有天下者亦不可爲也神無故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者去甚去奢去泰蓋因其情而損益之行所無事也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其事好還也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我旣以兵強天下而天下畏之矣其事殆不可常他日必受天下之攻而畏人也然不特其事之好還卽時所害者蓋亦不小師之所處農

玩鹿亭稿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必廢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傷天地之和故必有凶年此理之所必然也

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善強者自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果而矜伐驕之心勿行焉可謂果也已矣此三者有我而好勝蓋兵之所由用也果於不得已而用之果於勿強以侵人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故曰果而已矣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恆久不變者之謂道物壯則老壯老之變非道也非道則未有能久者故曰早已君子不敢以兵強於天下者非道故也知其事之好還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兵善取勝之兵也天道好生而兵以殺爲佳故曰不祥之器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曰物或惡之也有道者不處蓋不以爲美而居之也

玩鹿亭稿

卷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君子平居之禮則尙左而用兵則尙右以見君子之所不處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此復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然而不能盡廢者以除暴去害或敵加於己不得已而用之也恬淡爲上勝亦不以爲喜故不美也若以爲美必樂用之

是樂殺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未有樂殺人者而可以得志於天下也

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禮以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尙右者喪禮也今用兵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則是以喪禮處之也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蓋甚言兵之不祥故君子所不處也

玩鹿亭稿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體豈有名乎樸亦無名蓋以喻道樸無小大天下不能臣之以其爲物之始也王侯守此則萬物自然賓服蓋道能賓物物不能臣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此言道之混然天地合而甘露降人不令而自均蓋陰陽相合而混沌自然故降甘露言混沌自然之樂

若甘露也不令而自均出入息帝何有於我也此皆明道之混然無迹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制者判樸成器之謂夫支派流注離體漸遠若不知止則終迷不返豈不殆哉故始制有名當卽知止也言當返體也是故道之所以萬殊只是一本譬川谷之於江海耳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玩鹿亭稿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知人者用明於外也自知者用明於內也勝人者以力勝人也自勝者以理自勝也富者有餘也知足則自有餘矣強行者無怠也無怠則有志矣凡物得其所以則可久也以上皆泛論之重在下文死而不亡者

壽一句

死而不亡者壽

此理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何曾亡死既不亡則常

存矣其壽何可量也今道家相傳以爲長生之學者非以此耶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汎元無定著故可左可右蓋言其或左而或右也皆無形象方所之意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生而不辭言生生無盡也功成不居言不有其功也大道虛無固無窮盡亦無可寄泊耳

玩鹿亭稿

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此一本之所以萬殊體此道者於此萬殊總是自然故常無欲也謂名於小者以其散在萬殊故名小也卽小德川流之義萬物歸焉而不知主言萬殊之一本也萬殊一本故曰可名於大矣卽大德敦化之義一本本無何主之有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自大者不大不自大乃所以成其大也聖人不知其

大故不自大不知其大豈有限乎是以聖人能成其
六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者即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以此爲之總持則
天下無往而不通也不害者勿傷之也若以大象可
執寧無傷之然大象無形何可執也知不執之執爲
之執則往而不害不害則安平泰矣曰安曰平曰泰
皆言全而不害也蓋一事而三致意云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之有聲有味者故人悅而爲留而道之出言淡然
無味所謂冷水蘸冬瓜者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
聞言無可取也無可取而用之不可窮乃所謂道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此據

其已然而逆其將然也蓋道之強者所以翕也強者所以弱也與者所以廢也與者所以奪也此道之妙用至微而至明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

此言微明之道其柔其弱而實至剛至強猶魚之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本體如是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玩鹿亭稿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人言無爲之道只靜默以無爲乃謂無爲何爲玄妙道無不爲而無爲此其所以爲玄妙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君人體此道者故嘗不廢天下之爲而實未嘗爲如天之四時行百物生而已故萬物日化於道而不知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民之既化而猶有作也吾將以無名之樸鎮之樸者器之未制名以喻無爲之道也民之欲作而欲鎮之

豈有他哉亦惟此道而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以無名之樸鎮之亦似有物故亦將不欲夫不欲以靜則民之化而欲作者自止故曰天下將自正也此正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也蓋聖人到底只是一箇無爲而已於民之化與不化作與不作更無二道也故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附豐道生道德經贅言序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迂誕不經采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儒因斥爲異端與論語曾子問所稱異學士無所取

信余嘗閱世本世紀管子古史路史王深寧金二山

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

聃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理微爲夏翼隸諫吳伯

不當誅死之妻契餈氏生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

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

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大

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

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國語敬王時猶掌周室

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憲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
彭若方士謂僊人李靈飛配五女生李耳爲老子又
言錢鏐彭祖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
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
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渺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
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靈寶主呂政好長
生博士叔孫通輩乃取賢聖經訓託之黃老雜以不
死之言僥幸不俱燔耳古之聖者修德養生一貫身
也者道之器也身存斯德修斯道在孔子亦云

玩鹿亭稿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豈二道與周官保傅暑寒晝夜雨暘之際齊怒言笑
動息溫涼之宜論語飲食之節內則玉藻滋味澡浴
之微罔不曲載謂養生修德一貫非邪志士成仁取
義必時有大不得已者權其重輕可耳非不得已而
輕生以傷勇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是故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道斯正矣秦漢以來言養生者罔繇於正
或矯揉顛倒盜以偷生固儒者所斥亦老子未嘗語
也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著道德經贅言深明性命

之旨而不雜于迂誕俾人修德凝道順受其正甚可
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浮
屠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於是許
玄度宗少文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繁彼
實藉我我曷本於彼與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藝
於經於史傳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與通其言幸爲
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經若干言先刻
嗣德經又若干言余繼懇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
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敷歷至於大
帥於天下事靡弗燭於心如爲文官殆可以坐廟堂
議禮樂佐明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
夷不但汶汶已也大明嘉靖三十有一年玄默困敦
之歲春二月丁卯望前進士水丘天兀翁豐道生人
叔序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